

[加拿大] 卡罗尔·希尔兹 布兰奇·霍华德著

A Celibate Season

分居时期

逢 珍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新平知覺

PDG

[加拿大] 卡罗尔·希尔兹 布兰奇·霍华德著

AS I Remember

分居时期

逢 珍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Carol Shields & Blanche Howard

A CELIBATE SEASON

Copyright: CAROL SHIELDS AND BLANCHE HOWARD, 1991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Coteau Books, Regina, CANADA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TODDART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 Mori Literary Agenc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1998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 - 1998 - 184 号



本书由布兰奇献给卡罗尔，也
由卡罗尔献给布兰奇，并献给这些
织出友谊花环的信件。

译者前言

卡罗尔·希尔兹(Carol Shields, 1935—)是加拿大当代著名女作家,也是加拿大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获得国际声望的几位女作家之一。她出生在美国伊利诺斯州的欧克帕克,1957年毕业于印第安纳州汉诺威学院,获文学学士。同年与加拿大人唐纳德·休·希尔兹结婚,1971年入加拿大籍。1975年获渥太华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学位,曾先后在渥太华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曼尼托巴大学等高校教授英文,1996年起任温尼伯大学的名誉校长。1998年6月曾应中国加拿大研究会的邀请,来威海参加中国加拿大研究会第八届学术年会,并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

希尔兹早年出过两本诗集,一本是《其他人》(1972年),另一本是《交点》(1974年),但她是以小说家闻名的。1976年出版《小礼仪》,次年该小说获加拿大作家协会奖。1977年出版《盒子花园》,1980年出版《偶然事件》,1982年出版《一个相当保守的女人》。这些小说都以家庭生活为背景,精心设计,富有情趣,作品多有自传痕迹,把女作家自己作为妻子、母亲、文学家的经验融入其中。八十年代中期后创作势头更为强劲,佳作不断。1985年出版《多样奇迹》,1987年出版《斯旺》,1989年出版《桔鱼》。这部《分居时期》(A Celibate Season)于



1991 年出版,系她和女剧作家布兰奇·霍华德合著。1992 年出版《爱情共和国》,1993 年出版《斯通家史札记》。《斯通家史札记》是希尔兹的代表作品,标志着她的创作高峰,也是使她作为加拿大作家享誉世界文坛的经典之作。《斯通家史札记》迄今为止已获普利策奖、加拿大总督小说奖等五次奖项,引起轰动,也使这位女作家名重一时。此后一段时期,希尔兹更多地忙于社会活动和公益事业,但创作活力仍未消退,她的又一力作《拉里交往的人》不久也将问世,其书未出,已引起广泛关注,足见这位女作家在文坛上的重要地位。

《分居时期》,故名思义,是写夫妻生活的。妻子是漂亮能干的职业女性,人到中年,风韵犹存,事业有成,是法律界小有名气的专家。丈夫是英俊的工程师,虽然暂无工作在家待业,但有建筑设计的一技之长,尚未到山穷水尽之地。一双儿女,虽各有所好,也存在代沟差别,但都是走正道的好孩子。这个拥有自己房子和汽车的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生活得很美满。只是妻子个性太强,一遇上更好的发展机会,便独自到首都参加为妇女权益进行调研的专门委员会,以期自己的专业才能得到更充分的施展,而丈夫则留守家中担当家庭主妇的重任。两人初别之期并无矛盾,反而因暂别而更为思念。可是后来逐渐产生了问题,先因丈夫私自改建妻子视为圣地的住房而引发,接着便话不投机,志趣不同也明显表露。妻子渴望在事业上进一步发展,不想回家,丈夫则求家庭一如往常平静度日。其间丈夫妻子各有一次不忠于对方的外遇,妻子是主动追求,丈夫是被人拉下水。但各人事后都能理智对待,从珍惜多年的夫妻情分与家庭生活出发,各自隐瞒了实情。随着妻子留在首都继续事业的梦想破灭,她又回到了以往平凡的现



实中,结局是美好的。作家通过这个故事告诉人们,在当代生活中,婚姻、家庭、道德、责任这些传统的概念和价值观仍然强烈地印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夫妻偶有失足,尚不至影响婚姻破裂,家庭瓦解。两位女作家以细腻的笔触令人信服地描绘了这种情况。

小说中人物的塑造也有一定特色。各种人物的性格和气质都不是单一的,有两面性,从而显得丰满。妻子乔克有着事业型的务实性格,却也潜藏着诗般浪漫的一面,她邂逅诗人奥斯丁,不由自主地被诗人的气质所吸引,与其一夜之欢后,又理智地认识到自己有二十年厚重的婚姻家庭历史,那位诗人却如孤云野鹤,她对他了解实在太少,她的理智驾驭了她的浪漫。丈夫查斯是个建筑设计师,画图实干是他的本分,偏偏又发掘出了诗人的潜在气质,写起了诗歌,这无形中为夫妻关系开始新的篇章做了铺垫。另一位女性人物杰西卡也塑造得很成功。这位住在妇女集体之家的贫困女性,平时言谈举止极为粗俗,谁想到这样一个粗人竟然是毕业于哈佛大学、拿了两个博士学位的优秀人才。她致力于妇女的贫困问题,对下层社会相当了解,关心他人,乐于援助,是下层妇女的知心朋友,相对来说,对社会下层了解不多、比较天真的乔克倒向她学到了不少东西。粗中有细,浅中有深,俗中有雅,使杰西卡这个形象格外鲜明。即使在对书中的老花花公子万斯持批评态度的同时,也描写了他同情贫困、努力工作的一面。这也是希尔兹一贯的风格,对人的弱点和过失永远持温和善意的态度。

一些细节的安排也颇具匠心。比如丈夫改造家中房屋布局,本出于对妻子的一片爱心,不料对颇具女权意识的妻子来说,成了侵犯妻子领地的罪过,本想献给妻子的意外惊喜变成



了夫妻关系紧张的导火索。后来妻子到寒冷的边远地区调研,无意中从一个因纽特妇女的申诉中忽然明白了丈夫改造房屋所含的爱心,原来的愤怒消解了,夫妻关系有了新的转机。再如夫妻二人相约到温尼伯见面,丈夫买了不能更改航班的廉价机票,飞到温尼伯时却不见妻子,因为妻子的公事行程有变,来了后又马上飞回首都渥太华。丈夫窝了一肚子火,不料妻子第二天趁周末又从渥太华飞来赴约,虽然因丈夫有气最终不欢而散,但从中反映了妻子的真诚,那一来一去是遥遥几千里的行程。这些小细节加强了妻子这个人物的内涵,也使后来她母亲用传统的道德观念教育她显得自然。

整个故事中妻子占主导地位,这是一个有现代意识、有现代专业的现代女性,但天性是传统的,率真的。作者安排她一次失足,是要反衬她的理性基础,在情理之中。但几乎同时又安排她丈夫一次失足,使夫妻二人扯平,这就显得牵强,无形中削弱了主导人物的力度。

希尔兹善写女性,善写女性的平凡生活,这一特点在这部作品中尤显突出,但这部小说不能算她的代表性作品,其代表作应是《斯通家史札记》。所以说欲了解希尔兹的小说艺术,还要再看《斯通家史札记》。霍华德是位剧作家,《分居时期》中便有了许多戏剧化的场面和效果,这为本书增添了不少情趣与特色,值得进一步探究。

译者

1999年12月于兰州大学



月桂宫

渥太华,安大略省

9月2日

亲爱的查斯:

好吧,我们说了要写信,但我断定你没料到就在我打来电话十分钟后,我便铺开印有月桂宫字样及图案的信纸,提笔写起来。然而我是蜷伏在这家旅馆的一张大号双人床上写信,那感觉仿佛坐在我家那只破旧的小船上绕着乔治亚海峡^①漂荡。我想起了你出门在外一个人住旅馆的情形,在里贾纳^②,在维多利亚^③,在埃德蒙顿^④——想当初我还羡慕不已,多自由,多浪漫呀!我从未想到那滋味原来是这般空虚。

我现在干点什么呢?是男人的话,我想可以去酒吧。(我不能,我一出去就会喝过头。)我只好来点自个儿的。坏了!我刚刚记起。你不是把那一小瓶药用威士忌塞进了我的公文包吗?(上帝啊——你真可爱!)唉,可到最后一刻,我决定再带一本法律书,就没放酒的地方了,便将它拿了出来。现在我只有加拿大航空公司在飞机上发的一点杜松子酒,微型小瓶装。我想我可以把它跟漱口水兑在一块儿享用。我活该,就滴酒不沾地去爬越撒哈拉大



沙漠吧——是这房间的大小突然叫我想起来撒哈拉大沙漠。

真是不识好歹，竟嫌房大！这是咨询委员会摆阔气，给我安排了这么一间屋，屋内满眼是高贵堂皇的绛紫色！绛紫色的厚被褥，绛紫色的窗帘，后面挂着透明白纱，拉开一看，遮在后面的原来是两个老式的窗户。（窗台还是木头的！）这窗得从底下打开，挺费劲的，再用窗杆儿支住。房间小点的话，我还不至于这般空虚。别放两张大号双人床，有一张修道院里斗室那样的单人床就行了，铺上贞洁的白棉布被单——话说回来，要两张双人床干什么？真有人性生活如此勇猛，折腾坏了第一张床的弹簧，又滚到——仍然抱成一团——滚到第二张床上去？……我得打住这样的胡思乱想。

初来乍到我就像个乡巴佬一样——下出租车时绊了一跤。月桂宫的旋转门前有个台阶，我一脚踩空，要不是看门人反应如兰博^⑤一般机敏，我就脸朝下栽倒了。（脸朝下栽倒——这句话莫非暗示我精神不振？）我极度不安，强装镇静不管用。明天我得精心打扮，外面穿那身从查普曼商场买来的灰套装——母亲说尽好话从我手里哄走了钱，但我拒绝当场试衣——里面穿我这件合身的深蓝衬衫，脚登在正式场合穿的深蓝浅口轻便鞋（还要振作起精神）——紧握我那个皮制的女官员公文包，磕磕绊绊地走进去，向皮尔斯参议员自我介绍——我的天！该怎么称呼参议员？我忘了查一查。

我忘不了当我告诉恩赖特先生要请个假时，他那信不过我的神情。他只说了一句“妇女问题——”接着便摇头冷笑。

① 乔治亚海峡是隔在温哥华与温哥华岛之间的一条小海峡。

②③④ 均为加拿大城市。

⑤ 史泰龙在电影《第一滴血》中扮演的英雄角色。



别让我半途而废。这是有高度影响的工作。我需要你。需要你为我打气。要你在我身边,不要听电话里没血没肉的声音。

写到这里我又深感内疚,把家撇给你一个人。不过还是为格雷格进了两球高兴。我老想起他滑进冰场往后一扬头的模样,真像韦恩·格雷茨基^①。那头轻轻一扬——不知为什么,我一见就万分疼爱。真是那位英雄的翻版。依我看,把自己当成大名鼎鼎的猎手、武士、飞行员是男性增强自信的方法。猎手有可能在泥沟里寻找猎物,武士有可能被长矛刺穿,飞行员有可能飞机起火栽进大西洋,这些就不那么有趣了,但能出名就行。其次想必是入侵太空,现在男孩子都梦想这个。(那么女孩子呢?我注意到从来没有人打扫太空。)

我尽量不为格雷格担心,不为玛亚担心,也不为你这个自愿操持家务的丈夫担心。像你这样的模范丈夫天下少有,是吧?你父亲的遗骨要火化,你母亲呢,我们对她说了后,我看她有点不高兴,你看呢?

明天会议开完后我再写。这会儿在温哥华也就是九点钟(这里已是半夜了),不过一钻进这绛紫色的厚被子,我的脑子就会彻底关闭。我干吗不在飞机上偷两瓶杜松子酒?

深深的、深深的爱,也深深地爱那两个坏孩子。告诉他们我是故意这么乱叫的,好让他们感受到受人疼爱。

爱你的
乔克

^① 韦恩·格雷茨基(1961—),加拿大著名冰球运动员,北美家喻户晓的体育明星。



又及：我的天，小扁豆！我买了两坛子。我正在学做扁豆汤。放在架子最上一层，浪费了，不好意思。

再及：那些圆形小饰片！玛亚要贴在她的芭蕾舞服上。别担心，家里的事我会记着的。

香雪松大道 29 号

北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9 月 4 日

亲爱的乔克：

4 我正坐在厨房窗前，昨天我把我的旧绘图桌和打字机搬到了这地方。格雷格吊着个脸足足十分钟，这才帮我把桌子从地下室抬上来。（我的天，真沉——没有比优质橡木家具更沉的了）玛亚站在一边，用她特有的尖细声调嚷嚷，说这桌子又旧又难看，摆在厨房里“不协调”。你说说，十三岁的小姑娘懂得什么叫协调？“没关系，”我对她说，“这里正是放它的地方。”

平时周末干完繁重的家务后，精神格外疲惫——这事以后再说，可今天这么简单地移动了一下家具，却令我精神大振，说来你都不信。冰箱和案板之间的原有布局破坏了，我占了这一块地方，在厨房称王。（我们把你的竹编盆景架搬到了餐厅，那里原来放着你母亲的茶具手推车，关于这只旧推车——也以后再说吧。）



不管怎么说,我在这个累人的上午感到获得了新生。阳光没有照进来——我要是说照进来了你也不会相信——不过从不正规的地下室往上一个台阶,便能望见那几株高大的树,郁郁葱葱,滴着雨珠,景象非同一般,宛如一曲小三和弦沉思曲。天知道我为什么一直在地下室里凑合。照的是长条灯,四面是煤灰砖墙,地上是发了霉的草席,再有一年,会彻底毁了我。现在搬了上来,尽管厨房里不协调了,绘图桌上不知谁放了只发粘的果酱罐,我还是觉得安稳了,定心了,甚至有不可一世之感。

你的信今天上午收到,当然有益处。我从头至尾读了三遍,读到你在月桂宫里温暖舒适的绛紫色被褥和浪费了的大空床时,我感到真正的痛苦,且不论到底是什么痛苦。回想起来,我觉得有点不正常,你在渥太华的这份工作说起来时,我们竟然没有抽空讨论讨论,甚至没有考虑一下十个月的分居生活会带来什么问题。你不觉得怪吗?总是有点可疑吧?依我看,我们就像两个傻瓜一样,以为这样一来我们正好歇一阵子,就像冬天关了游泳池,夏天关了锅炉一样。

说到锅炉,看样子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热气阀,加上安装费,要花去整整二百五十元钱。我看见冒热气,便挥手去拂,听见一阵轻微的吱吱声,接着轰的一声响,终于没有动静了。我打电话叫昼夜值班处理突发事故的修理工,他说非常抱歉,现在正是一年里最忙的时候,他到星期五才能赶过来修理。“好吧,真了不起,”我说,“你说这几天我们怎么办——就这么冻着?”电话里的声音停了片刻,接着他说他也许能星期三过来,只是我得保证女主人那天在家。“我现在就是女主人,”我告诉他说,“我会在家的。”电话里的声音又停了,这次停得稍



长一点,最后又说了一句,听起来好像是一声“是吗?”看来我们只好再冻两天了。把我的绘图桌搬到厨房还有一个好处——我现在可以打开锅炉门,用锅炉里耗电千瓦的火红炉盘来取暖,不必担心到月底水费如何。(你没说过,乔克,你现在算不算是政府雇员。)

急着想听听你是如何与参议员打交道的。写下来,好让我细细品味。我的天,好想你!

爱你的
查斯

又及:我们同意写信,太好了。我认为写信可以使我们保持头脑清醒。



月桂宫
9月4日

亲爱的查斯:

这么说吧:我来了,我见了,我胜利了^①——只是我并没有胜利。相反,我认为我算是失败了。我提前半小时离开月桂宫,

① 据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46?—120?)称,此言是古罗马大将尤力乌斯·凯撒(公元前100—前44)于公元前47年在安纳托利亚东北部击败法尔纳凯斯后向元老院报告胜利的文字,历来作为警句流传。



信步溜达到东楼区后,还早了二十分钟。我想原地转转,但警卫人员对乱转的人不友好,于是我就往前走,到了中楼区,假装对那些前总理的画像很感兴趣。一名警卫叫我注意迪芬贝克^①先生的目光,说我无论走到哪里他的目光就盯在哪里。这话听得我心里发毛,根本没有受抬举之感。不过和平塔上的大钟终于当当响了十一下,我便往回走。一名警卫打电话通报,并指点我到皮尔斯参议员办公室怎么走。参议员还没到,不过五分钟后他匆匆进来,我作了自我介绍。他好像对我一无所知。

“乔斯林·塞尔比,”我又说了一遍,“来自温哥华的法律顾问。你管咨询委员会?”

“你就是法律顾问?”他问道,露出的吃惊程度恰到好处。他传出了言外之意——他那一问手段高妙——那意思是这么漂亮的女人不可能担此重任,果真有幸和这么漂亮的女人共事的话,他就会跪倒在地,感谢 le bon Dieu。^② (他有个英文名字,但他的母语是法语。我在电视上从来没注意到他这种轻微而动听的法语口音——这口音还有别的特点吗?)我觉得自己像是个独立自由的新潮职业女性与《花花公子》封面女郎混合而成的女人一般。

“好吧,”他说道,闪给我一个罗伯特·雷福德^③式的微笑,还露出一个酒窝。“这个咨询委员会要比我原来想的更有意思。”不公平!这男人至少五十岁,但我敢打赌,他看上去比他三十岁时还精神。一双蓝眼睛,纹丝不乱的头发(吹干定型)微微发白,笔挺的西装,还略带点法语口音——总而言之,他不像我仅有一

① 迪芬贝克(1895—1979)于1957年至1963年任加拿大总理。

② 法语,意为“好上帝”。

③ 罗伯特·雷福德(1937—),美国著名电影演员、导演,曾获奥斯卡最佳导演奖。



张漂亮的脸蛋而已。

他欠身低头，原来要吻我的手，我明白过来，顿时吓呆了。就在这时候，我身后突然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沙哑粗壮，震得我耳鼓发颤。“还在女人身上下功夫吗，你这个老色鬼？哎哟哟，你肯定是道林·格雷^①之流。真正的你上哪儿去啦？藏到和平塔的塔心里去啦？”

我一转身，迎面来了个最不可能遇上的女人——我是说不大可能出现在那种场合。她体形特别宽，穿一条棕色灯芯绒裤子，大腿以上绷得紧紧的。上身是件褪了色的蓝格子衬衫，下摆没有束进裤子里去。一头油腻的黑色长发梳到脑后，用一条头带扎起来，还戴着一副映得眼睛变了形的厚眼镜。皮尔斯参议员迅疾走过服饰整洁、头发纹丝不乱的我，一把拥抱住她，说道：“杰斯，你这个老怪物，看上去嬉皮士遗风犹存嘛。”

这就是杰西卡·斯莱特里。她果真是咨询委员会成员！是拖到最后一刻才任命的，原因是各妇女团体强烈抗议，一个专门研究贫困人口中妇女占多数问题的委员会中竟然没有一个女性委员。（我看我的任命也得力于我的性别——这和常说的妇女问题刚好相反。）

那次以后我逐渐了解到杰西卡是加拿大社会福利委员会的主席（我还不知道有这么个委员会），也知道了她多年来一直处于贫困状态，还知道了她信奉有屁就放的原则。说来不巧，就在皮尔斯参议员介绍我们两人认识时，她就觉得有屁了，结果把我搞了个措手不及。我刚彬彬有礼地问了“你好”的见面语，她的

^① 道林·格雷是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长篇小说《道林·格雷的肖像》中的主人公。画家哈尔华德为他创作了一幅肖像画，画上的他美颜常驻，真实的他却生活放荡，日益堕落。



屁就放出来了，参议员哄然大笑，我恨不得有个时间隧道钻进去。（我当时竟然脸色通红，嘴里支支吾吾说了声“对不起”。过后我追悔莫及，参议员很可能以为那个屁是我放的。）

9月5日

对不起，刚才被打断了。我一直在找个住的地方，但至今没找到。

我还没有告诉你第三个委员格雷博士的情况。（他这个姓有忧郁的意思^①，我的第一印象是他性格也忧郁。得跟他交往一段后才会了解。他是个瘦削的忧郁男人，穿一身灰色的法兰绒西装，说话也是忧郁声调。我觉得他怪——来之前来之后都觉得他怪。来之前母亲喋喋不休地谈奥斯丁·格雷——麦吉尔大学毕业，经济学家，统计学家，领取牛津大学罗兹奖学金的学者，诗人——我不知道我原来把他想成什么，但我原以为他总归不忧郁。当他和令人难以置信的杰西卡与头面人物万斯在一起时就更加忧郁。（万斯要我直呼他为万斯，但我叫不出口。那样叫我会觉得是在和一位电影明星说话。）杰西卡有格雷博士在场时控制着她的肛门括约肌——果真像母亲常说的那样，生性稳重会使得他人自重？我要看看，或者听听，再告诉你。

爱你的
乔克

^① 原文 Grey，本意为“灰色”，可引申为忧郁等意思。



香雪松大道 29 号

北温哥华,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9 月 9 日

亲爱的乔克:

你的信刚刚收到, 令我万分高兴。同时这个星期一上午还有另外两件高兴事。

我之所以有点兴奋是因为我率先得知了一份工作的信息。你记得桑德森和桑德森联合公司吧? 塔尔博特·桑德森是个侏儒, 去年在蒂克诺家的新年前夜狂欢会上见过, 穿件黑色的短斗篷, 一只眼睛上戴着眼罩。他的妻子也是在那天晚上做“俗事问答”的游戏时痛骂我一顿的人。你还记得不, 当时我答不上拉西的主人姓甚名谁是因为我真的不知道, 她却不肯放过我。这对夫妻现在办了个规模不小的建筑公司, 虽说干不了惊天动地的大事情, 搞工程还说得过去。有一阵他们对城市发展很热心, 然而和罗伯逊公司一样, 他们也得裁员一半。现在他们拿到了那项码头扩建工程的合同, 记得不——今年夏天报上登了的——那么就很有可能招人。

给我通此消息的人说来意外, 竟是吉尔·格罗根那傻老头。星期六上午我出去整修冬青树篱, 他从树篱那边压低声音讲给我听。他说这事尚未公开, 但风已传出, 说他们要招两个或者很可能是三个临时人员。我自然想搞清楚他是怎么听到消息的, 可是他只管站在那儿摇头晃脑, 洋洋自得, 嘴里还



一个劲地咕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看来有人独身后反而越过越快活。自从他老伴梅格去世后,他开始四处闲逛,还染上了别的一些常见恶习,比如爱发牢骚,关注邻里动向。)不过我还是感激他,也向他道了谢。

我也从别处听到了关于桑德森公司的好消息。猜猜从谁那儿?——从你母亲那儿。(另外,她的感冒好多了。她特地叫我转告你,她太忙,说是秋季义卖会结束后才能给你写信。)她是去教堂顺路停了一下,给我们带来一块早餐糕和一份炒茄子。说来颇不巧,我们都没有听见她驶入门前车道。她猛一下进了门,正碰上我们沿着地下室的阶梯往上抬绘图桌。格雷格抬桌面,我抬底下,正商量着如何转过挨着楼梯平台的那块窄地方。格雷格还是那副嘟嘟囔囔、不肯合作的老样子,玛亚站在阶梯顶头冲我们尖叫,叫我们往右,又叫我们往左。我恐怕在发火咆哮,用的是我当年当军士长时的大嗓门,空气中都带上了火药味——不过,还不至于像沃尔顿家搞烧烤野餐的情形。突然间你母亲出现在玛亚的身后,脸色苍白,迷惑不解地问我们到底在干什么,这么干乔斯林会批准吗?(我希望你批准,我的美人,因为这东西再不动一动就会彻底挤坏了。)

为了平息事态,我问她想不想喝杯雪利酒。她像往常一样说道:“好吧,就来一小杯,”谁听了都没觉得奇怪。我也递给格雷格一杯冰啤酒。(绘图桌毕竟有一吨重,他也才十七岁,再说我自己也端着一杯啤酒。)可惜你不在,没见上你的头生孩子拒绝这份好心的无礼态度。他(冷笑着)说:“不,谢谢。”然后朝冰箱走去,为他自己倒了一大杯有益于健康的牛奶。他一边喝一边斜眼盯着我和我的啤酒,毫不



放松，一副虔诚信教的模样，我不禁想问，是不是你和我把清教原则强调得过了头。你母亲为我打圆场，说：“我看喝一点点啤酒不至于那么有害。”——这一次我斟满了她的酒杯。

雨停了整整十来分钟，这样我们就可以端着杯子出门到草地上去。（草地这会儿正绿。上帝啊，就连空气也是绿色的。你以为呼吸绿色空气有益于健康吗？）你母亲用一张餐巾纸擦干净一张草地上的椅子，坐了下来。她说她刚才一直在和几位朋友说话，碰巧听见朋友们说起一个叫桑德森什么的公司——问我听说过没有——他们要新招六七个设计师。我自然仔细问她到底是谁给了她这个信息，她却只在空中挥挥她的手套，含含糊糊地说了点什么，大概还是要多听老人言之类的话吧。（现在我已经从煤灰砖墙的地下室搬了上来，你以为我还会有心思为打探消息而进行耳朵贴地^①的艰苦训练吗？我只能怀一线希望罢。）

星期天下午，吃过一顿完全由核桃饼组成的午饭后，玛亚跟着芬斯特德一家去滑旱冰。这是路对面新搬来的一家人，车过来接玛亚时他们告诉我，说他家安排了一系列外出游乐活动——下周打保龄球，下个星期天徒步旅行，十一月还可能去斯奎米什森林公园游览。格雷格也不见了，说有“计划”。我追问他。什么计划？没什么，就去溜冰场。有训练吗？也不完全是训练。都有谁去？两个小伙子。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我曾经挺疼这孩子的。）

我必须把我为桑德森公司写的个人简历修改并打好，赶

^① 英语成语中有“耳朵贴地打探消息”之说。

着今天寄走。我们大家都想你！

爱你的
查斯

又及：别为如何应付大场面而担心。我同官僚们打交道的经验是：表现中等便是优。你会应付自如的。

月桂宫
9月11日

亲爱的查斯：

我往楼下服务台打了三次电话，希望有你一封信（装作有急事）。等信期间，我就给你说说我和咨询委员会打交道的最新情况。

首次会议后，我们四个人在议会餐厅吃了顿相识午餐，我发现这是件极其迷人的事。餐厅是个漂亮的大厅，一排半圆形的柱子，窗户临着渥太华河。圆形餐桌，就餐的有各类重要人物。也有不太重要的人物，观看着那些重要人物，觉得这么看一看也重要。（我就属于这后一类人。）

我们进去时，我发现自己就跟在乔·克拉克后面，惊得我险些喊叫起来（我做梦也想不到他竟然这么高！），然后注意到他的同伴是鲍勃·斯坦菲尔德（做梦也想不到他竟然这么矮）。



我们刚坐下，杰西卡便把手伸进脏裤子的口袋里乱摸，掏出一盒皱巴巴的香烟（天啊！我的鼻窦炎！）皮尔斯参议员——万斯——对她抽烟颇不客气。

“你还有没有德行，女人？我原以为你正在戒烟。”

“你再也不抽了，万？”她拉长腔调说。“怎么回事？害怕了？”

“不，是理智了。”

格雷博士和我相对一笑，格雷博士说：“快餐部挺不错的，我向你们推荐。”

于是大家都去了快餐部——果然好极了！我们喝了两杯白葡萄酒。我注意到万斯既不四面观望，也不朝任何人挥手致意。而别的人都似乎要花不少时间从座位上站起，好引起别人的注意。于是我心下暗想，是谁让他丢了面子。我是说我仍然穿着深蓝衬衫灰套装，但我就衣饰搭配而言，在这里已属相当好看。（其实我已经相当清醒地认识到渥太华不是西方世界的妇女衣饰中心。）

对了，我同情万斯，他多少有点不想让人注意杰西卡的意思。

然而杰西卡却不叫他称这小心愿。“我说万，”她故意高声叫道，“你难道不认识任何人？你叫什么名字——我是说你，法律顾问。”

“乔斯林，”我轻轻答道。

“乔斯林——她可能想遇上大人物。”

“她已经遇上你了。”

“屁话，万，我算什么大人物——”就在这时候，马塞尔·梅西——众议院议员马塞尔·梅西——过来同格雷博士说话，可以说非常有礼貌。然后格雷博士介绍了我们几个——梅西先生对万斯很有礼貌，但态度冷淡（我想原因是两人党派不同），



他还认出了杰西卡(“你到处亮相,像个不受欢迎的人”——说这话时露着微笑),并且对她吃议会餐厅的饭表示惊奇。杰西卡针锋相对地说:“我吃饭付钱,不是吗?”梅西先生又同我握手,看上去好像真的高兴遇见我。每个人,就连杰西卡,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可惜我的法语这么差!当时我什么都不会说,只记得一个法语词 oui,^①也许是说话太少,弄得我喝了太多的酒。

9月12日

仍然没有信。旅馆服务员往常回答我有没有信时总是说:“有,要我送上来吗?”可现在他只咕哝一句:“没有。”口气很遗憾。

这封信必须写完。没多少要说的了。午饭吃完后,万斯一将他那件高雅的法国衬衫的银扣袖口,看看表,说他下午三点有个约会,不过明天听证会开始之前,大家尽可能早一点到齐。

“你急匆匆要到哪儿去,万?有了新情人?”

万斯冷冷地说道:“我需要的情人只有凯瑟琳一个人。”那口气能把夏威夷的热雨冻住。凯瑟琳?肯定是他妻子。

杰西卡却没有冻住。“幸运的凯瑟琳,”她拖长腔调说道,“不幸的其他情人。让我们从这鬼地方滚开吧。把政府的酒宴吃光喝尽,也解决不了倒霉的加拿大挨饿妇女的问题。”

^① 法语,意为“是”、“对”。



“现在肯定没有人挨饿，”我说道，口气非常肯定，就像电视上的果汁冻广告一般肯定。

杰西卡转身瞪我一眼——不，不完全是瞪一眼。我一直在分析那一眼的性质。我原以为那一眼是谴责，是敌意，或者是傲慢，现在看来都不是。那是一种质疑，似乎她在考察我到底是不是个女性同胞。我觉得我不是。她把我吓坏了。

她问我住在哪儿，我说还住在月桂宫，不过正在找一个坐卧两用的房间。她说：“我住在集体之家——总多出一个人住的地方。”我说我已经找好地方了。

“那你自便，”她说道，“改主意了就打个招呼。”

给她打招呼，我心想，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但我没说出来。（我倒是打听到一个坐卧两用的房间。祝我好运吧。）

有啥新想法？写信看来既治想家病又省钱。写信叫我感到离家近了，也有助于我清理思绪。这是打电话代替不了的。上帝啊，我多么孤独！我们不要定死在感恩节相聚就好了——是不是来不及改变了？尽管眼下要回来我还没有钱买机票呢。你有钱来吗？

无论如何，我这个周末要和你通一次电话——也许那时候你已经收到我的信了。据说邮政服务有所改进。那是瞎说。此刻我情绪低落。为什么非得有杰西卡参加咨询委员会？

深爱你的
乔克

又及：你的信刚刚收到。旅馆服务员打电话通知我，听他激动的声音我还以为他把信给拆开了呢。为桑德森公司的事怦怦心跳



——情况怎么样？有了工作就打电话。

香雪松大道 29 号

北温哥华，布列颠哥伦比亚省

9 月 15 日

亲爱的乔克：

还没有桑德森公司的消息。我寄去申请书已有一个星期了——申请书是在绘图桌上打好的，绘图桌我斜着放，这样可以当书桌用。我花了两个钟头修改并打好简历，参照你的建议，适当强调了一九七八年在机场的工作经历，淡化了在大学里参加校队拿金牌的事。现在看来，这块金牌放在个人经历中显得最别扭不过了。接下来我又写了一封言辞奉承的长信，煞费苦心表明我对城市码头的建设不同寻常的热心——这么写你会感到意外的，乔克，我也觉得意外——还说我是个多么了不起的设计师，又能干又有创新精神。我唯一需要的就是有一家朝气蓬勃、富有进取心和现代意识的建筑公司与我联手，从而发挥我的才能。如此等等，写了个够。

说句老实话，我认为我这封信布局得当，五分之三的内容是个人举荐，五分之一则是卑恭求职。我已四十有七，恐怕不会觉得低三下四地求人特别容易，但我似乎已学会了乞求技巧，特别是在地下室里待业九个月之后。我当然提到我为贝特纳公司干了十四年，否认了我与布罗德韦—彼得金的诉讼



案有任何牵连,还详述了我最近八年在罗伯逊公司的工作经历(你看我手段如何,巧妙地将中间自由一年的事略去不谈——管它呢),最后指出“严酷的经济现状”是造成我终止工作的原因。我觉得这么说比说“经济衰退”或者“目前财政不景气”更为有力。你看如何?“严酷的经济现状”在我看来似乎有点叫苦之意,但却是实话实说,适合我这种新近失业、正在使劲推销自己的人。上帝啊,但愿这次成功。即使签个临时合同也行,干个一年半载,兴许能转成正式的。即便转不了正,我们也能贴补日常开销的不足部分。一有确定的消息我就通知你。

我犯了个错误,把信留在了书桌上,格雷格打着口哨进厨房吃晚饭时看了它。“这信你真就这么寄走,”他问我,“还是只当个草稿?”

“有什么不妥吗?”我问道。我正在往餐桌上端你母亲带过来的那盘炒茄子。

“哦,没啥。”他那种装腔作势的腔调你肯定记得,气死人。“我看挺好的。”

我看得出他并不认为挺好。他端着盘子偷偷溜出厨房,去了起居室。我问自己,一个十七岁的小男孩懂得什么商业信件?不过我还是追过去问他:“这信到底有什么不妥?”“那句讲‘严酷现状’的话言过其实,”他说道,“有点;你看,有点——”

我只好逼他讲。“有点什么?”

“这个嘛,”他说,“有点像叫化子。”

我尽可能冷静地告诉他,这个说法我经过慎重考虑,反复斟酌,断定是最好的选择。“那随你的便,”他说道,坐下看起



重播的阿尔奇·邦克^①来。我敢断定,能叫他挑个爹的话,他宁肯要阿尔奇·邦克也不要我。

无论如何,那封信现在肯定寄到了。事已至此,我能做的事只有一件,就是坐下来静静地等。这么坐着干等再难受不过了——四堵墙壁似乎越逼越近,我老思忖你是怎么坐在这个厨房里等着两个孩子长大、上学,然后又坐着静等是否被法学院录取的消息。你当时整天都怎么过的?

顺便说一下,昨晚我们看见你那位皮尔斯参议员在“第五等级”^②节目中接受电视采访。我觉得你把他比做罗伯特·雷福德有点过誉了,瞧这位优秀参议员一鼓一鼓的大肚皮,还往话筒里吹气,响声如雷。玛亚颇为怀疑地说:“这就是妈妈的新老板?”格雷格说:“瞧这火鸡的袖扣,不小心会伤着人的。”他所讲的有一定的道理(我是说皮尔斯),尤其是讲寡妇的困难处境还头头是道。

我们希望听到你接下来的活动。是的,我同意你的看法,咱们写信似乎比打讨厌的电话效果更好。毫无疑问,是我们的两位清教徒母亲(为她们祝福)给我们灌输了打长途电话花钱太多的负罪感。不然的话,为什么我一拿起电话就突然无话可说,要么只会说些雨呀、玫瑰花呀之类的废话?

我今晚早早上床。明天我要开车去卡皮拉诺学院,选修一门吉尔·格罗根推荐的信息交流课程,也可以在等桑德森公司的消息期间练点信息交流方面的技巧。下午约了一位女士见面,她是看了我登的雇用清洁女工的广告后前来应聘的。

① 阿尔奇·邦克为美国电视连续剧《全家人》中的人物,为顽固偏执之典型。

② 第五等级指有影响的集团或个人,如科学家、工会等。



你母亲找的那个女人根本不管用。她干六小时的活要价四十五元——分明是抢劫嘛——还说她在家里干活时主人和主妇（就是你，亲爱的）必须出去，否则她干不痛快。我说我可以尽量保持肃静，如同没我一般，但她说无论如何活太多，她应付不了。也许这位新来的女士能解决问题。从电话上听她很爽快，爽快点的确没害处。我们实在需要个人把家管一管。我们的鞋老往厨房地板上粘，那感觉可真怪。

爱你的

查斯

又及：什么小扁豆？我找不见——也许是因为我不知道我到底在找什么。

20

老城街4号

渥太华，安大略省

9月18日

亲爱的查斯：

我太喜欢收到你的信了——你注意到没有，我们结婚已有二十年了，还从来没有互相写过信。我好像看到一个全新的你忽隐忽现，在此之前，这个全新的你一直隐而不现，我甚至没想到会有个全新的你。你也有同感吗？这感觉其实有点可怕（尽



管令人激动)。

这封信算报个快讯,让你知道我已找到了个地方。算不上豪华(低调说法),但也不算寒伧。广告上说是个单身公寓,但实际情况要稍微好一点。有间单独的卧室——是西方世界中最小的卧室了,不过是单独的一间。里头有张双人床,占了好大一块地方,但我希望你至少来探亲一次。还有一个床头柜,门打开离它刚好三公分。床脚处和墙角之间留出的空间总共才有十二英寸,放着一个棕色梳妆台,破旧不堪,台面上划痕累累。衣服不能挂在卧室里,只好放进楼梯顶头上的一个小小壁橱里。我知道这听起来是不大可能的事,但请你原谅我实说。

连在一起的另一间屋是起居室兼厨房,很小,但外面有个小小的木头阳台,可以望见一个小公园。渥太华到处是公园——记得不,我们八十年代来这里时就注意到这一点了。格雷博士曾含蓄地指出,我应该好好地转转这些公园,因为掏钱建设它们的不是渥太华的纳税人,而是全加拿大的纳税人。

再往远处望,在公园另一边,可以望见市政大楼。要是从阳台上探出身去(阳台在二楼,探出身是没有危险的),就可以顺苏塞克斯大道远眺。我对奥斯丁——就是格雷博士——说总理府离我只一箭之遥,他说他要是处在我现在的情况下,肯定会经不住诱惑搬过去住的。

他人的确不错。昨天我犯了个大错误——根据自以为仍然适用的有关规定修改了杰西卡对工资衡平法摘要的意见。结果证明我掌握的资料已过时两年了。杰西卡拍着她工装裤膝盖上的洞大叫:“基督啊,哪里来的胡说八道也敢冒充安乐之乡的法律!”我羞愧不已,恨自己太蠢,饭都吃不下去。今天上午我发现桌子上放着奥斯丁抄下的新规定,还有一首诗:



这些规定意在改善
打工妇女的命运，
如果你说你全部都懂，
那未免不是实情。

话说回来，我的“公寓”离总理府近并不意味着我住在最繁华的地方。不是的。你记不记得渥太华那个繁华的大市场？当年我们领着两个孩子去过。市场再过去有一块地方叫老城，那儿的房屋大小非常适中，有框架结构的，有砖木结构的，其中有一些正在由国都委员会重建。我的住所就是一幢经过重建的二楼框架结构房，步行二十来分钟可到议会山，离里多大街也很近。所以说，论地利这里再好不过了。

回到起居室吧。我说了，这间屋很小。家具也很可怕：一个破旧的长沙发，拉开了可以当床用（也许哪一个孩子会来），上面铺着廉价的棕色粗花呢，一把同样花色的椅子，一张木制咖啡桌，还有——令人难以置信——一个凸窗。有软垫靠背，还可以观风景，不错。还有，我说了，一个玻璃门，门外是个小小的木头阳台，这叫我不由得想起戴高乐。（别问为什么。）最奇怪的是从前门开始的楼梯属于我，全是我的。楼梯是住房的一部分！一层是个门，我的门，门牌是四号，打开门我就上了这一长段楼梯，上到顶就是个小平台，再没有门遮挡一下，迎面便是那个放衣服的壁橱，右边则是起居室，没有拱顶，没有隔墙，就那么一块地方敞着。这使我有一种不安全感，正常的楼梯和房间应是隔开的。我料想通风不错。（也料想我或者别人会失足从楼梯上滚下去。）

情况大概如此，只有一个很小的洗澡间比较别致。不知哪



个六十年代迷恋幻觉的人把它装饰成紫红色和粉红色。紫红的澡盆,同样颜色的便盆,其余的地方和墙壁一律漆成了“情欲”粉红色,鲜艳夺目。

哦,对了,厨房有一个洗涤池,一个电灶,一个小冰箱,另外靠楼梯一边有个小柜台。我知道这条件听起来很差劲(好坏也是因人而异。杰西卡连声说不差——她认为这条件好极了。),其实也真的不差。起居室有两个不规则的小角落,加上凸窗和公园风景,似乎有了点家居情趣。或者说,至少算得上安乐。我实在需要一张写字桌——我的工资似乎有点问题,不过,我拿到后可以买个便宜货。

刚草草看完你的信和附言,令我惊奇的是你和孩子们竟然认为万斯在电视上大腹便便。实际上他已经瘦多了,对我说他恢复了每天清晨沿里多运河^①慢跑的习惯。

关于你雇清洁女工的问题,你算过没有,干六小时四十五元,每个钟头是多少?七元五角。我们常听说男女收入有差别,你嫌这个价太高正好表明这种差别的确存在。我要给你论论这个理,话到嘴边了,还是不说为好,只给你提个醒,现在一个清洁女工要价至少每小时十元。我们一直没雇人,原因就是太贵。(亲爱的,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你现在不需要雇一个。)

很想听到有关桑德森公司的消息。有了消息就打电话,别管花费。等等——我现在还没有电话。等电话一接通(说是明天接通),我立即给你打过去。

啊,我真想孩子们!你认为格雷格正变得特别难对付?如果是这样,真不知是何原因。你觉得这与我不在有必然关系吗?假如我还在家的话,可能会觉得我走了受影响的是玛亚,现在看

^① 里多运河穿流渥太华南北市区。



来她倒喜欢做个管家的小母亲。

我睡的床垫有一边满是疙瘩。你要是在,我乐意把好的一边让给你。

深爱你的
乔克

又及:你给母亲打个电话,告诉她我的新住址,好吗?她要是在地图上找不到我的确切位置,会担惊受怕的。

再及:我们就在下星期开始听证工作。这段时间一直在看书面摘要,但现在各位委员有机会询问提交书面材料的各个小组。万斯说我应该有问题就问,但我担心那样似乎太放肆。你有何想法?

24

香雪松大道 29 号
北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9 月 25 日

亲爱的乔克:

我的傻大姐,你显然已经过上了真正的生活。令人难以置信!我敢肯定你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过你注意到没有,你的渥太华公寓,除了那个叫你想起戴高乐的阳台外,简直就和六九年我初遇你时你住的坎比大楼十层的房间一模一



样。我的天，我读着你的信，惊得合不上嘴。一样的房型——有凸窗，衣橱在楼梯平台上，上楼缺个门，满是伤痕的小梳妆台，甚至也有（你肯定记得起）一张一边满是疙瘩的双人床。这样样都像是什么意思？在这个下雨的星期三上午，我问着自己陷入了沉思。这意味着什么呢？

是的，雨一直在下，一直下。我们似乎在创某种纪录。我们真走运。毫无疑问，政府有办法让我们不再担心“严酷的经济现状”。尽管刮着冷风，天空灰暗，厨房还是比以前亮堂了百分之百。这是自从我取下了我们那些厚实的旧窗帘后亮堂起来的——你看到这样的变化会大吃一惊的。再说呢，取了窗帘我就对吉尔·格罗根颇为开放了，好让他坚持不懈地观察我。每次我从我的绘图桌上抬起头来（沉思着），便看见那老家伙站在他家厨房窗前，傻呵呵、孤零零的样子，冲我举咖啡杯。你母亲担心我让休取下窗帘你会有意见，我告诉她你会为此而感谢我的。我把取下的窗帘送给她（你母亲），让她拿到秋季义卖会上卖掉，虽然休说她想象不出有谁会看上这种带紫的绿颜色。

休——就是休·兰迪斯——是我们的新宝贝和大救星。我们不再往厨房地板上粘鞋，走过起居室地毯时也不再踢起粘满灰尘的毛团了。她甚至换了被单（自你走后第一次换），扔掉了烂桔子、坏干酪皮，还有空的麦片粥盒子。我们称她为四小时发电机，完全值五十元的工钱——亲爱的，你对卫生帮工的时下价码估计正确。

到目前她来过两次，我们家焕然一新。就连格雷格自她来后也面貌略有改进，不过这也许是因为她给他教了一种新的吉他和弦法——好像叫横位和弦。



我应当承认,我在卡皮拉诺学院的告示板上贴雇工广告时心中所想的人选和她不完全一样。天知道我希望什么样的人。不过上星期她初登家门,我还以为闹了什么误会。首先是她年轻——三十二岁吧——穿着玛亚爱穿的工装裤和运动衫,长着一头古怪的红头发。她也很聪明!(我说乔克,千万别给我写杰西卡启发你的关于女性经验与男性视角的大道理。这一次饶了我吧,因为我已经领教了。)

我们坐在厨房里喝咖啡(休自带袋装茶叶,觉得咖啡因绝对致癌,并有相当令人信服的数据为证),同时她给我讲了点她的背景。这份清洁工作只是临时性的,她说,只是挣一口饭吃,维持到她恢复原来的工作或者找到新的工作为止。直到今年八月十五日,她一直为教育部工作,是一个叫做“反性虐待宣传队”的队员。这个宣传队深入城市学校,上演明显涉及儿童的性虐待情景剧。然而政府经研究认为这种表演只是花架子,开销大,于社会无补,于是将整个项目取消了。休坚持认为省政府必须支付宣传队沿途表演的实际开销。说到宣传队的话题时她颇为兴奋,我们也有一两次激烈的争论,其实就是各抒己见,从头至尾都要比跟吉尔分析股票市场有趣多了。(上帝啊,这老头喝的是坏咖啡。我觉得他是煮着喝。)

休爱听你在渥太华干什么。她问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说到了应该好好关注一下妇女经济负担的时候了,尤其是独身母亲的负担。不过,在她说着话的全部时间里,我老有种奇怪的感觉,觉得她一边说话一边斜眼瞅我家放在餐厅里的托尼·昂立牌微波炉,铺在门厅里的中国地毯等东西,似乎在说像你我这样的一对中产阶级大笨蛋哪会懂得什么是贫困。

说到贫困,你那位优秀的参议员似乎也不大懂穷愁潦倒



之人的情况,至少根据登在上星期《麦克莱恩》(52页)杂志上的那篇简短的个人传略看,他不大懂。上加拿大学院毕业!又上了哈佛大学!音乐学士!我的天,他真的“收藏”珍贵的勃艮第葡萄酒和十九世纪的散页乐谱?孩子们感到失望,该文没有指名道姓地提到为咨询委员会工作的人,但那一句“皮尔斯参议员的卓越才能团结了一批忠心耿耿、头脑冷静的实干家”写得不错,我们大家都沐浴在它的光辉里。

仍然没有桑德森公司的消息,只来了一封信,说他们收到了我的信,将很快与我联系。我希望他们所谓的联系在这个星期或下个星期——我很想把锅炉修理费结清,尽管他们还没有催付。这笔修理费算下来比原先估计的要高——还有别的新情况吗?这么一来感恩节的聚会恐怕要黄了。

卡皮拉诺学院的信息交流课程也没上成。我前往报名时,排了整整一上午的队。穿着粗呢夹克,打着领带,感觉像是个老头一般。排到跟前时,却说报满了。另一门课还没满,说是——创作技巧——我便决定不妨试一试。今天首次有课,得赶快跑。

怀着爱
查斯

又及:茶具手推车现在没问题了。白鞋油起了作用。

再及:既然万斯说可以有问题就问,不明白你为什么不问呢。



老城街4号

渥太华,安大略省

9月30日

亲爱的查斯:

对,万斯的确收藏珍贵的勃艮第葡萄酒——我还应邀喝了一点!今天的听证会结束后,他请我们回到他的办公室,掸去酒瓶上的灰尘,开着玩笑却也非常正式地开了瓶,取出他碰巧放在办公桌里的精致的高脚水晶酒杯,斟上酒分给大家。没有一丝甜味,我使足全身的 sang-froid^① 才没做出苦相来。不过格雷博士——奥斯丁——把酒杯举到亮处,眯着眼观看,赞叹道:“好酒,好酒!”

28

万斯有点得意,想进一步卖弄这点点勃艮第好在哪里。杰西卡和我没说话(我的嘴唇苦得撮了起来),万斯便忍不住要带点刺。“两位女性谁也不说句赞扬话?乔克,这酒不合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标准?我给你来杯甜酒吧。”

他当然是故意激激我。我觉得自己最近不如刚来时开心,因为老实说,我情绪有点低落,再加上刚听了一位单身母亲的情况汇报。这位母亲的家只有两间房,蟑螂横行,孩子也遭受营养不良之苦。

“别理他,乔克,”格雷博士——奥斯丁(总不习惯直呼其名)——说,“他是参议员并不意味着他什么都懂。”接着他又说

^① 法语,意为“定力”。

那位母亲的状况的确令人痛心。

“谁也没说过贫困是乐事一桩，”万斯说，“另一方面，你们得记着，某种程度上贫困是一种心态。”

我愤然回他一句：“你意思是这些穷女人应该多干活，少诉苦，以图改善？”

奥斯丁似乎要做和事佬，说万斯所言也有一定的道理，尽管贫困不是一种可以轻易化解的心态。“这是一种像你乔克这样的人不会具有的心态。”

“她又不穷，”万斯说，“她怎么会有穷人的心态呢？”

“我一直很穷，”我说道。

上帝啊，还记得我上法学院的第一年吗？那时我们只有一辆车，我要坐一个半钟头的公共汽车才能到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我们常数着一分分的钱凑公共汽车费，有时候我只好省去中午饭。

万斯笑话我不懂“穷”这个字的意思，这时一直沉默得出奇的杰西卡慢吞吞地说道：“告诉我，乔克，假如那位叫什么来着——就是你丈夫——”

“查斯。”

“查斯！这算个什么名字？”

“是个略称，”我不太高兴地说，“查尔斯的略称。”

“哦。我们那地方管它叫查克。我刚才是想说，假如查克——”

“查斯。”

杰西卡吸口烟吐出来，斜眼透过厚厚的眼镜片看着我，轻轻咧嘴一笑。“好吧，那就叫查斯——当时他要是出走——或者……不。假如他在孩子还小时出走了该怎么办？比如说，你还没有取得法学学位他就出走了，怎么办？”



奇怪,我突然觉得像是一股阴森森的冷风从加蒂诺河^①上吹进来,吹遍了我的全身,犹如传说中的鬼进了屋一般。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我告诉杰西卡,假如是那样的话,我就取出我的资本,再——

“资本?”她冷笑道。

“是存款,”我改了过来,“我就取出我的存款,丝毫不差地做我做过的事——上法学院。”

“穷人没有存款的。”仍然瞪着眼。

“查斯和我的确不富裕,”我郑重指出,这时感到略处下风,转为守势了。(都是她逼的。)我解释说我们常吃金枪鱼炖豆子凑合,偶尔也吃烤颈肉,喝脱脂奶粉。还说八十年代经济衰退时你失了业,我们就像有些人一样靠一点点福利救济过日子。

“那你们也不穷,”杰西卡说,真气人。

“我们真的穷!”

我开始懂得要和杰西卡对着干。否则的话她就欺负你。你和她对着干,她就只好放尊重点。

“我们曾计算过,当年我们低于贫困线十个百分点。”我说着又讲起有一年冬天我们把恒温器定在六十度仍然冻得发抖,还说了我上大学时经常在节俭商店^②买衣服穿。

“亲爱的,”万斯说,“你穿手工织的黄麻衣服才好看呢。不穿手工织的黄麻衣服更好看。”

我哼了一声,无可奈何。奥斯丁说手头缺现钱与贫困是有区别的。“你知道你聪明,可以学好法律的,尽管那通常是男人

① 加蒂诺河在渥太华市北面注入渥太华河。

② 节俭商店出售人们丢弃的废旧物品,出售所得用于慈善事业。

的特权,使你不能安心学好它。”

“再说,”万斯自以为是地说,“你无疑成功地安排了你的孩子。”

我正要说是孩子的祖母和外祖母帮了忙,但万斯不等我说出话来就接着说:

“哈!现在说说老奶奶吧——”

“你叫她老奶奶会气疯她的。”

“随便叫什么都行。但我要你把她归在领福利救济的行列中。”

我的母亲?归在领福利救济之列?我不禁笑起来。“我不能扒下她的貂皮大衣,”我说道。

他们都笑起来,我也高兴了一点。这时杰西卡叫道:“为穷人干杯!”说罢将端着的珍贵勃艮第一饮而尽。她咂咂嘴,说道:“漂亮的外观,不十分可靠的质量,也许有点华而不实——难怪你发现它有魅力,万斯。感谢上帝,贫困时有钱让我们喝上国际水平的酒。”

说着她一转身,像个一流的棒球投手那样抡起胳膊,将酒杯朝墙猛掷过去。酒杯哗啦一声砸得粉碎,红色的酒滴顺着白墙稀稀落落地往下流。

“你从来端不稳酒杯吗,杰斯?”万斯冷冷地说道。

他们两人拉开架势,大有拔枪拼命的样子。奥斯丁和我往地下一看——一团糟。碎玻璃和酒滴溅满了淡蓝色的地毯——说来也怪,我俩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天花板,毫无意义地谈起第三世界来。突然杰西卡打了个响亮的嗝,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接着她朝我猛扑过来,一把抓住我的胳膊——一阵拉扯后,我接受了去她的住处吃晚饭的邀请——我们离开时,我回头一看,万斯和奥斯丁正在若有所思地望着第二瓶勃艮第美酒。我真想和他们一起喝。



“我觉得你不赞成我刚才的祝酒词，”杰西卡大叫道。这时她开着她那辆锈迹斑斑的大众牌汽车（甲壳虫式，原来是黄色），以危险的高速沿里多大街飞驰。

“我想你是故意招惹万斯，”我答道，听声音一本正经，惹人讨厌。（我隐约看见自己正可怕地变成母亲那样。）“他有钱，不过有钱并非坏事一桩。”我咕哝了一句，意思是同情心不是钱的功能之一，也不是穷人的特权。我相信是这个理，亲爱的查斯，不过写下来好像过于自以为是，特别是最近几年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我没有太多地思索“妇女与贫困”这个问题。现在这问题突然成了我考虑的全部问题。我考虑了一整天，又考虑了半个夜晚，还算好，似乎想出个眉目了。我告诉杰斯，万斯对单身母亲协会的答复令我深受感动，他好像真的关心贫困妇女。

“是啊，万有些好点子，”杰西卡说，听起来有和解之意，出人意外。“只是别让他的鬼花招搞迷糊了就行。”

不等我问她这话是什么意思，她便将车停在集体之家的门前。我们下车时她冲我喊道：“怎么啦？你啥也没听懂？”

杰西卡有时候有点烦人，尽管我很喜欢和她激烈争论。我知道我已经给你画了一幅相当不雅的画像，但杰西卡并不是又一个毫无教养的浅薄女子。她有头脑，喜欢据理争论。另一方面，我觉得她认为让我看看“真实的生活”有益处——这一次是她拉我第二次来她的住所。这是位于桑迪山的一座古老的砖房，我们常在《现代集体之家》杂志上见到这种房。里面吵闹混乱，住着八位母亲，一大帮不同年龄的孩子，有一间大家共用的起居室，里头电视占居统治地位。吃饭的地方也是大家共用的，天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共用的地方——我是决不会这么生活的。（为什么我不会？我心里问。）

我俩在厨房里的桌边长凳上坐下，她端来烩菜和发面



饼——东西不错,但我不十分饿。她又开始谈论贫困是一种心态的话题。“在大萧条^①时期——”

我哼了一声。

“你不赞成谈论大萧条,乔克?”

“对不起。人人都抬出大萧条证明自己的论点。”

“这就叫以史为鉴嘛。”

“那倒是。”

她讲得好,连我也打动了。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人士在大萧条时期比现在好多领取福利救济的人更穷,但据杰西卡说他们并不感到穷。“他们从不认为自己属于一个由贫困划定的社会阶层,就像你上法学院时也不曾觉得穷一样。”我不得不承认杰西卡有可能智力超群,这大概是我初遇她时(也是初次听她讲话时)根本料想不到的。她接着说我可以是身无分文,但绝不会穷。“因为,第一,你没有受过社会的负面影响,第二,你受过高等教育,第三,即使你丈夫明天出走,你也会应付自如的。”

不,我应付不了,查斯。我根本不可能应付自如的。

“你的心态不是个穷心态,”杰西卡继续说,“所以你不穷。”

她用了拉丁词的“所以”,我真搞不懂她。我是说,她谈吐这般粗俗,穿戴破破烂烂,然而她振作起来时,却也遮掩不住她受过高等教育的事实。我一直试图打探她的背景情况,但她就是不说。我问她是否穷过。

“唉,我曾经一个星期没吃的,因为没有一分钱。六十年代我搭便车在欧洲旅行,用一百元支撑了下来。没有卖身,万一你那么想的话。”

我没有那么想。事实上,我压根就想不到那里去。

^① 指 1929 年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



“不过我确实没在马克希姆餐厅^① 吃过饭，”她接着说。哈！马克希姆餐厅会让杰西卡进去？她有钱也进不去吧？根本不可能的事。（尽管我没这么说。）

我看在某些方面我们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查斯。注视着我的坐卧两用房，我仿佛一直有一种感觉——我看是感到高尚，抑或是自我献身之感——心甘情愿地这样生活。暂时的吧。不过一辈子这么过下去会怎样呢？逃不脱呢？

上帝，我们不可思议地幸运，总算还有自己漂亮的雪松房。很高兴你有了个清洁女工，但遗憾的是她不喜欢厨房的窗帘。我希望她不要开始重搞装修。你难道没有和这位雇工搞好关系吗？我以为你是个一贯强调远离办公室是非的人，见我对我秘书的爱情生活了若指掌甚至加以鼓动便觉得很奇怪。不管怎么说，我知道窗帘太厚，但挂在那里完全是为了挡吉尔。说来令人丧气，是吧？我常以为他色迷迷的目光盯的是我在家里时穿的那件性感的凸花灰套装。不过现在你也注意到了这一点，那他肯定要彻底寂寞了。

我终于找到了减肥的完美方式。今天我吃不下饭，就觉得可能染上了流感，随后才明白这就像三十五年前我去夏令营时吃不下饭的情形一样。想家了——你会相信吗？我这个岁数想家？你要是得到那份桑德森公司的工作，让我们看看有没有低价飞机票。

深爱你的
乔克

^① 马克希姆餐厅是巴黎的著名餐厅，在世界各大城市都有分店。



又及：我想感恩节快到了。

再及：告诉两个孩子给我写信。电话里的咕哝声给不了我一点安慰。

复及：你确实认为我们在干正经事，对吧？今天我们听取了一位妇女的情况汇报，她十三岁上被母亲遗弃，这个痛苦她永远忘不了。

香雪松大道 29 号

北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9 月 30 日

亲爱的乔克：

迫不及待地要提起笔来告诉你创作技巧课程的情况。（记得不，就是代替信息交流的那门课程。）我可以说，一次课后，我便另有想法了。

我们围着一张讨论桌而坐，有八个人吧，教室是间没有窗的小屋，（该死的设计师！）我都记不得什么时候比坐在这里更难受。老师是个相貌粗俗、穿着邋遢的中年妇女，一来马上告诉我们，她是个有成就的诗人，还获了不少奖，小有名气。达维娜·弗洛林是她的名字——你知道她的情况吗？她是你了解的那种类型的女人——把感情迸发当作艺术形式。她指天



划地，尖叫，咒骂，扯自己的头发，撕自己的短袖衫——真的，乔克，撕她的短袖衫，也不是从查普曼商店买的短袖衫——还砰砰砰地砸桌子。不一会儿便震得我牙齿打战。两个钟头下来，我实在受不住了——我想别的人也和我一样。每个人迷惑不解地坐在那里——看样子都为来这里而羞愧，然而达维娜向我们保证，说只需一两个星期我们就能相互了解对方灵魂深处的碎屑。（我如果决定下星期后放弃这门课程，就仍然可以退还学费。也许还能找回我的灵魂。）她给我们布置了下节课的作业——写一首诗，复印出来，下次带来供“创作研讨”之用，不管写成个什么样。比尔·贝特纳退休时公司设宴欢送，我即席赋诗一首，现在不妨将它翻出来交差。你记得那首诗的。

到处拖欠工程款，
快垮的公司你保全；
包工头要钱不要脸，
靠你哄他把合同签。
等等，等等。

不管怎么样，这首诗在宴会上引起满座笑声，比尔还向我要了一个复印件，你记得吧。

我业余时间（一笑）干些绘图工作，一方面是为了在等桑德森公司回音期间消磨时光，另一方面是因为我想不妨把咱们家房子的西面部分开发开发。我认为不妨超越餐厅单独隔开的老观念，假如我们拆了起居室与餐厅之间的墙，再将玻璃窗往外移动两英尺——当然是两个玻璃窗了——我们就可以



取得太阳房一般的效果,甚至可以试用太阳能取暖。我已从图书馆借到了一本这方面的好书,好像切实可行。你的意见如何?

10月8日

感恩节晚上你打来电话,我的声音有点忧郁,也模糊不清,对不起。情况是这样的:我计划要搞个节日家庭聚会,可是随着白天将尽,它也渐成泡影。快到傍晚时,家里只有我一个人,伴着一只十八磅重的烤火鸡。最初是我母亲打来电话(她还算通人情,起码一早打来电话),说她有点不舒服,不能开车过桥来。我说我过去接她,但你知道她的脾气。她说她不想成为别人的负担,不愿意麻烦别人,她就凑合着吃点斯旺森商店的冷冻餐,看看电视,尽管没什么好节目可看,演的都是些满嘴脏话的歹徒和粘着假眼睫毛的年轻女郎,等等——你能想象出她的情况了。

中午时分电话又响了,这一次是你母亲。她一直在圣乔治教堂布置秋季义卖会会场,搞得筋疲力尽,说要是今年不来吃感恩节这顿饭,我不会介意吧?她想晚上加班,早早搞完,然后端上一杯热饮料,捧一本好书,爬上床去。没有一句问候孩子们的话,也没有提起她答应要送过来的炒菜花。

一小时后芬斯特德太太打来电话——她是劳里的母亲,劳里是玛亚的小朋友,住在马路对面(模样儿像是电视上突然冒出来做鲜牛奶广告的小姑娘)。芬斯特德太太——就是马乔里——问玛亚过来吃感恩节晚餐行不行。她说他们就是喜



欢开车接送她，他们全家都“迷上了她”。我不知说什么好，但芬斯特德太太接着又说——这一次可是压低了声音——她多么难过，为……为……而难过，她实在不知该怎么说，但她就是难过，非常难过。

这时我打断她，明白告诉她玛亚的母亲只是受政府之约暂时离家，我们并非分了手，玛亚也不是个没人管的破碎家庭的牺牲品，再说我此刻正在往我家那只重量相当可观的火鸡上涂油，准备烧烤。与此同时，我看得出玛亚非常想去芬斯特德家，这么一来我怎好再扮演恶魔的角色呢？

玛亚一走，就留下格雷格和我处理我们那只金黄色的火鸡。电话响了，格雷格跑进书房去接。直到离吃饭仅有一刻钟时他才出来，声称他必须出去。我当然问为什么。有事，他说，不能不去。我俩站在厨房里，面对面站了足有一两分钟，我不由得想起《正午》^①中的武打对峙场面。谁也没说一句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一个十七岁的小伙子，你逼他交待这样的问题，能有什么结果呢？他执意要走，我就只好说他这是蓄意破坏一次神圣的家庭团聚。我无可奈何地耸耸肩，朝烤箱轻轻一摆手，不过我不想像我母亲那样婆婆妈妈地装可怜。格雷格朝门奔去，我冲着他的背影叫道：“怎么也得吃块火鸡夹面包吧？”但我觉得他根本没听见。

我坐在厨房里，听着烤箱定时器在倒计时走动，约摸过了十分钟。接下来该开饭了，各样东西已准备就绪，火鸡、填料、土豆泥、酸果酱——这个世界上我最不称心的一顿饭，像山一样一大堆。这时候我碰巧往窗外一看，看见了吉尔·格罗根笑

① 《正午》是一部美国西部武打片。

眯眯的脸。我招手叫他过来,我们两个把火鸡吃去了一小部分,喝光了你母亲为我庆生日送来的两瓶博若莱葡萄酒。这是一顿基本上沉默的晚餐,就我们两人连吃带喝,有一次吉尔咕噜了一句敬神的话,意思是我们要感谢上帝的地方太多了。我觉得我没心思谈论这个话题。

我可爱的头脑冷静的现实主义者,大家要说的只有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家里每时每刻想念你。另外,你过去常做的咖喱鸡是怎么做的?

怀着爱
查斯

又及:找到了小扁豆。现在怎么办?

老城街4号
渥太华,安大略省
10月10日

亲爱的查斯:

糟、糟、糟透了——这就是我看完你那封关于感恩节晚餐的信后所感受到的。很简单,自我离开家后,这是我感到最不痛快的一次。两位母亲到底是怎么啦?

我参加的感恩节晚餐上有数不清的议论,我耐着性子全听



完了。你知道的,议论的对象都是来吃饭的客人,一个个不懂礼貌,不提前打招呼就来了——“他们难道不懂这饭需要一番准备吗?根本不尊重人的感情……把人不当人,就当个奴仆……”——你知道这一类事情的。说真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如此生气过。

事实上,查斯,我赶不开响在我头脑中的议论,好像是我母亲的声音,围着我转,绕着我旋,反反复复,时远时近。我对万斯说,炒菜花是最惹我烦的东西,他却哼了一声,不合时宜地放声大笑,这时我的头一个念头就是照准他那只有贵族派头的鼻子猛打一拳。幸亏母亲的声音在我话说到一半时停止了,我这才暂且恢复了理智。不对,我一般是不和万斯讨论个人问题的,但我显然心烦时,他就刨根问底,那么母亲的声音就非常容易响起。

正如你说,他是个音乐学士什么的,所以他是个热心得出奇的人。他为了叫我高兴,不惜拿他自己的感恩节晚餐打趣。原来他的妻子选了瓶质量差的勃艮第葡萄酒,彻底破坏了晚餐的气氛。瞧有多糟!

我自己的感恩节晚餐不算孤独,尽管孤独些的话会更好。我明白这么说对不住杰西卡,她一片好心,邀我参加她们集体之家的火鸡宴。火鸡宴相当不错,只是一个三岁的孩子把酸果酱揉进了眼里,一只狗把一块鸡骨头卡在喉咙里,只好在它相当于太阳神经丛的地方猛打一通,它才连骨头带胃里的东西全吐了出来。还有一个小孩把酒瓶冲着我的酒杯扔过来,很准确地砸在上面(酒还多的是——是用大酒壶打来的)——除了我刚说的这些外,火鸡宴不错,再说我也不饿。

我认为我的问题来自不得其所的感觉。晚餐前杰西卡和我将我们之间无休止的论战又进行了一场,争的是人的背景是造



成贫困的决定因素。她决心叫我变得激进起来,但我根本不相信我会轻易放弃优越的中产阶级生活,因为这种生活毕竟一直对我们有益。

她又谈起权力来,说这东西任何人——尤其是男人——决不会不经斗争就轻易放弃,刚起了个头,突然住在这幢房子里的一个女人走过来,说她能不能和杰西卡说一分钟话,要谈件棘手事。

“说吧,”杰西卡说。

“你看,是这么回事:我辞了工作,这个月房租就成了问题。我想问问,如果我两星期不付房租,等到凑些钱了再付,会不会有麻烦。”

“没麻烦,”杰西卡说,“你的工作怎么啦?”

那女人眼睛转开去。她约摸二十五岁,我这么猜想,人长得相当漂亮,抱着个婴儿。一会儿婴儿蹬翻了我的劣质葡萄酒,酒洒满了桌布(幸亏桌布是塑料的)。

“来,抽支烟。”杰西卡说着站起身来,从工装裤的后袋里掏出一盒烟。

那女人自己拿了一支,点烟时杰西卡抱着孩子。那女人颇有戒心地看看我,我立刻明白了我下身穿的是羊毛裙,上身是那件你母亲去年圣诞节送给我的真丝衬衣,看上去与这里的人不同。这个年轻女人穿着工装裤,尼龙衬衣,非常高的高跟鞋……不——分开我们的并不是衣着。我的意思是,工装裤人人都穿,不是穿着的原因,而是别的原因,是我一时不能确定的原因。这原因肯定存在。假如我俩在社交场合相遇,我马上就知道她不是我这一类人,她也会知道我不是她那一类人,这正是叫她感到不安的地方。到底是什么叫我们有区别?是发型?是口红的色调?是戴首饰还是不戴?有上千个说明“不同阶层”的小标记——上帝啊,我开始变得像杰西卡了。



“这位是乔克，”杰西卡说道，“她对你没有一点害处。我是说，你可以当着她的面说话。大家坐下谈吧。”她仍然抱着孩子，扑通一声坐到我旁边的一个积满污垢的沙发上，那个女人——名叫琼——在我们对面坐了下来。

琼很不好意思地吐出烟雾，说：“你看，是这么回事，那份工作我其实想干下去，可是经理——我的老板——他自己不当餐馆的家，就是个连锁店那样的餐馆，知道不？他又是个身强力壮的汉子，知道不？我躲不开他，最后就觉得这么下去划不来，他把我整惨了，知道不？”

我听得震惊不已，这你能想象得到。我瞥一眼杰西卡，等着我以为肯定会出现的爆炸。然而她只是垂下眼睛，将烟头在烟灰缸里挤灭。然后她把小孩特里西娅递给我（我很紧张，怕小孩把口水吐在我的衬衣上，丝绸不是一洗就净的料子，送洗衣店又太贵。），说道：“要知道，琼，对那种臭狗屎你不必逆来顺受。”

琼看上去很害怕。“杰斯，闹出麻烦就划不来了。我为了从孩子父亲那里得到抚养费已经受够了麻烦。实在是划不来。我要另找个工作，但眼下会拮据一些。我想失业就失业吧，只是我害怕办理分居手续。”

“你要办我陪你办，”杰西卡说。

琼脸上舒展开来，模样儿真是漂亮，我明白了她为什么会成为那个粗野老板纠缠不放的对象。

她伸出手来接孩子。（孩子果然在我身上吐了口水，洗衣店收信用卡吗？）但出于某种原因，我不想把孩子给她。当她接过孩子抱在怀里时，我产生了一种像是嫉妒那样的感觉！查斯，你认为长期不抱孩子人会变笨吗？

“听着，我做了一锅辣味奶油汤，真好吃，”琼说，“你和乔克——太太——吃一点吧。”



“太好了。给乔克端上来,她那身瘦骨头上需要长点肉。”多谢了,杰西卡。不过我还是拿起一片炸土豆,插进汤里,将洋葱汤和酸奶油搅拌一番,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和以前一样,查斯,我看得出杰西卡用意何在——我是说她总在暗示贫困是一种心态。我要是在工作中受到性骚扰,我一分钟也忍受不了。他要是纠缠我,我就公开声明要找人权委员会,还要向他指出,这家连锁餐馆要是看见自家的名号频频在媒体上曝光,总不会太高兴吧。可是这些琼不大可能做得到;她缺乏那么去做的素质,如愤慨、自我价值意识,以及怒气。

从那次以后,我老觉得有怒火攻心,没有任何征兆就突然袭来,像是一种轻微的心理病态,我觉得很奇怪。有时正在专心听汇报,措词偶有变化,就会引发心中怒火。接着就觉得中了魔一般,来得太突然(来得快,去得也快),引动四肢发抖,眼前一阵黑,四周什么也看不见。这难道不奇怪吗?我是说,我——我们,你和我——长期以来理性地扮演了各自的男女角色,谁知道你原来是个女性本色,不然的话你怎么会回家照料格雷格和两位母亲?我不知道——我心中的怒火肯定来自某种连我自己也意识不到的性别本色问题。我说这很奇怪,你同意吗?

深爱你的
乔克

又及:格雷格感恩节的表现也不够好。不知是什么惹他心烦?

再及:讨厌的芬斯特德太太。



香雪松大道 29 号

北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10 月 15 日

亲爱的乔克:

贫困是一种心态,欸?

嗯,对。我明白你的意思。不过你和你那位粗声粗气的伙伴杰西卡考虑过没有,身体不健康可看做是贫困的一个决定因素?这是我这个星期学会的一个道理。三天腹中绞痛,不停地拉肚子,整得你对美好的生活丧失信心,甚至连你能否继续生存下去也有了怀疑。

是的,亲爱的乔克,我们三个全病得卧床不起了。玛亚星期二病倒,格雷格星期五,我星期六上午。现在别慌,乔克,别急着打电话,别忙着找飞机。我们好像在康复——至少我现在还拿得起报纸看,尚未到虚弱瘫软的地步。

最糟糕的是,这场病似乎是我而起,于是方方面面都在谴责我,说我是个粗心的父亲,不负责任的公民,等等,等等。霍普金斯医生违反医院的规定到家里来看了我们——不过他是去打高尔夫球顺路来的——一下车就大声地训斥我:“我原以为那是人人皆知的常识……”一个晒得黑红的健壮男人训你,接受起来够不容易的了,但比起你母亲打来的电话就算不得什么了。你母亲说我竟然如此无知,真叫她万分惊讶。

其实都怪那只火鸡。肉坏了。感恩节过后一连三四天我们都吃着它那身油光闪闪的肉,完全满足了饥饿时我们对蛋



白质的需要。有一阵我以为我发现了一个既不做饭又不必操心吃什么的办法——把烤好的肥火鸡往冰箱里一放,需要营养时撕下一块即可。不幸的是我们把填料也留了下来——老实说,填料味道真香——可这东西很快就聚集起恶性细菌,毒力越来越大,终于酿成一场全面的沙门氏菌感染。

不过我说了,我们正在康复。我们三个吃尽了苦头,肚子腾空后端着热茶和青菜汤在家里转悠。格雷格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懂事,竟然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卧床休息、吃流食似乎是治这病的标准办法。最初我们各呆在各的房间里,只在卫生间门一带偶尔相遇,现在我们开始往起居室里聚,打开电视,也不挑选节目,胡乱看上一会儿。

舒舒服服地坐在家里,穿着晨衣,裹着毛毯,望着电视机关注世界动乱,这叫人颇有点超现实之感。当然,说世界动乱并不准确,我们关心的是发生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这里的事情。毫无疑问,你远在渥太华也可以关注事态的发展,但不知你是否能有亲临其境的感觉。这次罢工似乎是各派政治力量共同的愤怒之举,同过去我们见过的无数次罢工相比,这一次的怒气要大得多。电视上乱成了一锅粥。高音喇叭里传来震耳的维持秩序指令,声音冰冷无情,一时间似乎起到了协调作用。紧接着,出现了一个特写镜头,一位工会领导人连哭带叫地穿过跳健美操的女子宣传鼓动队,吓得你往后直闪身,叫出声来。接着是一组逼真的画面,防暴警察把一个不声不响喝着啤酒的大胖子工人打倒在地,警犬欲挣脱皮带扑上去美餐一顿。到底怎么啦?我是说这里真的成了一个警察专制的国家?就在我们平安无事坐在家里慢慢恢复健康之时,外面却有一帮坏人当着我们的面为非作歹,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被打倒的工人中可以想见自有催人泪下的不屈歌声,也可能有一番慷慨陈词,但周围群众在一车车打手开走之时,主导感情却似乎是敢怒不敢言,无法相信这种事情竟然发生在我们风景秀丽的雨林家园。

我搞不清楚外面发生的这一切,但我们的卫生女士休·兰迪斯了解情况。她坚定地站在工会一边。她打来电话,说星期一不能来打扫卫生了,原因是她和她的“娘子军”要排演一出短剧以示抗议。但她一听我们都病了,便答应下午过来瞧瞧。果然约摸六点时她急急赶来,给我们做了荷包蛋夹烤面包,换了被单,拖了卫生间和厨房的地,总而言之,又把我们团圆在一起。(你说“要和这位雇工搞好关系”的那句话深深打动了,我,亲爱的。这姑娘——我知道你在的话会非常喜欢她的——正在使我们这个病痛之家恢复健康和秩序。)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几天过得不算差。说也奇怪,我们三个人的关系变得协调起来。玛亚第一个恢复元气,收拾了茶壶,整理了各个房间里的枕头。格雷格这几天还颇有涵养,没有明骂我投毒害他——他在家呆着,基本上不说话。我发现两年来这是头一次我不为他到哪里去、干什么去而担心。好好休息了几天。尽管天天看南非局势,看国际恐怖活动,关注工会罢工和臭氧层问题,但我们三个都像掉进了时间之外的口袋里,舒适平静地休息着。(记得八七年那场大雪吗?我们两天无法出门,一家人过得多么平静啊!我们一天到晚烤着壁炉火,听那些老式的爵士乐唱片,一小时一盘,不停地听。)

人人都待我们不错。芬斯特德家送来一个早餐蛋糕,还没切开吃。我母亲天天打来电话,问我们恢复得怎样,接着便一转话头,详细地说起她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说得真详细,



从她发炎灼痛的眼睛一直到僵硬发直脚脖子。也许你能给她写几句。这些日子她似乎有点糊涂。昨天晚上她说到你时说你好像在哈利法克斯。我告诉她你在渥太华，她便说当然，当然——是在渥太华。

你母亲来了三四回——小心地和我们拉开一定距离——送来了菜汤，还有一大瓶她自己配制的杀菌剂，绿光闪闪的。“这东西能叫我起死回生，”她说，“是秘方配制。”

她总是问你身体怎样，近来打过电话没有。我告诉她你和我决定不打电话而写信，她似乎觉得这太离奇古怪，不可思议。她说她没有时间写信，要写也到秋季义卖会之后了……言外之意我啥也不干，有的是时间——莫非我疑心太重？我没有告诉她我们这样做是为了降低电话费。

吉尔·格罗根至今只说过一次“吃火鸡拉肚子”的话，为此我很感激他。他帮我们采购东西，星期天甚至修剪了我们家这一边的树篱。他说很高兴找点事忙活忙活——这话不知为什么听得我心发酸。星期六那晚我病得正厉害，他就坐在我俩的卧室一角，给我念报。你要是在，会听得惊讶不已——他念得好极了，一点不带嗑巴，行云流水一般。谁说吉尔是个傻老头。报上登的他全念，念体育新闻，念时政评论，连读者来信也念。（我随信寄来一封这样的信，也许它能让你嗅出我们这里的紧张气息。）

你问我桑德森公司的消息。这几天我无时不在想提起电话，叫他们看看我的申请行不行，可是每一次我都欲言又止。食物中毒有削弱意志的作用。于我也一样，似乎怕一问问出个坏消息来，或者叫恶狠狠的秘书碰一鼻子灰。（我又犯疑心病了？）所以我一拖再拖，想着没消息便是好消息。到下星期



好歹会有消息的。

顺便问一下,你再没听到有关你工资的消息吗?我非得付锅炉修理费不可了。有一天他们打电话催付,我不在家,他们便跟格雷格讲了,我想讲得很委婉,但他似乎把这事看得很严重。我猜这可怜的孩子以为我们真的山穷水尽了,其实我们只是遇上了一个困难阶段,我不妨称之为插曲式贫困。

不过话说回来,让我们看看有没有低价飞机票。尽快回来吧,亲爱的乔克。我相信这么相思下去对身体和精神都是削弱。

怀着爱
查斯

又及:上星期我给两个孩子零花钱时格雷格摇头不收——说他没有钱也可以凑合。我只好承认他这一高贵之举不但没有为我分忧,反而深深刺痛了我。

老城街4号
渥太华,安大略省
10月17日

亲爱的查斯:

你们这些可怜的宝贝!你本该打电话过来,我说不定能想



个办法——不知我能想出什么办法。也许你没打电话倒是件好事,不然的话,我可能已经当了家传的珠宝(用值钱的那一件)去买一张加拿大航空公司的零售机票。我们的信用卡上原本钱不多,现在肯定快用完了。

难道我永远领不到工资吗?

众议院将举行一次盛大的招待会来庆祝议会的召开。万将尽力为我搞一份请柬,我很想买一件新衣服在招待会上穿。你会相信吗? 将近两个月了,每当我去找主管工资表的人员查询时(其实是“恳求”),他们总是说要进行计算机重新分类制表。这理由似乎难以服人。钱肯定要给的(有明文规定!——规定正是由那些不给我付钱的人制定的)。我心灰意冷,眼看要身无分文了! 我在美国证券交易所里还有几个钱,也许用这点钱可以买一条围巾来配我那件真丝短上衣。我不信要拖很久才能拿到钱——实际上,他们差不多已经答应,如果到下一周还不能兑现的话,就要启用紧急储备金。拿到钱后我会马上给你寄去。

想到你们全都病倒在家,没有人抚慰你们灼热的额头,我感到异乎寻常地孤独凄凉。今天早晨,一阵啪啪的声响惊醒了我,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呀,下雪了!”听那声响就像是大块大块的雪从我们家旁边的花旗松树枝上滑下,啪啪地落到我俩卧室的房顶上。我睁开双眼,看见对面那个廉价的棕色梳妆台,感到一阵无法言传的悲哀,就赖在床上不想起来。

房间冷得要命。我终于起来去关窗户,一片飞雪吹落在窗台上。我伸去拂它,却感到它不像是我们那儿的雪。我呆立在那里,紧握着又湿又冷的雪粉,忍不住哭了起来——我是说,如果连雪都不再美好,那你还能指望什么呢? 它不像圣诞卡上那来自仙境的雪飘然而至。它来势不猛,却冰冷刺人,遇上谁都要



显示厉害,不讲情面,大有政府官僚的派头。

好啦,我这是在替自己难过。这里比我原来想象的更艰苦。我对自己越来越没有信心了。今天又出了个错,拉下窗扇时把大拇指砸了一下。我喊了一声“讨厌”,下面街上有个男人抬头往上看,打了个下流的手势,我一把推开窗户,冲他大声喊道:“关你屁事!”

我又开始想我真的是越来越没有自信了。后来太阳出来了,雪也化了。出人意料的是听证会取消了,所以奥斯丁提议开车到加蒂诺山上看枫叶——那儿的景致依然壮观。我们去了金斯米尔^①,在残垣废墟中漫步并且小餐一顿,尽管我不觉得饿。(这些天来我一直这样。)

奥斯丁一直替委员会写稿件,工作量很大,万也一直想找个作家来帮他的忙——找一个文笔像奥斯丁那样“绘声绘色、栩栩如生”的人。(万说这样写出的报告不会被闲置在档案馆里。万斯非常关心贫困问题,然而就像杰西卡常说的那样,他并没有尝过贫困的滋味。)他雇了一个很不错的人,名叫乔治·奥赖利。此人不是爱尔兰人^②,而是法国人(信不信由你)。至少他父母讲法语,只不过都是在渥太华长大的。他是个 *complètement bilingue*^③——绝对能娴熟地使用两种语言,尽管他有一个东部人的习惯,好在每个句子后加个“嗯?”实际上,他以前是个英语老师,后来辞了职专搞创作。尽管他的第一部小说颇受评论界好评,但他从中赚到的钱毛算算也不过两千元而已,所以他开始为各部部长写演讲稿之类的东西,并由此引起

① 金斯米尔是渥太华北边加蒂诺公园中一处村舍,有昔日残留的断壁残垣。

② 奥赖利的英文是 O'Reilly,带 O' 的姓表示其人为爱尔兰后裔。

③ 法语,意为“完全精通两种语言的人”。



万斯的注意。

我必须承认，同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人在一起是件令人高兴的事——他稍稍年轻一点，但差得不太多——不知怎么的我对他毫无戒备之心。是啊，我不妨同时承认，我对万斯可是处处提防，部分原因是报上常登些含沙射影批评他生活作风的言论，尽管连杰西卡也把它们当成是十足的胡说八道不加理睬。他从未做过任何可以看成是勾引我的事，这方面一点边都沾不上，但是他显然明白他很有吸引女人的魅力。他非常富有。而且能干。还聪明伶俐。

我想我之所以喜欢乔治，是因为他的家庭与我们很相像。他妻子是搞房地产的，孩子们也都有十几岁了，他儿子听上去很像格雷格。昨天听证会结束后，我和乔治一起去喝咖啡，我给他讲格雷格脾气不好，他说：“你想过没有，这可能与行为模仿的榜样发生了变化有关系？”

我说我没有想过，又说我总是在外工作，至少从格雷格很小的时候起，一直是这样。（如果杰西卡在跟前的话，我一定得想办法加上一句“顾不上家”的话。）

“也许，”乔治说道，“他喜欢母亲在家扮演次要角色，嗯？要是母亲担当养家活口的重任，他就觉得不顺畅。”

我的天，我心中惊呼。男主女次是大人们的观点，小孩子要是这么想未免过于早熟了。我是说，记得有一次圣诞节给孩子们买礼物，我们给女儿玛亚买了男孩的玩具卡车，而给儿子格雷格买了女孩的玩具布娃娃吗？记得当时我们的两位母亲满脸疑虑吗？何止是疑虑，已经是怒气冲冲了。（记得不，噢，我的天——两位母亲那么快就把卡车和布娃娃调换过来了？）社会也希望男主女次——再加上不是一个而是两个重男轻女的老祖母，压力够大的（拿自家亲人当例证，这个话题转得



不好。)

不管怎么说,令人深思,你说呢?(嗯?)

我这一家可亲可爱的人,可怜无人照料,让沙门氏菌给整苦了。钱到手后我就打电话。

Beaucoup, beaucoup

d'amour^①

乔克

又及:想到你们受了沙门氏菌感染,我很负疚。这是为什么?

52

香雪松大道 29 号

北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10 月 18 日

亲爱的乔克:

你昨晚本不该打电话过来,但谢天谢地,你打来了。它让我们全家精神大振,就连格雷格也显得欢欣鼓舞。我期待着你的来信,不过我想该先给你草草写上几笔,讲讲我今天接到的一个奇怪电话。

不用说,这星期的创作技巧课我没去上。结果我接到了



① 法语,意为“非常、非常爱你的”。

达维娜·弗洛林亲自打来的电话。开始我没有听出她的声音——不像平时那样又高又响。“查尔斯，你这周没来上课，”她说道，声音很低，真的。

我给她解释说，我造成了全家人严重的食物中毒，现在正在挨骂。（我心中想，为什么我需要给她解释这一切？）我没有告诉她真话——我打算不再去上她的课了。没告诉她倒好，因为她接下来说（声音低低地）她希望我不是打算退修这门课。

接下来是一阵短暂的沉默，我有些尴尬地清了清嗓子。

“我真心希望不是我第一次布置的作业把你给吓跑了，”她说。

“不，不是的，”我告诉她，“其实我的诗都打出来了，我正准备去上课时，病情突然发作。”

“是这样，”她说，“昨天只有三个人来上课，所以我有些担心，我只是想知道——”

“他们没来上课也许和支持工会的示威游行有关……”我才开了个头，她就打断了我的话。

“你真这么认为？”她急于相信我这句话，像个小孩子一般，“我看这倒是个理由——”

“噢，我敢肯定是这个原因，”我说，真不明白我到底为什么觉得有责任安慰她，“也许下个星期大家又来上课了。”

“是吗，但愿如此，”她说，“要是上课的人少于六个的话，学院就有权取消这门课。”

“真的？”我说。

“真的，”她说道，“我自己认为这种一刀切的做法愚蠢透顶。我是说，像这种富有活力的课程，人数少效果才好。亲密



无间,相互信任,这样研讨创作才有生气。不知你懂不懂我的意思。”

我不懂,所以又是一阵沉默。

“是这么回事,”达维娜接着说,“我只教这一门课。我是说我喜欢留些空余时间搞创作,所以我只选择了这一门课。这就是说,我几乎是只靠这门课维持生计的。不知你懂不懂我的意思。”

这下我懂了,但我感到很意外。我记得她出了那么多诗集,得了那么多奖——显然那些奖都和金钱没有关系。我无力地握着电话,小腹又一阵绞痛,针扎一般难受。我答应她下星期去上课。

“太好了,查克!”她的声音很兴奋。

“大家都叫我查斯,”我闷声闷气地说。

“查斯,”她听上去有些不大相信,“不管怎么说,查斯,一定要把你的诗带来。”

“好吧,不知你会不会看得上……”我的声音很含糊,越来越含糊。

“我会喜欢的,”她的声音又高了起来——我能感觉出她正在恢复常态。“我尊重一切形式的真诚交流,真是这样。只有那些愚蠢的胡说八道才会令我作呕。”

“恐怕我得说再见了,”我告诉她说。

“好极了,查斯!下周见。星期一我们会进入实质性的主题,我们如何感受,如何相互感动,真正的实质——”

“说实话,”我说,“我现在得挂断电话了。”我挂断了电话——恐怕连一声再见都没有说。针扎般的腹痛立即消失了,但我却有一点受人操纵的感觉,唉……



我们都好多了。实际上今天下午玛亚都去过劳里家了。
盼望着读到你那令人愉快的手迹。

爱你的
查斯

香雪松大道 29 号
北温哥华,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10 月 21 日, 半夜

亲爱的乔克:

你真是棒极了! 不, 你简直是超一流的。当巴巴拉·弗罗姆用她那亮晶晶的双眼盯着你, 向你提出有关家庭妇女工资问题的时候, 你的答复真是精彩。先是短暂的停顿(作思考状, 颇有戏剧效果), 然后明确而冷静地陈述自己的观点, 不带一点犹豫, 也没有措辞不当之处。我不得不一个劲地问自己, 那个声音很性感、双手极富表现力、颧骨微微突起的优雅人儿是不是真的就是和我同床共眠的那个女人(不是现在同床共眠)。看在上帝的份上, 你可别再瘦了, 我可不愿意你再掉哪怕是一盎司的肉。

孩子们没有看到这个节目, 真是糟糕。玛亚和芬斯特德一家人去看电影, 格雷格“出去了”。我真想独自拥有你, 而不是与其他五百万电视观众分享。



这可不是追星族的来信，宝贝，这是情书。

查斯

老城街4号

渥太华，安大略省

10月23日

亲爱的——

谢谢，谢谢，谢谢你那温馨的话语。你的来信是我收到的唯一反响——万斯没赶上做节目，杰西卡我想是生气了。这个节目本来该由万来做，但是他在蒙特利尔的家里人出了点事，是关于凯瑟琳，还有政治生活方面的麻烦——就在采访前两个小时他打来电话让我临时补个缺——奥斯丁在夏洛特镇，万没有推荐杰西卡，我也没有。

我问他这样做是不是合适，我是说，我只是个法律顾问，又不是委员会的成员。但他受了委屈似地说：“乔克，我们另眼看待你了吗？”倒让我觉得有点不知好歹，故意找岔子。就这样，两个钟头后，我临时上阵，尽力摆出一副沉稳的样子来应付巴巴拉·弗罗姆从多伦多提出的所有棘手问题。我按别人教我的那样，尽力把视线集中在渥太华那把假定由她来坐的空椅子上。

亲爱的，我真的敏捷而沉稳吗？我该得一次埃米金像奖



了^①。我的心怦怦直跳，跳得又快又猛，都快让我受不了啦。我的嗓子又干又涩，居然声音还一如平常（并不沙哑刺耳），真叫我惊奇万分。你真的喜欢我对家庭主妇“工资”问题的答复吗？“它会适用于操持家务的丈夫吗？”这句话不由自主地闪现出来，这是因为在这些孤独的日子里你从未远离过我的思绪——而且，用句不那么浪漫的话来说，是因为我情不自禁地想，你如果现在就能拿到工资该有多好。不管怎么说，你觉得我说话合情合理又周密连贯，我就放心了。

也谢谢你夸我现在成了瘦美人。温莎公爵夫人曾说过一个人再富也不嫌富，再瘦也不嫌瘦，你认为她言之有理吗？对于前者我没有体会，但是由于我近来胃口一直不好，可能对后者会有所感受的。

由于邮政系统的意外故障，你的信与短笺同时寄到。很抱歉，我忙得没有时间给你好好写信，不过很快会好好写的。

非常爱你的
乔克

又及：我真希望你没有忘记让母亲知道我上电视的事，否则她不会原谅我们的。

再及：你没把我那一段节目录下来，格雷格肯定会找你的麻烦。你还没有弄清楚怎么使用录像机？

① 埃米金像奖是美国电视艺术科学学会每年颁发给在电视表演、摄制或节目安排上成绩卓越者的奖项。



复及：还是没钱！

香雪松大道 29 号

北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10 月 31 日

亲爱的：

唉，出事了。今天是国庆节，全省所有的保育员还有一些中学教师——支持保育员的教师——都罢工不干了。就是坐在这相对安静齐整的屋子里，我们也能感受到极大的震撼。每个人都这般疯狂，我想火气之大很让人害怕——不知怎的这不合乎加拿大人的性格。没有人曾让我们做好思想准备来承受如此强烈的社会愤怒！有些人已经不可避免地越轨了。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医疗系的一位教授开车上班竟一连撞倒了六个在校园路上示威游行的学生。这些学生几分钟前接受了采访，他们个个都在发抖，不光是气成这样。那位教授也接受了采访，居然毫无悔意，尽管他差一点就要了他们的命。我的天！

还记得我们曾经参加过的非暴力示威活动吗？——那些示威活动即便是在最歇斯底里的时候，也能保持着一些欢乐的气氛。这一次可不同了，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可不同了，毫无欢快的气氛，毫无假日的感觉。它过于严肃，其严肃的程度超过了一般的政治活动。休·兰迪斯——就是我们家的帮工，



昨天给省报编辑写了一封信,指出发生了一起在民主社会里少有的事:所有的罢课教师决定拿自己的物质财产甚至职业生计冒险是为了一个原则问题,主要是为了支持“女同胞”(信中附有剪报,不过看了后再寄回来)。现在最令人痛苦的莫过于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家人及邻居们都不再相互说话,也不再容忍彼此的观点看法。

说到这里我承认,昨天就这混乱的局面我和吉尔·格罗根大吵了一场。我们就像一对家庭妇女一样坐在厨房里(我们家的厨房),喝玫瑰果汁(我快要戒掉咖啡了),他语气沉闷又非常刺耳地说那些理想主义者都是受人误导,别人一煽动,就跟着胡闹。他还说如果把那些真正上当受骗的人了解一番,就会发现他们只是一小撮混不到人前头的人,这种人也许就活该倒霉。

这叫我无法忍受。我一拍桌子站起身来,对他说我刚好就是上当受骗者之一,正是他刚才信口糟蹋的所谓混不到人前头的人当中的一员,我不想站在自己家的厨房里听他大放厥词。

真是奇怪,乔克,这是我第一次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真正的失败者。能做到这一点令人欣慰,又十分危险,会让人自甘堕落。我觉得我无疑也该上街游行,大声疾呼去,而不是和没有同情心、顽固不化的老街坊坐着闲聊。我并没撵他走。我只是说我想到外面散散步,凉快凉快。“如果你真这么想……”他说,真是个不知趣的老家伙。

我砰地关上了后门——当然早已忘了讨厌的雨还在下——我沿着小河一路走到那个长着一小块雪松林的地方,那地方景致不错(你也记得的),在一根湿漉漉的木头上坐了



下来，细想着这荒唐的世界，还有一系列重大问题，如烦恼多么真实、生活多没意思、个人多么孤独，淋在雨中的失败者多么凄凉等。

我坐在那儿，想出了两行诗，给我的创作技巧课的第二首诗开了个头（我连第一首还没给他们念过呢）。令我惊奇的是，这两行诗句毫不费劲就蹦入了我的脑海：

每一天都是张开的大嘴
怒气冲冲地吞下时光

幸好我口袋里装了一支笔，还有一小块纸，是锅炉修理工开的收据，上面印着“付讫”字样。也许是个好兆头。

果然有了消息，却令人哭笑不得：下个星期，严格地说，我将不再是失业人员。昨天桑德森公司寄来了一封信——终于来了——给我提供一份一周上两天班的工作。

乔克，我没有给你打电话，因为我觉得这样的结局令人扫兴。他们觉得过意不去，因为这份工作也很一般——实际上只是画画草图——但他们希望过不了多久就能给我一份“与我能力相当”的差事。

我自然把信念给孩子们听了——我尤其想让格雷格知道这件事，因为他好像为我们身处贫困之事颇感羞耻似的。我想这个消息会减轻他的担忧，但他听了却神情大乱。

“你不会真的去干这活吧，对不对？”这就是他说的话。

“差不多是肯定要干了，”我压低声音回答道。

“去画草图？”他说，“你是在说笑话吧。你应该是个设计师，基督在上，你可不是个制图工。”他说的话越来越不像



样了。

“所有的设计师都应该会画图，”我告诉他说，“我们最先学的就是画图。”

“如果我是你，我会告诉他们见鬼去吧。”乔克，他居然说这种话。

“这可是钱哪，”我说，“一笔固定的收入，每个月可以拿到两张支票，数目不大，但总是钱嘛。干这活有什么不妥吗？”

“我们穷吗？”这时，玛亚问道。

格雷格一副反感的樣子。“你要是干你就是疯子。”

我克制着自己的火气，用父亲最权威的目光看着他，言简意赅地讲了一番诚实劳动、甘做螺丝钉、服从社会需要之类的道理——虽是即兴而谈，讲得也不算差。

“你再拖一阵不行吗？”他说，“如果再等等，一定会等到好工作的。”

“我再等不起了，”我说。

“我们一定很穷，”玛亚说，“我以前还不知道我们是穷人。真是不可思议。”

格雷格说：“我要出去一下。”我说：“不行，你不能走，该吃饭了。”“我不饿，”他说道，说罢砰地一声关上了后门。乖孩子，懂道理。

桑德森公司让我每星期二、四去上班，这对我很合适。我可以继续上达维娜的课，而且可以抽空实施我的改进起居室的计划。一旦我画好了草图，我会复印一份给你寄去。

恐怕得就此搁笔了。吃饭前我想再写一行诗。我问过达维娜一行诗应该有多长。“约有一截绳子那么长，”她说，



哼——

我明白你们的万斯·皮尔斯目前让新闻界搞得很狼狈。
希望他胆大皮厚,他夫人也一样。

爱你的,既俗又不俗的
查斯

又及:假如我想起孩子们因老师罢课而上不成学的话,不知我
还会不会为教师们的罢工勇气而喝彩。我们三个人要订个计
划,免得相互影响。

再及:下星期二我就要到桑德森公司上班。我想不能指望三
十号以前拿到工资。不过我发现那家叫“幸运数码”的杂货店
还收信用卡,尽管店里的东西价格快翻一番了。还不至于
挨饿!

渥太华
星期四

亲爱的查斯:

桑德森公司让你一周只上两天班,这太糟糕了。不过至
少这是个机会,可以走出家门(我知道这种感受),也可挣点钱
补贴家用,再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情形肯定会开始好转。



我看各阶层不好好上班搞动乱已经耽误了经济的发展。我看到这里的妇女非常依赖于社会保障机构,所以动乱造成经济滑坡让我深感愤怒。不管怎么说,我很高兴你能站稳立场,没有上街。

你新近对诗歌兴趣大增,惹得我也从图书馆借来一本奥斯丁·格雷的诗集。真是想不到,这么美妙的诗句,会出自这么个性情忧郁的人之手!读了下面的诗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了。

我在夜色中徘徊,看见黝黑的物体
摸到的东西比照在幽灵上的月光还冰冷。

想不到忧郁的外表之下还潜藏着这般诗意!

你那位达维娜如果能见到他,难保她不会大吃一惊!委员会可能要去温哥华!万昨天透露有这种可能!

很抱歉最近我的信都比较短,不过我有太多的东西要看。我简直不相信我对于贫穷的了解如此之少,尤其是我以为我自己大部分时间是在贫穷中度过的,而且至今还是一贫如洗。(我不再去催问工资之事了。)

爱你又满怀寂寞的
乔克



香雪松大道 29 号

北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11 月 4 日

亲爱的乔克:

你相信心灵感应吗?

你相信我也刚读完《照在幽灵上的月光》一诗吗?那是达维娜下课后送给我的礼物——顺便说一句,来上课的人数够了;为了我们这些人凑起来,她肯定在电话里忙活了一阵。当我朗读我为比尔·贝特纳写的那首打油诗时,每个人都洗耳恭听,尽管那尊敬很可能是冲着我的灰白头发而来的,因为这个班里我年龄最大,达维娜可能要除外——不过她邋里邋遢,满脸皱纹和斑痕,让人觉得她可能三十五岁,也可能五十五岁。我想你会喜欢她的,而且我敢肯定她能为你们的委员会写个专门史——如果毛衣上满是破洞、穿着不配对的袜子是作家风度的话。我想加拿大文化委员会是支持百花齐放的吧?

准确地说我们班有六个人,按照达维娜的说法,如果我们想继续把这个班维持下去,这个人数是不能再少了。 (“我希望,”她曾经用坚定的目光盯着我们说,“再不会有人中途退课了。”)我们班的鲍勃,约二十五岁,是个警官,为人极腼腆,有咬指甲的习惯。珍妮特是个说话喘气的胖女孩,戴着厚厚的眼镜,穿一件印第安式厚毛衣。斯坦在你眼中,会是个标准的罪犯料子,凶狠野蛮,很可能把放火烧房当好玩。梅兰妮(也叫梅洛迪)是个护士,很“热爱”诗歌,特雷西则集黑人、女权主义者和生育高峰时期出生之人的特点于其健美之躯。(原谅我,我忍不住注意到这些。)



乔克,我们非常严肃认真。我们带着不同寻常的敬意去聆听彼此幼稚的诗作。梅兰妮(就是梅洛迪)用一种虔诚的声音朗读——你是知道那种声音的——就好像每一个词都在金盘上的调味汁中漂浮。斯坦朗读时像在满是杂种动物和乌合之众的森林中叫嚷着前进——全是针对政府的——而且引发了一场有关政治与艺术是否应该对话的有趣讨论。达维娜说该,珍妮特说不该;鲍勃说,嗯,是那么回事吧,如果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我对此有何看法。给你说实话,从前我从未想过这个问题。

后来达维娜硬拉我去咖啡厅喝咖啡——这一周我是第一次喝咖啡——很令人陶醉。她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在咖啡里加七块糖的人——这说明她有糖尿病,还是只表明她饿了?

“我说,查斯,”她一边搅着她的咖啡糊一边说道,“我认为你的诗写得相当不错。”

“真的吗?”我问道,但觉察到她有所保留。

“是的,”她说,“不过我有一种怪感觉,觉得很明显你没有把你全部的自我融进诗里去。”

我告诉她我写这首诗纯属偶然,是即兴为退休的比尔·贝特纳送行。又告诉她,他是个与众不同的人,还大概讲了讲那次告别宴会,告诉她我就是在那次宴会上朗读了这首诗的。

“这么说这个人很了不起啰,”她说,“你爱这个人吗?”

这话问住了我。爱?“嗯,”我说,“爱这个词不大合适,要爱就得了解。”

“那你真的了解他吗?”

又问住了我。我提议给她再来一份糖松饼,她没反对。我看她是饿了,也顾不上腰围了。



“听着，查斯，”她接着说，“如果一首诗想读起来琅琅上口，就必须发自肺腑。”她像职业粉刷工一样把黄油抹在糖饼上。“我是说，”她说道，“你的诗写得很不错，中间加一些富有节奏感和有趣的东西本身没什么错——我并不是很教条地对待这些东西——不过你写完一首诗后要问问自己：‘这真是我要表达的意思吗？’如果不是的话，它就是胡说八道了。”

“我懂了，”我说，“你看，我已经开始写另一首诗了。”

“我问你，”她说，“你读过奥斯丁·格雷的作品吗？我是说，此人能钻研。也慷慨大方。对格雷来说，诗是金线织成的布，铺满了他人生道路的每一寸地方。嘿，我这句话就是诗啊，愿诗神宽恕我。”

我告诉她奥斯丁·格雷本人正和我太太一起在一个委员会里工作，但她打断了我的话，从她那个不很干净的宽大军用包里抽出一本小书。“给，查斯，我把这本奥斯丁·格雷最新的诗集借给你，《照在幽灵上的月光》，这书名起得不错。”她把它像圣物一样递给我，我也就像接圣物一样接了过来。

“它会告诉你词语的奥妙。你钻得越深，就越会发现其妙无穷。”

“我的确赞同——”

“格雷所做的是把他认为重要的事写下来，而且是写那些萦绕在他脑海中的最重要的事。查斯，现在你脑海中最重要的事是什么？”

她这话让我猝不及防。“失业，”我不假思索地说道，我想这是真话。

“那好，”她说，“既然你想啥就说啥，下星期我们就来写一首关于你目前处境的诗。就写失业。没有工作。你同意吗？”



“要发自肺腑？”我问道。

“没错。”

现在我已写好了前六行，有两行是在雪松林中写成的，另外四行第二天写好，今天上午又推敲修改了一番。你能想象一个大男人花了整整一上午的时间就写了四行诗吗？天啊，成个诗迷了！不过四行都是妙语，不押韵。昨夜我读了奥斯丁的诗集，明白了达维娜说他的那番话是什么意思。其中有些诗写得过于粗野，但整个诗风并不绵软。也许他是一个可以给你们委员会借一盏注重现实之灯的人。他到底是何等人物？想啥说啥？——就像达维娜说的那样。

你母亲在秋季展销会之后要彻底休息，已经卧床一个星期了，可能正在接受热柠檬加白兰地的疗法。这是她第一个星期没有顺便来访以对我们进行监督检查，也是我们第一个星期不再吃炒茄子了。说实话，这真是件让人轻松的事。

至于我的母亲，她变得有些恍恍惚惚，我明天要带她去看医生。她说起话来总是前言不搭后语——当然，她以前也不是你所说的那种精神很集中的人——曾两次问我你什么时候从哈利法克斯回来。“是渥太华，”我告诉她。“噢，对了，”她含含糊糊地说，“她参军了，她为什么要参军呢？她没有必要参军呀！”你想这是不是动脉硬化的前兆？

噢，上帝啊，我真害怕上了岁数。一上岁数要么精神大减，要么像吉尔·格罗根一样固执僵化。

爱你的
查斯



又及：第一张支付工资的支票金额之小几乎不够付牛奶钱。
你的钱有什么新消息吗？

老城街4号

渥太华，安大略省

11月12日

亲爱的查斯：

上帝啊，真是太棒了！尽管又是大雨又是雾，但谁会在意呢？啊，能搭上那班飞机我真是好运气——我没有意识到我是那么不顾一切地想见到你。万斯起初说他可以让我搭乘部长的喷气式飞机飞往温哥华，我听了心猛地跳了一下（非常猛烈，我的心）。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便大笑几声说道：“那样的话我会看见报上头版登出‘委员会法律顾问接受馈赠’的新闻。”

杰西卡说：“基督啊！乔克，话可不能这么说。当局亏欠了我们，我要有机会才不会放过呢。”（一个生动形象的画面：杰西卡竖起她的拇指站在一万英尺高空的一朵黑云上面。）

“当然，人应该按良心办事，”格雷博士——也就是奥斯丁——插嘴说道，“我去夏洛特镇的时候——也是搭顺风车去的——我自信加上我的体重只不过会多耗费一立方厘米的燃料。如果我愿意，我可以为此付五角钱作为费用。看你这样子，我冒昧估算一下，”他把头一歪，盯着我瘦削的身材说道，“哦，也就二角五分吧，误差只在一分上下。”（他们全都取笑我胃口不好——可惜



他们没见我把你从“幸运数码”店买来的一个星期的食品全吃了。但愿信用卡还未透支,冰箱的门修好了吗?)

不管怎么说,我回来一趟真是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当我走进家门,所有的一切都像预料的那样既陌生又熟悉,就好像我是第一次看见自己的房子——住过了这小小的公寓之后,我的家显得那样宽敞。我真想念它!

因为你把绘图桌放在了厨房,我莫名其妙地有点恼火,对此我一直深感内疚。我到底是怎么了?你当然可以想在哪儿工作就在哪儿工作——尤其是我不在家的时候——不过,不知怎么的,它把我曾经视为独有的地方弄得有些不伦不类。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居然对厨房也有这么强的占有欲!可别让杰西卡听到我的这种心思。我想我肯定是想让家里的东西按我走时的样子摆着别动,那样就好像有一种安全感。

飞离温哥华尚未变黄的树叶,一路便是雪,雪,雪!这里的人不会一下雪就呆在家里。如果一下雪就闭门不出的话,他们整个冬天就都出不了门。相反,他们把车子发动起来,缓缓地在雪地上滑行,直到气温降得很低不能再滑了为止。他们在鞋子外面套上小包,用木板盖住国会山的水泥台阶。我突然开了窍,觉得我从来没有在加拿大度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冬天,尽管我一辈子都住在这里。我们远远地住在西海岸,难怪不知加拿大之冬。

委员会前往温哥华!不错,这是多好的一个机会。由于要奔走呼吁筹措研究经费及日常费用,万越来越为此事焦心——毕竟我们这个委员会在加拿大不受赏识,资助单位一到会,不出一个上午就拉倒。有可能变成个摆设而已。所以万一直嚷嚷着拉出去化缘,以此加快进程。如果我们能用此方法有所作为,岂不是快事一桩?再说,渥太华这里尚是隆冬,我们那边依然雨林



葱郁！多好啊！用玛亚的话来说，这会把他们的心煽得飞起来。

我刚刚把你的来信全部又看了一遍。一边是你的来信，一边是关于九十年代养老金的报告——《人口统计预测》。不过，即使让我在你的信和爱丽丝·芒罗^①的作品之间选择，我也会选择你的来信。我突然想到在我们一起度过的那个令人愉快的整个周末里，我们不曾讨论过夫妻两地生活所带来的问题——也许是因为在我们情欲高涨的心境下最不可能想到这个问题吧。我担心我们分居两地的这段日子会让我觉得不好过，尽管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基本欲望得到满足后还要这么说。（也许是因为虽然时间短我却也完全满足吧。）不管怎么说，圣诞节我们就又见面了。我都等不及了，已经萌生了一年才有一次的过节的冲动。你认为这样的日子你会更不好过吗？（不是说圣诞节的日子，而是说两地分居的日子。）男人们引以自豪的——如果这个字眼合适的话——是他们的性冲动比女人更强烈，尽管我怀疑那只是丈夫们的自吹话。不过你觉得“这种情况”会发生在你身上吗？

这使我想到了（尽管不应该有这样的联想）我不喜欢芬斯特德——马乔里——玛亚这样叫她。她在你去商店的空档溜达进来，看来她一直在注意我们。她只是喜欢玛亚，这对劳里很有好处。她说玛亚正处在容易受影响的人生阶段，所以她正从女人的角度对玛亚略加指点，希望我不会为此生气（我当然不会的）。噢，不过那个每星期二都来的漂亮女人也许不高兴呢——“是清洁女工，”我口气冷淡地说——噢，当然，她本该知道的，只是她自己雇的清洁女工，你知道，是那么邋邋又相貌平平！她从来没有想过……（她真的认为我们家的女工漂亮。）

后来你回来了，她开始对留在家里一个人烧烤又大又危险

^① 爱丽丝·芒罗（1931— ），加拿大著名女作家，以短篇小说享有国际声誉。

又讨厌的火鸡的男主人太表同情之心，又含糊其辞地说了些这么英俊的男人一个人呆在家里没有监督之类的俏皮话（她的意思无非是说容易成为清洁女工和附近其他性欲旺盛的女人的猎物）。我不知道我当时脸上的表情如何，不过当我勉强咧嘴一笑时，我觉得我的牙好像变成了白色的巨齿悬在下唇之上。幸好这时我们要去机场，当格雷格慢悠悠地走出来说他没有很多事可忙，所以不妨陪我们一同去的时候，我很感动。玛亚一路上搂着我，我一想起就忍不住要流泪。

我还是换个话题吧。

我打电话过去和你母亲告别时，她听起来对我们没过去吃饭很生气。我不记得她叫过我们，你呢？（对此我倒是心存感激，我可不想离开我可爱的家，哪怕是一会儿。）除此之外，她听起来很正常，只是问起哈利法克斯的天气。我想我们没有和母亲多呆一些时间，她感到有些伤心了。我会写信去解释的。

我必须、必须开始看这些养老金的报告了。我原以为我的工作干得挺不错，但是近来我思想集中不起来，这让我有些害怕。今天我把事情搞得一团糟，杰西卡大叫道：“天啊，乔克，你人瘦了，脑子也少了些吗？”比少了脑子还严重！乔治·奥赖利抬起他那肥胖的手拍了拍我的手，意思是他理解我。

千百万次地想你在这里就好了（可以对着乔治的鼻子给一拳）。

非常、非常爱你的

乔克

又及：有传言说我可能会去蒙特利尔度一个漫长的周末，以强化



法语。我想这应该是个好机会,却又不愿独自前往,尽管万向我保证说凯瑟琳非常想请我去她家吃饭。这也没有让我感到非常兴奋。也许真要去时会兴奋起来的。

再及:我想我终于想明白了,政府无意之中找到了消除赤字的妙方:“不给员工发薪!”

渥太华

11月15日

现金内附!用特快专递寄去。

我觉得财大气粗,所以请杰西卡去吃饭。用格雷格的话来说,她吃得咂咂有声。连我也吃得津津有味——既然我已回过家,知道你完全可以失而复得,我肠胃之中那扇吃两三口东西就会关闭的铁门也不复存在了。原来在我潜意识之中某个惊慌失措的角落里,我肯定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噢,宝贝,钱来了!我要去蒙特利尔,要去皮尔斯家赴宴。详情后叙。

乔克

又及:转告格雷格及玛亚,让他们把圣诞节的购物单准备好。我如有机会在蒙特利尔买东西的话,会打电话回来。



香雪松大道 29 号

北温哥华,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11 月 15 日

最最亲爱的人儿:

天在下雨,炉火将熄(又出故障了),吉尔·格罗根正在对我做反工会的宣传鼓动,但回想起那个荣军纪念日^①一般的周末却觉得生活十分甜蜜。人间欢乐知多少,但没有任何欢乐能比在双人床上消磨几个小时更让人精神振作的了。夫妻分居——你真是问我对此事的看法?——肯定是为了增强欲望才发明的。除了表明深切的快感依赖于夫妻的另一方之外,它再无其他目的。你也可以随意议论马乔里·芬斯特德,但他们一家星期六下午带着玛亚去野餐,总是件谢天谢地的好事,我们才有幸单独在一起。当他们拎着轻便烤炉,提着装满牛羊肉的食品篮出发的时候,我恨不得吻吻他们那散发着健康气息的红扑扑的脸颊。上帝啊,你真是个尤物。(烧掉此信)我多么想念你的肌肤,哪怕是摸一摸也好。你曾问我,你是不是太瘦了。宝贝,你是最完美的。我希望我能用新颖独特的方式来表达我对你的爱,但我词汇贫乏,我只能说,那感觉就像是第一次。真的,真像第一次。(达维娜·弗洛林断言激情的创作是由金银纯度印记^②和圣母画像优先占有——她可能是对的。我甚至一说情呀吻呀这样的话就忍不住挪动

① 11 月 11 日是加拿大荣军纪念日,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日而定,为纪念两次世界大战中的阵亡将士。

② 打在金银器件上表示符合法定标准的印记,图案精美。



双脚说：“来吧，夫人。”)

你知道我父亲战后仍然在海军效力——这使我母亲大为恼火——我最初的记忆中的一件事是他回家了，噢，我想那大约是一九四九年吧。我也记得裘德姨妈匆匆忙忙把我带到她家度周末，还对我不断地眨眨眼，我想当时我一定搞不懂这是为什么。突然，事隔四十年后，这一切豁然明白了。他们肯定也是在双人床上度过了令他们销魂的时刻——尽管看我母亲今天的样子，有谁会相信呢？（医生给她开了些药，让她好好休息，好像她在我父亲去世后的十年间从来不曾休息过似的。）

我唯一的遗憾是你必须在星期一晚上而不是星期二离家返回。我不想抱怨，只是你星期二再走的话，乔克，我们就会多享受些你的存在。

刚七点我就醒了，大家都相信没工作的人一直会睡到中午，而我却截然相反。我发现自己的思维又活跃又敏捷，刚好可以来修改那首失业诗。我似乎清清楚楚地看见一个又一个的词就印在床上方的空气中，像白色小汽球飘浮不定，那完美的诗行不曾发声就说出了我心中所想。我匆匆把它们记在了报纸的空白处，我手边有的就这么点纸。然后下床走到门厅准备去卫生间。卫生间的门锁着，我轻轻敲了几下，玛亚从里边喊道，她再过一两分钟就出来。

我等了又等。“你最好去另一个卫生间吧，”她最后喊道。我也高声回答说我想冲个澡，所以请她快一点。接下来是一阵沉默。我煮了些咖啡，看起了《省报》。十五分钟过去了，她还在里面。“我在外面厅里等着呢，”我喊道，“你在里边呆得太久了，超出了所需要的时间。”



隔着门我听见了她的哽咽声。

“怎么啦？”我喊道。这时，格雷格起床了，也想洗淋浴。
“她可能病了吧？”他说。

“到底怎么回事？”我大声喊道，“你是不是病了？”

“也许她锁在里边出不来了，”格雷格说。

“不，我没有，”她回应道。不过我们听得出她在哭。你知道她的声音本来就高八度，还像弹橡皮筋一样嗡嗡响。她真的在哭。

“我们最好从窗户进去，”这时格雷格说，“也许……”

“也许什么？”我问道。

“嗯，”他说，“也许，你知道……剃须刀片——”

“咱家没有剃须刀片，”我对他说，“而且不管怎么说，这也太荒唐可笑了。她只是个孩子——”

他耸了耸肩。为什么他耸肩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受不了？
“你根本不懂——”他说。

“玛亚，”我隔着门喊道，“我再给你三分钟时间，再不出来，我就——”

“你要干什么？”格雷格问我。一次直接的挑战。又是剑拔弩张之势。

“我要数了，”我对玛亚喊道，“三分钟后你最好把门打开。”我的上帝，乔克，我毫无道理地想到了小孩子吞食整瓶整瓶的阿斯匹林后昏迷不醒的样子，这想法让我不寒而栗。

我走来走去，格雷格也走来走去。我们等了她三分钟，又多给了她三十秒。她在哭——我们听得见——这么看来她至少没有昏迷不醒。



“我出不来了，”她哭着喊道，听起来像只小狗。

“六十秒，”我说。

“再不出来，我们就要撬门了，”格雷格加了一句。

“我的上帝，”我说。我们像是在演低级电影。

就在这时，门铃响了，把我们吓了一跳。来人是休。她要去开一个联合会议，她解释说，所以她想该比平时早一点，好赶在中午之前把房子打扫干净。

“你们看起来像得了重病，”我打开门让她进来时她说，“万能的上帝啊，你们该没又吃了变质的火鸡吧？”

我给她讲了玛亚的事。

我只好把这事交给她解决。她款款走到卫生间门前，非常镇静，然后猛烈拍打门，说道：“玛亚，我是清洁女工休。你要是不让我立刻进去，看我不揍扁你。”

门开了。我们只看见玛亚的手。休大步走了进去，挥手叫我们走开，又稳稳地关上了门。我听见门锁咔嚓一声锁上了。

我们在客厅里等着。格雷格的脸色像绘图纸，我想我可能也一样吧。

一分钟后，门开了，休探出头来。“家里有没有卫生护垫？”她问道。

“什么？”我呆头呆脑地问。

“卫生巾。有没有？”

我的心格登一下。格雷格冲我古怪地笑了笑，半是尴尬，半是别的什么，天才知道。

“有还是没有？”休问道，听声音有些不耐烦了。

“我想没有吧，”我说。



“我去买，”沉默片刻后，格雷格说道，“‘幸运数码’店该开门了。”（如果我的体内有一滴地中海人的血，我就会激动得去亲他的。）

休和玛亚在卫生间等着。隔着门我听见她们在谈话，但听不清说些什么。七分钟后格雷格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包外形很眼熟的东西。

我又去敲门。门开了。休伸出一只手，接过那包东西，说道：“我们几分钟后就出来。你们怎么不去炒些鸡蛋什么的？”

格雷格用微波炉烤熏肉，我炒鸡蛋。格雷格还摆好了餐桌，唯有这一次，他摆得还算像个样子。我又把咖啡热了热，并切了些葡萄柚。

十分钟后，玛亚坐在餐桌旁大口大口吃着鸡蛋，脸色有些发白，还有点紧张不安。我们也大口大口吃鸡蛋。我上一次这样吃鸡蛋是在什么时候？休在不停地烤面包片，面包片还是供不应求。一会儿工夫半个长条面包就吃光了。我不知道我们到底在庆贺什么。这不仅仅是按古老的神话传说来庆贺脱离了少女时代，尽管有这一部分内容。它还在庆贺脱离了剃须刀危险（尽管我们家没有剃须刀），脱离了药丸，惊恐以及所有以前我并不知道会叫我担惊受怕的事情。不管怎么说，对于我们的孩子们的神秘生活，我们又真正知道些什么呢？我们风卷残云般吃着熏肉和鸡蛋，是因为这是我们能想到的唯一一种办法，以平定被休称之为“黑色狂乱”的情绪。

早餐快吃完的时候，玛亚已经给我们讲起了俏皮话，俏皮的玩笑话（似乎现在又时兴俏皮话了）。她离家去上学前紧紧地拥抱了我一下。我对她说可以不去上学，但她只是像个女人似的看了我一眼。休一边把床单塞进洗衣机，一边绘声绘



色地给我讲起了她的初潮(是在她十一岁时来的)。她讲得过于细致,我都不大想听,不过倒是蛮有趣的。这个世界上有一半人必须经历的一桩事,另一半人却浑然不知,难道不奇怪吗?这使人不由得想知道,一种性别的人身上还有多少个谜对另外一种性别的人讳莫如深。我的感觉是男女互不了解的领域太宽,像足球场一样,这种互不了解不会一夜之间消失——就算派一百个皇家委员会调查研究也没有用——不过谁说得清呢?

很高兴孩子们又返回学校上课了。不过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担心政府与保育员之间的和解是暂时的。休说保育员们受到极大的欺骗——这不是她的原话,但意思差不多——所以她们因为震惊全都麻木了。我们做好了战斗的准备,我们得到的却是一夜之间问题很快解决了。令人扫兴的结局往往妨碍人正确分析问题(休的又一个论点),而且将我们置于不知道是输是赢的境地。不过怨恨情绪还很强烈,其中一些表现就离家不远。昨天夜里,我们家草坪上那块写着“限制进入”的牌子被人偷走了,我们三个人都猜不出是谁干的。有人把为政府歌功颂德的剪报从投信孔悄悄地塞了进来——又让我们三个费了一番猜测。要不是嫌难看,我真想在厨房的窗户上挂一条毯子。乔克,难怪你舍不得取下窗帘。

我有点担心格雷格,不知道他每天晚上都去了哪里,去干什么。前几天的一个晚上,当我收到第一张工资支票之后(口袋里有了钱丁当作响真是件美事),曾提议我们三人到鱼网餐馆去吃一顿丰盛的晚餐。“谢谢,不了,”他说道,“我可不想坐在某个微不足道的餐馆里浪费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

我问他要去哪儿,他只是说:“和朋友们出去一下。”但我觉



得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见过彼得、斯图、本或者他的其他朋友了。

不过,上帝,手中又有了小小的一笔钱真是件美妙的事。桑德森真不失为一家眼光独到、具有超前意识的企业。要干的活时多时少,变化之快让你看不出我们处在萧条时期。然而有一件事格雷格说对了,坐在空阔当风、撤去了地毯的绘图室里会有受辱蒙羞之感。那里咖啡是盛在泡沫塑料杯子里端来端去的——不合环保要求——不过,见鬼了,这些天我心里尽想着其他事情。我接受了创作班同学们的意见,正在重写那首关于失业的诗。鲍勃说:“哇,真是赶上了潮流。”珍妮特说她“很感动,但希望再明确些”。斯坦说:“你把这破玩艺儿写得更难懂了。”梅兰妮说(令人惊讶)我应该写得更辛辣些。特雷西说我文不对题。达维娜则说要回去重新思考诗中表现出来的愤慨。我俯身坐在绘图板前,眼睛看着时钟,嘴里咬着泡沫塑料杯,心里却想着这句话——重新思考我的愤慨。要是我多一些怒火难捺的经历该多好。可惜现在才开始学似乎太迟了。

我去小酒店买了一瓶酒,想送给休以示感谢。你猜我碰着谁了?——你母亲!她抱了一大抱杜松子酒,说是要搞个聚会,招待一些老朋友。她有点怪我没有督促你多给她写信什么的。我告诉她我一定在下封信中提及此事,这就算提到了,行吗?

每过一天,我将从日历上划一下,直至圣诞节来临。

你的半失业的丈夫、你的桀骜不驯的儿子以及你那刚刚步入青春年华的女儿一并向你致意。

查斯



肉体吟唱着不劳而获的曲调
心灵记下了总谱

奥斯丁·格雷

老城街4号
渥太华,安大略省
11月18日

亲爱的查斯:

你的来信今天上午就收到了(加拿大的邮政服务效率提高了),一整天我的心情都很特别——胸口有一种不大舒服的感觉,搞得我一会儿瞎忙一气,一会儿又什么也不想干,忽又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伤心——这么说有些言过其实,但我却不知道还有什么词可用来形容我的心情。我喜欢玛亚还是个小女孩的那些日子,喜欢她在圣诞节那么认真、那么严肃地烤小甜饼,喜欢她在街上溜旱冰时她那长长的晒得黑黑的双腿,喜欢看她和露西常演的那些戏,(还记得露西吗?那个棕色髻发穿背带裤的小女孩?)我们得交二十五分硬币才能看她们的演出。现在这一切全都抛在了我们的身后。不错,是伤心!接着又是做母亲的直觉,觉得好像被骗走了一件重要的东西。我也为玛亚感到难过。这件讨厌的事,母亲至今称之为“祸害”的事,给她带来了烦恼。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潜藏在内心深处却时常感觉到的负罪感,因为当时我不在家——尽管说实话,我倒是在她的衣柜抽屉



里放了一包卫生巾,并且给她提过此事,不过我想惊慌失措之中(那的确是令人惊慌的事)她给忘了。

我觉得有必要找个人说说这件事,碰巧在阅览室里遇到了奥斯丁。他正戴着眼镜仔细阅读奥登^①的作品。(他是在躲避乔治吗?我猜想乔治现在成了令奥斯丁讨厌的人。他每写一段不朽文章,便要拿到奥斯丁跟前炫耀,一双棕色眼睛发着沾沾自喜的光,还要提上个明知故问的问题,如“性别”与“性”这两个词是否可以互换。他要是真连性与性别都分不清楚,那他妻子就可怜了。)

我第一次见到奥斯丁时只觉得他头发已经花白,现在可不这么看了。你会相信他只比万大两岁吗?为什么他显得苍老些?尤其是他的头发不像万那样已是满头白发。(杰西卡给万起了个绰号,叫“来自快乐之乡的人”。)事实上,我以前看见他时就已经注意到他的头发是一种沙色,而不是灰白色。不明白这么一个和蔼可亲的人怎么就一直没结婚呢?

他抬起头来看见我在盯着他看,就笑了,于是我们去了咖啡厅喝咖啡。

“什么事让你这西部人的漂亮脸蛋上愁云密布?”奥斯丁的眼光真厉害!不过我接着又想身为诗人,观察敏锐是其天职。你的来信就在我的小包里,我给他读了一些有关玛亚的段落,并想尽力解释我自己对此产生的古怪反应。他对你的叙述一笑置之,但似乎能理解。他谈到了在原始社会月经所呈现的神秘色彩。他说在《金枝》^②一书中有一个故事讲的就是一位澳大利亚

① 威斯坦·休·奥登(1907—1973),英国著名诗人。

② 《金枝》为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爵士的人类学巨著,在学术界有着深远广泛的影响。



土著人发现他妻子月经来潮时躺在他的毯子上就杀了她,后来他自己也病了,不到半个月便死了。女人被看成是与男人不一样的人,是女巫,是令人害怕的东西,是引来死亡的不洁之人——这就是你在信中谈论的一部分内容,没有被人认识的性充满神秘。

不错,有时我觉得男人和女人沿着两条平行的道路穿越时空,这两条道路遵循几何学的法则,从来不真正相互交叉。随信附上写给玛亚的信。

星期五晚上我乘火车去了蒙特利尔——路上只用了两小时。坐的是一等卧铺包厢,车上供应饭菜,很有航班飞机的风格。(应该这样。)列车一直开到了市中心,这是到麦吉尔大学去耗时最短的旅行了。麦吉尔大学刚好就在市中心。(蒙特利尔有许多温哥华可以借鉴的地方。)

我住的房间家具很简单,但也够用了。从一份打印好的通知上得知九点钟有个聚会,以便大家相互熟悉。这个班的学员有二十来个,但我只和一个人交谈过(他硬缠着和我说话)。此人年约五十,是加拿大税务局的一位高级税务审核员,他刚刚得知“皇家特许会计师”在法语中叫做“comptable agréé”,这可让他大惑不解。第二天早上大家在课堂上互通姓名时,他说:“Ju swee Mon - sooer 麦克布莱德,而且 Ju swee comptable agrayay 在加拿大税务局服务。”^① 法语老师(刚从巴黎来)说道:“En français, s'il vous plaît.”^② 全班哄堂大笑。

① 麦克布莱德的法语发音不准,而且把法语和英语混杂在一起。Ju swee 系 Je suis(我是)之错误发音,同样 Mon - sooer 应为 Monsieur(先生), agrayay 应为 agréé(认可的)。

② 法语,意为“请您讲法语”。



麦克布莱德先生为什么要这么呆板呢？事实上，后来才知道他是个十分不错的人。闲余时间，他喜欢观察鸟儿，当我说不出弗雷泽河^①三角洲有多少种沼泽鸟的巢穴时，他显得非常失望。

法语课上得很有意思，尽管博谢敏先生毫不掩饰他对加拿大式法语不屑一顾的态度。他叫人觉得人类最高尚的愿望莫过于用图尔^②口音讲法语。（你认为那里的法语最纯正吗？）至于加拿大民族主义，则是狭隘离奇的说法。最后是一位温柔和蔼、头发灰白的小个子女人（别看她灰白头发小个子，嘴巴却很厉害，法语讲得非常好。）说话了，我能听懂她说的是“我们之所以对学法语感兴趣，目的是为了和我们讲法语的加拿大同胞交流沟通。”博谢敏先生一听此话，显然受了打击，所以那天余下的时间里一直垂头丧气。

皮尔斯家坐落在西山区拍电影用的战场上，占地不多，有三英亩，万和凯瑟琳这对优秀夫妻称之为家。至于到他们家赴宴这件大事，我在下封信中再叙。

噢，我的天，你们又没暖气了，也许是没有修理好？

必须上床了。又读了一遍《照在幽灵上的月光》。奥斯丁·格雷怎么懂得这么多？

乔克

又及：亲爱的，我很理解你疑神疑鬼的心情，担心玛亚用剃须刀

① 弗雷泽河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中部大河，以 1808 年 5 月来此探险的西蒙·弗雷泽的姓命名。

② 图尔是法国中央大区安德尔—卢瓦尔省省会，系历史名城。



啦,服阿斯匹林啦,不过躲在卫生间里哭是少女常干的事。我记得清清楚楚——而且当年我们家只有一个卫生间。

再及:为什么你不直截了当地问格雷格到哪里去了?而且一定要他说个明白。另一方面,我们不要过于担心,好吗?

香雪松大道 29 号

北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11 月 22 日

亲爱的乔克:

84

我的上帝,如果你置身家中,身处其境,而不是在有好莱坞之称的西山区看热闹的话,你也会担心的。我担心,我没办法不担心。玛亚大部分时间都去芬斯特德家烤甜饼或用混凝纸浆做圣诞树上的装饰品。她自己的家怎么了?(我脑海之中有一个细小的声音不停地问这个问题)只是因为我不懂怎么样配制混凝纸浆?

不错,你说得很对。我会对格雷格说个明白的,尤其是他每晚都出去,有时到半夜或更晚才回来。假如他的学习成绩滑坡,我老早就下决心制止他了。但你也看过了他上一次的成绩单!我估计真正让我担心的是他好像有很多钱,财大气粗的样子。不管怎么说,他从哪儿弄来钱?我有权过问吗?他在贩毒吗?我知道这样想听起来很荒唐,但更奇怪的事却发生了。



前天夜里,趁他外出之时,我把要尊重孩子们隐私权的虔诚信条抛在了一边,对他的房间进行了一番彻底的检查。我把所有的地方都看了一遍,包括床垫下、壁橱后,以及他那凌乱不堪的抽屉。我发现的是一本正经女子裸体画刊和大约四十只卷起来没洗的袜子。就这些了。另外还有一封给你的信,写了一半,日期是九月三十日。上面写着:“你好啊,妈妈,在首都感觉如何?”

休似乎认为我操心的是政治问题,所以昨天晚上硬拉着我去参加团结工会的一个会议,她的理由是作为一个失业者和单身父亲(这两种说法都不恰当,不过……),我应该尽快加入政治联盟,该联盟正在不遗余力地为我的利益而战。到会的人很少,聚在商业大厦一个租来的大厅里。就像休所说的那样,这情形不像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刚刚经历了一场历时十三天的罢工运动。人们似乎把整个事件早已忘却了,忘得那么快,就像它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

会上大约有四十来个人拟定了举行两次示威游行的计划。一次是为了保护房客的权利,一次是为了替本省残疾人呼吁。我们在几份请愿书上签了名,又听了几个人的发言,后来休和我,还有一位气愤至极的年轻女子去喝咖啡。(这个女人是休的朋友),我以前没见过气成这样的人。她是个单身母亲,她的房租刚刚上浮了百分之十五。在平常她看上去不会超过三十岁,但狂怒之下,她的嘴角和眼圈一带堆起了疙瘩和皱皮。更有甚者,她的脖子不那么干净,眼镜片上也污迹斑斑。我都想走过去把她的眼镜取下来用纸巾擦一擦,不过我没这么做。她一开口说话就大喊大叫,我觉得我们都快被震出咖啡馆了。还一会儿把墙捶得咚咚响,一会儿又大骂政府。



还骂男人，骂男人都是残渣，男人都是臭狗屎——咖啡厅每一个角落喝咖啡的人都听到了她这一番言论。男人决不心甘情愿地放弃权力，所以要把权力从他们手中夺过来。

我被这话吓倒了吗？（我能想见你在问我。）是的，吓倒了。不过我也觉得这种破坏性的愤怒真没意思。它最终带来的后果除了胸气不畅、面目狰狞外还有什么呢？休一再说——这是过后的事了——愤怒是引起动乱的燃料。我想说：“那么引起的是哪一种动乱呢？”但又忍住没问。这些天来我老觉得自己不合时宜，拿不准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

今天是二十二号——再有一个月，你就飞回来了。能说个准日子吗？

爱你的
查斯

86

又及：下星期我一定要查查格雷格的事。

老城街4号
渥太华，安大略省
11月27日

亲爱的查斯：

终于有了喘气的空儿，可以坐下来好好跟你谈谈我在皮尔

斯家度过的 très étrange^① 的夜晚。Mon aventure^②, 请原谅我用法语。

万坚持要我搭他的便车, 尽管我无力地辩解说自己坐出租车也很方便——无力是因为在从车站到大学的短短行程中, 从前的日子在眼前闪过了好几次, 而当另一辆出租车横在我们面前时, 我还学了挺有意思的法语, 不过可能不是在图尔说的最纯正的法语。

你也知道, 西山恰好坐落在市中心。多妙的安排呀! 一名侍女打开门, 接过我的外套, 万领着我上了三四层阶梯, 穿过一个门厅。这个门厅比我们家的起居室还长出一米。然后进了一间房子, 地上铺着厚厚的中国绣花地毯——白底上绣着竞相怒放的荷花——白色的天鹅绒软椅, 漂亮的大理石壁炉里火苗正在跳跃。(这是书房。) 那侍女等我要了苏格兰威士忌便离去, 接着凯瑟琳·皮尔斯太太仪态万方地走了进来, 就像布利坦尼亚号驶进了温哥华港。她是个大块头女人, 不是说她胖, 而是指她长得结实, très formidable,^③ 跟万斯差不多高。她松松地披了件光滑的印花绸袍, 袍子在她身后不停地抖动, 宛如赛艇上的大三角帆。浓密的淡黄色金发在脑袋周围绕成大大的发环, 用梳子固定着。她属于撒切尔夫人认为好看的那种人, 有英国人特有的红润皮肤, 还有一副好身材。看不出年龄。这就是父亲常说的“耐看的女人”。眼睛像猫的眼睛一般发绿, 令人称奇。(我不由得琢磨他们孩子的眼睛融他的蓝与她的绿在一起该是怎样一种颜色。)

① 法语, 意为“非常奇特”。

② 法语, 意为“我的奇遇”。

③ 法语, 意为“特别高大”。



她说话瓮声瓮气,带着口音,刚开始我还以为是英国口音,后来才确认是学威廉·巴克利^①的口音。“参议员老提起你——很高兴你终于来了,塞尔比太太。”

我克制住自己要行屈膝礼的冲动。

“噢,请叫我乔斯林——”

“叫她乔克好了,”万很直率,说着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凯瑟琳没理他。“乔斯林,”她说,“好动听的名字。听说你在学法语,多没意思呀!我猜准是参议员劝你学的。”

“并不是所有的加拿大人都像你这么老脑筋,凯瑟琳,”万说,“乔克或许对了解我国另一种官方语言很感兴趣。”

“去!”凯瑟琳冲万做了个不耐烦的手势,“没必要见人就说当地话,还自以为那样就爱国。我在这儿住了二十年了,任何时候都不觉得需要讲英语之外的语言。如果跟我打交道的人不说英语,那是他们的问题。我既不愿干扰他们的生活,也不希望他们干扰我的生活。”数落完双语制带来的苦恼之后,她就紧盯着我看,也不觉得唐突,欣赏起我那身质地良好的蓝色丝绸礼服——谢天谢地我穿了它——还有那双浅口鞋。“现在我说,”她接着说,“参议员,如果你克制一下你那老替别人说话的坏毛病,让乔斯林自己说说她的情况,我非常乐意洗耳恭听。”

我试图安慰他们俩,就打圆场说学会另一种语言就多一个机会。“再说可以把周末利用起来。家人不在身边,周末有时闲得发慌。”

“你有孩子吗?”从她热情洋溢的语气中可以断定孩子是个好话题,我赶紧夸大自己的母性。“两个,都十多岁了,”我说,自

^① 威廉·F·巴克利(1925—),美国作家、编辑,在美国舆论界很有影响。1966年起主持每周一次的电视采访节目,很受欢迎。



豪得好像刚生了孩子似的。

“都上学了,对吧?”

他们不上学能呆在什么地方呀?“对,都上学了,”我说。

“是夏温尼根湖私立中学吗?我很多朋友的孩子都在那儿。”

我一下子觉得自己土气得不得了,就像是个蹲在热带雨林中拍打长筒鼓传递消息的土著人一般。我只好承认孩子上的是公立中学,而不是私立的。幸好这时女佣端来了饮料,我才稳住了发抖的心神。

凯瑟琳接着问谁在照看他们。“女管家吗?”

“是孩子们的父亲。”

“他们的父亲?”难以置信。我可以看出她认为这是破裂家庭常有的事儿。为挽救我们的婚姻,我忙不迭地絮叨起来:“事实上他干得很好。上周末我终于回了一趟家,看到他们没有我照样过得那么好,我的自豪感受到了打击。”

“上个周末?”

对于她这种刨根问底的兴趣,我实在有些吃惊,但我也马上肯定了是在上周末,十一月十一号,是个假日。

“你是说,你来这儿只是为委员会办事?”

“是呀。但有一点,我不是委员会的成员,我是委员会的法律顾问。”

“凯瑟琳,你如果能听别人说一会儿,”万插进来说,“就不该让我们的客人忍受你这些烦人的盘问。别理她,乔克。”不过我能看出我已经通过了凯瑟琳的层层盘问,因为她忽然和蔼地笑了笑(令人惊奇),说道:“你肯定太寂寞了。参议员,你干吗不早些带她来这儿过周末呢?”(死了这条心吧。)

一阵门铃声救了我,万说:“噢,肯定是奥斯丁。”说着站起身



来。得知奥斯丁也来,我顿时放下心来。

万刚离开,凯瑟琳就示意我坐到她身边,急急地说:“我希望参议员刚才拿的这张下流无耻的小报没有令你难堪,没有吧?”

我不禁大吃一惊。看了所附的这张《蒙特利尔新闻》上瓦莱利·塞里斯的闲话专栏剪报,你就会明白了:

谁能够想到我们自己的参议员、蓝眼睛的皮尔斯,会成为热心的女权主义者呢!他追求男女平等的劲头如此狂热以至于带着(用纳税人的钱)他春风得意的年轻女助手一路前往哈利法克斯!跟着我们的飞毛腿参议员去见识一下自由党会议上搞政治分肥的种种手段,会叫你受到再好不过的教育。

皮尔斯参议员家住蒙特利尔。他跟闺名叫凯瑟琳·内斯比特-霍姆斯的女士结了婚,她是内斯比特-霍姆斯家族巨额财富的继承人。他们有两个孩子,都在瑞士上中学。

我当然明白了凯瑟琳为什么刨根问底,于是脱口说道:“就连杰西卡也说媒体在这种事情上纯属瞎说。”

“杰西卡?”

“是的,杰西卡·斯莱特里,你认识的——”

“我对她非常了解。”凯瑟琳踱到壁炉跟前,拿起火钳狠狠地敲打闷烧的木柴。(尚未燃尽的不多几块木柴突然冒起熊熊火焰,我并没有感到意外。)”“我很同情你,亲爱的。”

好了,就谈该死的一会儿吧,我想。关于杰西卡,在某些方



面我或许看不惯她,但有很多地方我确实赞成她。经过快速的内心斗争,我清清嗓子说:“我非常尊敬杰西卡。她有很强的社会责任心,心甘情愿地为妇女的事业而奋斗。”

“杰西卡·斯莱特里,”凯瑟琳冷冷的绿眼睛紧紧盯着我,操着地道的波士顿口音慢慢地一字一板地说,“是个大婊子。”

正在这时,奥斯丁和万进来了。凯瑟琳大叫着欢迎之词冲到奥斯丁身前,他踮起脚来亲了亲她的脸颊。很明显,他在这里不是生人。

“啊,乔克,”他说,接着转向凯瑟琳,“你干得不错,请来了乔克。要喂饱她花不了多少。”

“我从不节食。见好吃的马上投降。”凯瑟琳说得很坚定,领着我们进了餐厅。等我们入座后,她问奥斯丁在写些什么。

“这些日子我什么也没写,主要忙委员会的事。”

“我说那纯粹是浪费。对于这种委员会及其宗旨,我持严肃的保留态度。现在贫困也女性化了。”她好像在谈一种疾病。“自命不凡,”她不屑地哼了一声,“女性贫困在加拿大很普遍吗?我表示怀疑。”

我觉得自己的脸在发烧,但奥斯丁只是笑了笑,平静地打量了一下偌大的餐室,说:“问题不算太明显,对吧?”

男仆(不是雇来包办宴席的人。或许是男管家?)撤下了牡蛎——比去年我们在霍恩比岛^①上采集的还要好——换上了色拉,凯瑟琳说:“我一直很富有,也并不因此心感不安。不能说 I 自愿选择了当富人,因为我从未试过别的营生。参议员当然选择了当富人,而且他不喜欢当富人。”

“现在我仍然不喜欢,”万轻轻地吐出这几个字,声音含混不

^① 霍恩比岛在乔治亚湾,位于温哥华岛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大陆之间。



清。“这正是我要尽力抑制富人的原因。”

“你确实抑制了，”凯瑟琳答道，“你娶了我。”说着她忍不住大笑起来。奥斯丁微微一笑，我只管埋头吃桌上的莴苣菜。

“真是的，凯瑟琳，你这样会给我们的客人留下个错误印象。”

“胡说。奥斯丁，你听了我的话有错误的印象吗？”

“不，亲爱的，我没有，但是不能体会你幽默感的人——我们是否可以这么说——可能会觉得迷惑不解吧？在我的记忆中，当年的万可不是衣衫褴褛的穷小子。其实我隐约记得他总是昂首挺胸地跨进哈佛大学的校园去找网球伙伴，再说他那时也过得很不错。”

“谢谢你，奥斯丁。”万接着转向凯瑟琳，挑衅地说：“不是你把我从贫民窟中解救出来，亲爱的。等到你把自己拴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已经过得相当舒适了。”

“过得舒适跟富有之间是有差别的，”凯瑟琳直截了当地说，“我一直都很富有，可参议员并非一直富有。有学问可买不回上等的勃艮第酒，对吧，奥斯丁？”

奥斯丁还没来得及回答，万已站起身来，显得极其慎重，小心翼翼地走到桌子的另一端，跪在凯瑟琳脚下，极其郑重地握住她的手，在她戴在无名指上的钻戒旁吻了一下，接着又翻过来吻她的手掌。

“亲爱的，”他说——请注意，查斯，他几乎是在耳语，声音是那么温柔，你肯定会以为他们正处在美妙的热恋之中——“我乐意请你吻我的屁股，作为我吻你的回报。”

幸运的是，他说的是法语。

不幸的是，我这个周末专心学法语的学生，此刻竟显出学习的成效，每一个字我都听懂了！我觉得脸刷地红到了耳根，就尽



量弓着腰，埋头像兔子一样一点一点地咬着盘里的莴苣。

“啊，快起来，别跟个傻瓜似的，”凯瑟琳说，听起来有点儿难为情，但很高兴，“要知道跟我讲法语是很不礼貌的，我又听不懂。”

当万蹒跚着走回他的椅子时，我冒险从菜盘上抬起眼来，不幸和男仆的目光碰了个正着。他的母语肯定是法语，因为他看上去极不自在。实际情形是，他转眼间就跑没了影儿，另一个看不出性别的仆人进来收拾了色拉盘子以及盛白葡萄酒的杯子，又换上盛红葡萄酒的酒具。

“乔斯林似乎很欣赏杰西卡，”凯瑟琳问，“她长进了吗？”

“就算有长进，也不明显。她把我最好的勃艮第酒泼了一地后，我不得不找人来洗刷地毯，”万说。

“毫无疑问，她肯定穿着破旧的衣服，滔滔不绝地演讲个没完，那口气仿佛她是天下第一。哼，我至少比她体面，不用靠摆穷过日子。”她又打了个手势，我们面前就摆上了惠灵顿牛肉，还有用荷兰酸辣酱拌好的小胡萝卜、土豆和芦笋，精美诱人。（别担心，查斯。我不会被这些美味佳肴拉下水。）

我开始说杰西卡帮助琼的事儿——我给你讲过这个故事吗？你该记得住在一个集体之家的琼，为躲开经理的纠缠，辞去了那份拿最低工资的破工作。且看，好一个老辣的杰西卡——没要琼陪伴，也没让琼知道——昂首阔步地走进惹了琼的那家餐馆，找到了好色的经理，威胁说要告他性骚扰，这样琼后来去办理分居手续时，一切都很顺利。

奥斯丁大笑起来，万举起酒杯，提议为“老胖子杰斯”干杯。凯瑟琳问：“这位琼不知道杰西卡插了一手吗？”

一个好好的故事，再要解释一番就没意思了。怪我无知，以为凯瑟琳不懂分居办证是怎么回事，因而没听懂这个故事。“是的，琼不知道——”我开始解释，但马上被打断了。



“做好事，”凯瑟琳直率地说，“总是插手别人的事儿，不请自来。杰西卡向来如此。”

我抬起下巴，不仅仅因为她言辞激烈，还因为我觉得她的话有一定道理，尽管让人听了不舒服。不插手别人的事，这是中产阶级的道德观，伊丽莎·杜勒特尔的父亲常这么说。或许琼真的不喜欢杰西卡来管她的事儿。

“凯瑟琳，亲爱的，想不到你是个激进的自由意志论者，”奥斯丁轻声说。永远是个和事佬。我想起杰西卡常说的一句女权主义口号，正要拿出来反击她，奥斯丁这么一说，我再没讲出来，也许不讲为好。（和杰西卡交往以来，我的责任心要么加强了，要么下降了，随你怎么看吧。）这时那个“仆人”——最初的那位——吸引了我的视线，他端来了一个十二层的法式果仁大蛋糕，每一层都塞满了诱人的、吃了又会发胖的甜东西（我根本吃不完）。

离开之前我还跟这位厉害的凯瑟琳单独交谈过一次。她问还有没有别的人像我这样为委员会工作。

“只有乔治·奥赖利，是位作家。”

她叹了口气，好像突然觉得累了。“有女秘书吗？”她又问。

“噢，当然有。是伊维特——万斯的女秘书。”

“漂亮吗？”

我点了点头。“她为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我主动加了一句。

“我知道她肯定会是的。我们去跟他们一块儿聊，好不好？”

在奥斯丁开车送我回大学的路上，我忍不住问，“她为什么恨杰西卡？”

“这还用问吗？”奥斯丁笑了，“她们注定要进行较量的。凯瑟琳可不仅仅是另一个富有的社会名流，你该明白。”

“不仅仅是？那她还是什么呢？”



“一个小有名气的历史学家，定期在麦吉尔大学发表一些独到见解。麦吉尔大学受她赞助，出于感激，她一发表见解就马上报之以赞扬。实事求是地说，她是位很好的历史学家，尽管她的结论我不尽赞同——比如关于共产主义的起因和财富分配不公的后果等。搞学问之余她还养马。”

跟谁呢？我心里想(但没问)。“她说万娶她是看上她的钱，她说的是心里话吗？”

“恐怕是。不过别忙下结论。她是豆腐心肠刀子嘴。再说，她也有她的难处。也许是谣传万只看上她的钱。”

“她也真的太无礼了。”

“很富的人往往如此。”从奥斯丁那里我能得到的也就是这种泛泛之论。

我要下车时，他拍了拍我的手，说我给委员会带来了西部的新鲜气息。

他也喜欢我开的玩笑。别介意。

Beaucoup d'amour, encore^①

乔克

又及：真可惜在皮尔斯家我没有带装剩饭喂狗的食物袋，不然就可以把我没吃一口的果仁蛋糕打包寄给你。太遗憾了！

再及：很高兴你已下决心管管格雷格了。

① 法语，意为“挚爱如旧”。



香雪松大道 29 号

北温哥华,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12 月 6 日

亲爱的乔克,

这一星期特别忙。不知怎么回事,我的社交生活一下子兴旺起来。也就是说,原先无人问津的我竟然有点儿分不开身赴宴了,尽管它和你在蒙特利尔 avec comédie domestique^① (你大概会用这两个词,肯定会。)中所享用的大餐无法相提并论。

星期二晚上我真的有了一次分不开身的宴请。桑德森公司在国际广场举行每年一次的圣诞狂欢,恰在同时,达维娜决定邀请全班同学到她的公寓举办期末聚会。

真不敢相信,转眼我们已经学了课程的一半,而我所写的不过是半首诗;就是这半首诗,我也觉得应该扔掉。尽管如此,半首诗也比鲍勃(那位警察)写得多。他正忍受着思路阻塞的煎熬——要知道,我长这么大从来都是一写字就思路受阻。我满以为达维娜会很生鲍勃的气,可她却深表同情,并建议他去试试催眠术。这法子似乎很灵验,等他经过治疗思路打开了的话,不知会写出什么东西来。对不起,扯远了。

我跟达维娜说了星期二晚上时间安排上的冲突,她脸上现出遭了拒绝、非常难过的神情,致使我立刻告诉她我一定会

^① 法语,意为“家庭喜剧”。

安排好,赶到她那里。“你能带盘热菜来吗?”她问,迅速地恢复了原来的神情,“再多带些酒好吗?”

我把你母亲做的一块茄子火腿蛋糕解了冻,又觉得有点儿寒碜,便买了一罐普朗克酒。这种酒你我还是在刚结婚那段穷日子里喝过,后来再不喝了。玛亚热情地熨好了我的旧格子上衣,两个孩子挥手跟我告别。

达维娜,还有她的三只猫——一群阉了的公猫——住在伯纳比山脚下那个淡灰色的低矮公寓区里,你该记得那块地方吧。这是我多年以来第一次走进一个真正没有家具的公寓,只有一堆堆凹凸不平的盖着印尼棉布的东西。我进去的时候,达维娜正微笑着,稍稍有些醉意,身上也披了一块印尼棉布,倒也挺配她的。“我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她说着拥抱了我,嘴里一大股烟味。

我们七人团团坐在放在地板上的垫子上——试试看,席地而坐时你的背部肌肉会怎么样——吃着用纸盘子盛的烤三文鱼和茄子火腿蛋糕,用厚厚的喝咖啡的大杯子喝着我带去的劣质葡萄酒。

刚开始我觉得自己老得可怕,仿佛身上裹了别人的长了鳞的老皮。但是,等两杯普朗克酒下肚之后,我终于服了,认为自己还是选对了聚会。鲍勃肆无忌惮地乱说,给我们讲他在百老汇大街上追捕一个男扮女装的银行抢劫犯的经历,梅洛迪抽着大麻叶制成的烟卷,告诉我们她为什么不相信维生素E,珍妮特表示完全赞同。特雷西给大家看手纹(说我会遇到爱情悲剧),斯坦躺在达维娜垂下的衣摆下沉沉睡去。接下来达维娜给我们读了几首她的诗,大多是关于血液呀、头发呀,以及脆弱的骨头什么的。珍妮特放声大哭,特雷西看上去



也要哭,这时我说我不得不走了——家里有两个十多岁的孩子,嘿,嘿——像个被判缓刑的人一般跳起来冲向汽车,驶过了第二座海峡大桥。这是一个少有的晴朗的夜晚,温度刚好在冰点左右,望见北海岸的灯光比平时更加诱人。这时我才明白自己选错了邀请。我实在该高高兴兴地呆在家里,继续做送给你的圣诞礼物——现在还不能泄露玄机。

还有两个星期。玛亚在厨房的挂历上一天天地划着日子。

爱你的
查斯

又及:我非常喜爱你的来信,可你能不能少用些法语词。天哪,那感觉就像信里蹦进了跳蚤。

老城街4号
渥太华,安大略省
12月11日

亲爱的:

在传统的 Noël^① (对不起,这是法语词吗?)到来之前,先给你去一张短笺,然后人就飞回家来——也不可能太快,说回就

① 法语,意为“圣诞节”。



回。我们那些老朋友现在在哪儿？星期六晚上总呆在我们家的查普曼夫妇、克拉克夫妇，还有蒂克诺两口子，他们义无反顾地丢开印尼棉布，发誓要过上外穿天鹅绒内穿上好鹅毛绒的生活。这些力争上游（令我吃惊的措辞）的老朋友们，给你打过电话吗？是不是他们有意让咱家过一个清静的圣诞节？

提到鹅毛绒（东部产的），那也算一种小小的新潮。我自从小在蒙特利尔度完周末之后，好几天没有见到杰西卡。她出去了，好像有什么秘密任务。然而，星期一，当我走进与听证室相连的休息室时，发现她已经坐在那里翻阅上午的报告摘要。我赶紧走上去，告诉她我已经去过皮尔斯家了，可她连眼皮也没抬一下。“走开，我正忙着呢，”她说。好厉害的杰西卡。

我很快翻完我要看的报告摘要，转身准备离开。刚走了两步，就被杰西卡拦住了。我知道她会这么做的。“唉，他妈的，我想我迟早得听听。”她拿出一支烟，又在牛仔褲上擦着了一根火柴。“拿把椅子坐下，我们好好谈谈。”

“听着，杰西卡，”我告诉她，“对于你不愿意了解的任何事情，没人强迫你听。”

“说吧，乔克，没什么大不了的。”她猛地拽过一把椅子。“坐下来，实话实说。我简直成了一只叽叽喳喳的麻雀。把最坏的消息告诉我吧。你很喜欢凯瑟琳。”

“不完全是，”我说，尽量使自己的口气缓和一些，“她有点——你知道的——难对付——”

杰西卡叫道：“我的天，乔克，你的眼光真敏锐，该得个 A 了。”

“她也不怎么喜欢你。”

杰西卡猛地向后一靠，像匹受了惊的马一般。“为什么？她都说了我什么？”



“她对我深表同情，因为我不得不与你共事。我觉得这也算是目光敏锐。”

杰西卡的脸慢慢变成灰暗的砖红色，我却实在板不住脸，便放声大笑，这时候她的脸色恢复了正常（一片红一片白的），说道：“好了，废话少说，谈正经的吧。西山那对男女究竟在散布什么谎言？”

我把情况大致说了一下。“奥斯丁说，他没想到凯瑟琳是如此激进的自由意志论者。”

“奥斯丁也在那儿，是吗？”她向后靠进皮沙发里，同时抬起脚将那双饱经风霜的靴子放到咖啡桌上，在她刚才翻阅的报告摘要上弄下一道道黑印子。“因此，凯瑟琳希望我不要管别人的事，对不对？我想事实上我已经给她提过两次醒了。她还是讨厌法语吗？”

“嗯——确切地说，算不上讨厌。各行其事吧。”

“她哪能不讨厌呢。”她边说边把脚从咖啡桌上移开。我告诉她凯瑟琳和万在一块儿看上去并不幸福。

她重新坐下来，大口大口地吸烟，这时我从她眼中的闪光可以看出这个消息并不完全令她沮丧。“是吗？”她问道，“在哪个方面？”

接下来我一一告诉她，凯瑟琳是如何不停地暗示，万是为了她的钱才娶的她——“真是高见，”杰西卡哼了一声，我又讲了她如何打听伊维特的情况，“可怜的老凯特。你有钱想要什么就能买到什么，却买不来放心。”——我还讲了万如何用法语说要她吻他的屁股。

杰西卡爆炸了，坐在那里直喘气，又连连抽烟，直到陷入一阵猛烈的咳嗽这才止住。

查斯，要是你在场，你可能会责怪我们在别人背后嚼舌头。



我们的确是在嚼舌头。感觉还不错——这使我意识到我是多么想念贝思·蒂克诺、玛琪和格温，以及家里的每一个人，还有我们的午餐，以及打电话闲聊。

杰西卡和我说得正起劲，这时奥斯丁走了过来，目光越过鼻尖上方的半圆形眼镜打量着我们。

“感谢上帝，我非常高兴你能去参加法语培训，乔克。换了我，也无论如何不会错过那样的机会的。”杰西卡把脚从桌上移开，拿香烟敲打着烟灰缸，然后将报告摘要塞进破兮兮的公文包里。“快点，马上就到十点啦。嗨，奥斯丁，在 *haute monde* ^①玩得开心吗？”

奥斯丁摘下眼镜，仔细地擦了擦，吟诵起来：

我坐在这儿浏览报告摘要，
西山的可怜人在受煎熬。

我得走了。只剩下十二个白天！（还有十二个夜晚。）我快等不及了！

爱你的
乔克

又及：你在给我做圣诞礼物吗？还记得那一次吗，我给朋友们的孩子做了塞满甜食的袋鼠？后来起了泡沫的填料往外漏，慢慢地滴了两个月，还记得吗？克莱尔·查普曼说这些滴漏的袋鼠可

^① 法语，意为“上流社会”。



以帮她了解孩子们跑到哪个屋里去了。

香雪松大道 29 号

北温哥华,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12 月 15 日

亲爱的:

今天晚上还给你写信,真有点发疯——再过八天七小时你就到家啦(我可以想象你特意戴着深红色帽子一阵风似地跑进来),但我手里的笔却痒痒得很。或者更确切地说,我的打字机正在乞求我手指的爱抚。圣诞树已经“歇息”在门口,肥鹅已经进了肉橱——甚至火鸡也已呆在冷柜里了。(你知道在商店里偷东西的贼偷鹅干什么用吗?)圣诞布丁承蒙马乔里·芬斯特德关照,正放在“阴暗凉爽的地方”发汗。(这是她的指示,非叫这么做不可,我都不好意思说我们不爱吃这么做的布丁。)

我刚刚结束了自己的圣诞购物之行。我给格雷格买了一把时髦的吉他。休帮我挑的——我们用了星期六一整天才找到合意的——不过玛亚的礼物得等你回来后再买了。我怎么知道 T 恤衫的质量好不好呢?还有,你的礼物快准备好了。真想看看你的脸,我都快熬不住啦。亲爱的,送你的礼物太棒了,你本应该早早得到它。

我想给达维娜·弗洛林买一本奥斯丁·格雷的新书,可是



我们这儿没有。你能不能买上一本？书名是《水的循环》，由名叫“甜葱”的一家出版社出版。还有，你能让作者在书上为她签个名吗？对她来说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我给你母亲买了一盒六瓶装的法国博若莱葡萄酒，虽然算不上特别纯正，但按商界的话来说，各项指标还不错。给我母亲买了一件睡袍（当然她会说是晨衣），柔软适度，稍微带点粉色。另外，我给吉尔·格罗根买了一本《迪芬贝克岁月记》^①——费了不少周折才买上。

我和吉尔又和好了，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不管我们当初是因为什么吵起来的，到了今天，无论如何算是平息了。今天一大早，一张短笺从信箱口滑了出来。我去取报纸的时候看到它滑了出来。一张白色的小卡片放在小小的白色信封里，很像你母亲那些永远友善的短笺。上面写着：“愿与我在温哥华俱乐部共进午餐吗？十二点一刻见。吉尔·格罗根。”

你知道我对温哥华俱乐部的感情。我也明白你对它的感情。但是他没有给我 RSVP^② 的机会。我向你保证，要是给了的话，我肯定会抓住不放的。这条老恐龙满以为我正巴望着一顿不掏钱的午餐呢。

十一点四十五分，我在起居室的窗口看见他将车开出了车道。十一点四十六分，我驾车出发，尾随他一直到了狮门大桥。他向我招手致意了吗？——没有。我也没有向他招手致意。我们像僵尸一般在中午的车流中蠕动前行。过了大桥，我跟着他穿过斯坦利公园（正是景象萧条之季，满眼暗褐色，

① 约翰·迪芬贝克(1895—1979)，加拿大进步保守党领袖，1957年至1963年任加国总理。

② 法语缩写，意为“请答复”。



灌木上落满尘土,树皮干裂),然后驶过乔治亚大街。我甚至跟他一块儿进了温哥华俱乐部的停车场,并且将车停在他那辆白色的老爷车旁边。我们同时打开车门,然后“砰”地一声同时关上。“嗨,”他说,似乎见到我很吃惊,“你过得怎么样?”

“还凑合,”我回答说,尽量避开他那双狡黠的眼睛。

他已经预定了壁炉旁的一个双人座位。第一杯马丁尼酒眨眼间就下肚了。

我们谈了谈天气。我们谈到你以及你的法语进展情况。(你居然学法语,他感到很吃惊。不抱赞赏态度的吃惊。)我们还谈了狮门桥和白浪。他还告诉我,现在国库券是一种前景不错的投资。我们吃了奶油牛肉块,然后又吃了一碟草莓。一瓶上等的葡萄酒不知不觉喝完了。服务员脚步轻柔,态度和善。我给他谈了谈我上的创造技巧班,并问他是否知道奥斯丁·格雷的作品。

“谁?”他很客气地抬高声音问。他告诉我他在旧金山的女儿死活不肯回来过圣诞。他又提到了他的胆囊,愿上帝保佑我们,还有他的前列腺。我给他讲我在桑德森公司的工作,并告诉他,要是经济好转,我有可能被长期雇用。“哼!”他说,那就跟我们期待政治好转差不多。他又讲了一个不错的滑稽故事,是关于格拉斯诺斯和佩利斯托卡的——等到圣诞节你得让他跟你讲一讲(我已邀请他来吃圣诞晚餐),接着他付了账单。我们一起走到停车场,握了握手,然后重复了来时的经历,只不过这次是他跟着我。几分钟前,他从他家窗口友好地向我招了招手,我也招手回应,一切都好像发生在梦中,挺滑稽的。只有你一个人明白我们在窗口招手的情形。

残酷的分离造成的最令人沮丧的后果是,我不能把发生



过的事立即向你重演一遍。那些真正分开过的夫妻，怎样处理他们引以为自豪的经历呢——埋葬它们？为它们做一首轻快的小诗？把它们蒸熟作晚餐？哦，上帝，我太需要妻子了，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替代。

快快回家吧，令我心旌摇荡的宝贝儿，我将用冬青、用人世间你想要的任何东西来装扮你。

你的
查斯

老城街4号
渥太华，安大略省
1月5日，星期天

105

亲爱的查斯：

我现在还很激动，不知能否写完这封信。这已经是我第五次动笔了，不管写得怎么样，就是这一封了。有些事必须说一说，我实在忍不住要说出来。我明白或许该说的应是“对不起”，可是，实际情况太复杂了，我便不能只简单地说句“对不起”。

当然，对于我那天的举动，我深表歉意——当我走进自己的房子，它的每一个角落我都拖过，擦过，刷过漆，都曾爱过，它的内部，就跟身上穿的衣服和嘴上唇膏的浓淡一样，都忠实地反映出我灵魂深处的东西，现在却彻底变了个样，我忍不住痛哭流涕



——我写不下去了。

走进四个月来你日思夜想的地方，忽然发现它消失了，被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和塑料挡板盖住了，那些东西根本无法抵挡海湾的大风——上帝啊，如果你不是这一切的创造者，原来一切的破坏者，你也会大叫大嚷的。对不起。

我现在一说起这件事仍然有气，一说起我就忍不住想走到阳台上的雪堆里，把花盆摔到封冻的荒地上。

唉，上帝呀，那肯定是你夜以继日地苦干出来的，所以我发火的同时也深怀无可比拟的负疚感。正是这种负疚感一直在劝我拉倒算了。为了能准时放假过圣诞节，我们好不容易忙完了闹哄哄的工作，这样我势必情绪不好。我很想对你说等我习惯了，我就会喜爱这些变化的。你当然懂得多，大可不必跟我商量敲掉墙壁的事儿——你毕竟是建筑设计师，是专家，有权利把你的观点强加给不懂的人。

可是，我做不到。我不能口是心非，我确实不是那么想的。我还以为这是我的问题，应该由我设法解决——不，这么说也不对。这也是你的问题，我们俩得共同想办法解决它。

世上没有哪对夫妻不经历紧张期。我们俩几乎从没有过真正的危机，我认为这已经是幸运至极了。或许正因为没经历过危机，遇上危机时才比常人更吃惊。敲掉墙的事在我们俩之间造成这么大的障碍，以至于我们整整十个晚上都没有过夫妻生活。我原以为这种事只能发生在别人身上。

我从来没有生过自己控制不住的气——婴儿时垫着尿布坐在婴儿圈里，气得受不住，长大后再没生过这么大的气。怒火一阵阵往上涌，强占了我的头脑，迫使谴责之词在我的舌尖滚动，直到最后爆发出来，大发脾气为止。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当你伸出胳膊搂我时，我唯一的感受只是无动于衷。我试图掩



藏起我的冷淡,强抑心头的怒火,不要推开你。我原以为我跳到床上时显得满有热情,并且故作亲热地转身面对着你,但现在看起来我太不会伪装了。接着当你无法勃起时(这可不是好玩的,我明白。),起初我感到震惊,接下来又重新发火了。当时我觉得仿佛有一大片红雾似的云团,就像旅行者号探测器从火星表面发送回来的照片一般,如巨球一样悬浮在床上方,并慢慢从空中落下,一点点地俘获了我的大脑。就是在这时候,我开始指责起你来,说我总听说阳痿是不忠的确凿信号,那么她是谁,是休?还是达维娜?或者是那位可敬的马乔里?我不怪你背过身去不理我。

这封信会有所帮助吗?我并不这么想。我知道自己内心深处挚爱着你,可是火星上的雾团却覆盖了一切,窒息了一切,以至于我无法启用脑子里那块爱与关心的地方。

我们能过这一关吗?

乔克

又及:买那些房屋改建材料的钱是从哪儿来的?我的意思是,像玛亚所说的那样,钱来得有点神秘,我们可是穷人。是哪一类政府贷款?我的工作大概只能持续到五六月份,如果政治气候允许的话。有时候——特别是自从乔治来了后——我总在想他们是否真的还需要我。



香雪松大道 29 号

北温哥华,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1 月 5 日

亲爱的乔克:

每天早上起来我都对自己说:今天我可得坐下来给我远在渥太华的妻子,乔斯林,写封信,可每天都往后推。这并不是因为我还没想好该说些什么。我已经十次、二十次地在心里写好了那封信——大多数时候是在深夜,我起来给自己灌下镇静药,站在镜子前面,心里想着你去渥太华这件事是个可怕的错误。老天!——我们是多傻的一对儿,竟以为这个委员会是一次“机会”。我们到底以为自己在干什么呀?

使我备受折磨的——我丝毫没有夸张,看看上一段就清楚——是我们抛弃了平静而相对幸福的婚后生活,还有我们的家庭生活,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钱。我说对了吗?——这是不是我们做的傻事?我们本还有其他的选择,最明显的就是我们本来可以再稍微坚持一阵子。就在你为了名利去了东部几个星期之后,桑德森公司就开张了。到了春天,他们会正式雇用我,这事几乎是可以肯定的了。或者我们可以找你母亲借笔钱。上帝明白,她经常帮助我们,来得那么勤,说实话,当她开着车拐进我们的车道,给我们爷仨难民组带来一锅又一锅富有营养的美味时,我可以看出想借给我们钱的话就在她的舌尖上滚动。这就是怒火洞穿我心肺的原因,宝贝;我们本来有法可想的。

我既感到困惑,又觉得恼火、伤心。那位在圣诞节前一天



大步走到这儿来的令人生畏的女人到底是谁啊？她尖声叫嚷着“Mon Dieu！”^①声音是如此之大，吓得可怜的猫儿仓惶逃命。又是谁，在她的丈夫和两个迷惑的、不敢作声的孩子面前，足足尖叫了十分钟，因为她的房子被破坏了，被亵渎了，被践踏了。

房子是变得陌生了，可是，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固执地相信，这也是我的房子，是我们的房子，是我俩一块儿挑的这个没有特色、草草盖起的、将就着过的住所，因为一、我们那时只能买得起这样的房子；二、这里风景很美，并且还带着雪松的香甜味儿；三、它有很大的改造余地，等将来我们有了时间，有了钱，就可以动手改建了。一间太阳房，你至少在我耳边说过一百次，会把这个地方变成天堂。你还描绘说，栽满热带植物，陶罐里种一棵无花果树，一只鸟儿在竹笼里歌唱。在这里，你还说过——我都数不清说了多少遍了——在这里你将喝着早餐咖啡，读着报纸，找到真正的安宁。

在我进行改建工作的这些天（还有夜晚）里，我不时地停下手中的活，抬起头来，想象着你圣诞节回来走进家门的情形。就要成真了——那个你说过梦过不知多少回的东西。我想象着你的惊喜，你神采奕奕的脸蛋儿，你高兴的大叫声。穷尽我的想象力，我也没有料到那声发疯似的尖叫“Mon Dieu”以及接下来连续十天对我的判断力的攻击。

也许（唉，美妙的马后炮）事先我应该跟你商量商量，你母亲倒是不停地提醒我要跟你商量。但是一商量惊喜又会从何而来呢？老天，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惊喜少得多么可

^① 法语，意为“我的上帝！”



怜,而我们又是如此地需要惊喜。至少我需要。很明显,你是希望每一副刀叉都摆在原来神圣的地方,你满意了,我这个老头子也该搬回地下室的老地方去。(关鸟的笼子?)至于厨房里的天窗——难道我们没说过我们必须让吃饭的地方多进些光线吗?也许我梦见了当年的情景,你我坐在一起翻看着《建筑文摘》,并且说,真的,天窗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也许那是另一个女人吧。这过去的四个月对我俩造成了什么影响?

我知道你我都是在一个颇有意思的时代长大的。在那个时代,圣诞礼物上的标价是不可以随便讨论的。太阳房是我为你准备的圣诞礼物,但我看得出你很关心修它花了多少钱。当你母亲咕哝着说“还是等一等为好”时,我明白她认为我是在财力不足的情况下搞奢侈。所以这次我要打破老规矩,跟你解释一下。所有的窗户都是我从伯纳比废弃的建筑工地上搞到的。三个三角形的大窗户来自于下隆斯戴尔区的一家快餐店,那个房子已经废弃了。长方形的窗户来自于大学附近烧坏了的一所房屋。小块的彩色玻璃是从教堂买来的——花了四元钱。利用这些现有的材料设计房子的框架需要窍门,我想就连你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构思是独一无二的。现在嵌板已经镶上了(从昨天起),效果不错,可以说激动人心。天窗也是回收的——有人订做了它,后来不要了(几乎是),白白地(可以说)送给了我。为了买其他材料,我的确得借一小笔家居改造贷款。很低、很低的利息。还有一点你是知道的,劳动力不花钱。捐献?——是这个词吗?我几乎想写上这是为爱而付出的劳动。

我早已给你说过我原希望在圣诞节之前全部竣工,但是



窗户需要一种特殊的封条,这种封条在落基山以西突然不可思议地脱销了。我承认整个圣诞假期间家里都出奇地冷,但天气本来就冷,你把天冷也归咎于我就有点脱离实际了。我还认为吉尔·格罗根确实很慷慨,把他的便携式电热器拿给了我们,可你的一句“这东西根本不顶用”肯定叫他摸不着头脑,也令他伤心。他可以说是个老色鬼,但是这可怜的家伙十分孤独,现在前列腺又出了毛病。上帝,有时我看着吉尔就想:人辛辛苦苦一辈子,到头来就是他这个样子吗?

我还不准备人生失意,就此拉倒。我想正是因为如此,我才要把这封信尽可能写得坦率。但是要做到既坦率又和气实在是太难了。当你还在这儿时,我们要是抽点时间多谈一谈,该有多好啊!依我推测,是圣诞节晚上发生的性爱之事(也就是没做成的性爱之事)使我俩都如此紧张,如此沮丧,以至于好像没办法想一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还能再说什么呢?我能说它是因为太阳房挨批引起的极度失落感吗?还是我害怕跟一个像国家电视台主持人巴巴拉·弗罗姆一样板着脸孔的女人睡觉?或者是由于初次的紧张,跟一个陌生人第一次上床的那种紧张感吧。

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你是个陌生人了。你瘦了,也比以前麻利些了,还好像有了新的期盼。结果是我觉得自己又慢又笨,一下子就被打懵了。我不希望把事情说得过于严重,可是休说最好在问题冷却之前多加讨论。讨论性生活当然不是我们擅长的事情,想想我们来自什么样的家庭,就不会觉得奇怪了。你能想象我的父母讨论他们性生活不和谐的问题吗?我敢肯定他们在夜间的摸索根本不用翻译成文字的形式。同样,关于你母亲……



新的一年。我仍然听不惯说新年已到，也无从想象它会带来什么。我在这里，走过了人生的一半，住在一个少了半边天的家里。我干着半份工作，就目前来看，似乎只有半个老婆。我有被切成两半之感，不奇怪吧？我不停地看信箱，希望收到你的信，谈一谈将来的打算，积极的打算。

继续写吧，亲爱的，让我们齐心协力保持这艘船破浪前进。（这可是一艘上好的老式船。）

爱你的

查斯

又及：格雷格还是决定把吉他退掉。谢天谢地，我找到了收据。你已经知道了，玛亚退掉了T恤衫。她又买了另外一件次等玩意儿，没有领子，也没有袖子，代替原来的那一件。

112

老城街4号

渥太华，安大略省

1月7日

亲爱的查斯：

我们的信错过了——你认为我们在同一天写信这事不值得注意吗？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庆幸这两封信错过了。周末的《日报》上有篇文章“你们的关系失调了吗？”建议吵架后双方应当讲



明各自的真实感受。因此——就像达维娜毫无疑问会说的
那样——我们就摆明了说吧。

当然,关于我们为什么会买那幢房子,你的逻辑是无可辩驳的。你所有的逻辑都是这样。杰西卡说:男人总是拿逻辑来压女人。他们总是抬出什么东西为工具,再把这种东西造成神。在他们眼中,凡不崇拜笛卡尔哲学的人不是傻子,就是女人。我没有她那么偏激,但她说得也颇有几分道理。

从逻辑上来讲,我们买那房子的确是因为它是我们能买得起的房子中最好的一幢。但是,不讲逻辑,单论感情,是因为我们——主要是我——在那所房子里整整住了十五年,而且我也学会了如何收拾它、保养它。要是我认为这房子属于我的比属于你的多,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记住,现实占有,败一胜九。^①)不,我并不是想要每副刀叉都摆在其神圣的地方原封不动,丈夫也是如此——那是小心眼——可是——唉,再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我说不清楚自己不明白的事。

如果不是因为圣诞晚餐,或许我们会像理智的人一样来讨论这个问题。我过去以为我们是理智型的人。还有我母亲。她火上浇油,是不是?她当然一眼就看出我在生气,但当她大步进来时,我恨不得杀了她。她说:“查斯,我告诉过你的,怎么样?我对你说,跟她打了招呼再动手。乔斯林一贯固执己见,什么事儿不按她的想法办,她决不会高兴。”接着她又讨厌地低声跟我说:“有些女人有了关心体贴的丈夫就不知天高地厚了。要不是丈夫在家操持一切,女人家哪有空儿出去干事业。”要不是吉尔和你的“清洁女工”(还带着她那个小捣蛋鬼)在场,我就会告诉她……告诉她什么呢,我也不知道。

① 指实际占有者在诉讼中总是占上风。



好吧,再说说休吧。我认为,我俩一直没能谈谈你为什么请她。当然,在圣诞节那天,我开门时怎么也没料到来人会是一个皮包骨头的红头发——还穿着牛仔裤——看上去更像一个十几岁的大孩子而不像是个成年女人。更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她手里还牵着一个六岁的孩子。当她说,“嗨,我是休”时,我想我看上去肯定跟自己感到的一样目瞪口呆。“您该知道的,我是那个清洁女工,”她又说。我强挤出了一丝微笑。就我记忆所及,这是那一天我露出的唯一的微笑。

回想起来,我觉得她当时也很尴尬,但我正在火头上,缺乏宽容心。“查斯请我来吃晚饭,”她说,“我想她没忘了告诉你这件事吧?”

我不能告诉她你我正闹气不说话,所以我咕哝了一句什么——记不起我到底说没说话——总之我请她进来了。现在把这一切写下来时,我觉得真不好意思。我的举动简直像个泼妇——我无法解释为什么会这样,非要解释的话只能说心灰意冷之人的脸上难得露出热忱——太难了!——或者说,你气得牙齿打战时很难说出亲切话来。

老妈可真好啊!一出现紧张气氛就往厨房里溜。我以为她这是嫌芬斯特德家送的布丁闻起来不香而去加调味汁,我甚至还叫她不要往里加白兰地汁。至于你母亲,当她转过身来对我说“乔斯林,亲爱的,给我讲讲哈利法克斯吧”时,乐得我差点把嘴里的土豆泥喷在她身上。要不是有玛亚和格雷格在场,我很可能喷出来了。

其实玛亚并不知道我在尽力克制着自己。她关心的似乎只是芬斯特德一家,他们可能会早早来品尝你盛情邀请他们享用的蛋奶酒,在他们到来之前,我们是否会往壁炉里再添一捆柴呢——好像这样一来,那不顶用的壁炉就可以和穿堂而过的海风



相抗衡。餐厅的墙壁洞开，靠为了过节而挂上的厚塑料布挡风，而温哥华的温度事实上已在冰点以下。

休尽了全力，我承认这一点。其实她对我们那个委员会很感兴趣，也知道它是干什么的。她对妇女在劳动大军中要对付的种种问题也知之甚多。比如说吧，她自身的情况就是一个难题，必须干清洁工作以继续学业。她还告诉我她正在西蒙·弗雷泽大学修的课程。要是在别的场合下，我知道我肯定会喜欢她，但在当时，我怀疑每个人都是那项“大更新”工程的支持者和煽动者。我承认她提出帮我收拾桌子本是好事，而我不要她帮忙就不近人情，尽管我怀疑她的动机主要是为了避开穿着华丽的真丝衬衫、配着同样华丽的真丝裙子（肯定是大价钱）的马乔里·芬斯特德。（我也是想躲开她。）

马乔里和休显然不是一类人，就跟我和她也是陌路人一样。“噢，我确实希望你重新布置玛亚的房间时，让它显出时下流行的风格——劳里也迷上了这种风格，把可能利用的每一分钟都用来打扮她的房间。”时下流行的风格是个什么样？这是不是玛亚和劳里一吃完饭就请求离开我们家然后飞一般跑到芬斯特德家的原因呢？或许她俩只是想不再挨冻？至于格斯·芬斯特德，那位“丈夫”，显然他把圣诞节看成了不幸插在冰球赛间的商业广告。

我不明白为什么马乔里·芬斯特德要穿得花枝招展地压我。报上有文章称我们往往将自己最讨厌的失败归罪于他人——烦死了，不说了。

格雷格还不错，至少他耐着性子一直坚持到了最后，甚至还努力协调关系，陪着休的小怪物玩。好了，好了，这样说小孩子不公平，她毕竟只有六岁。再说又是在圣诞节，最乖的孩子也可以尽情嬉闹——而且单亲拉扯孩子实属不易。我想这些天来你



就是单亲一个。那么你和休肯定有不少共同之处。

晚饭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坐在冰冷的起居室里,喝着冰冷的蛋奶酒,还有快速凉透的咖啡,这段时间将以发达时代的衰落阶段记入我的个人历史。昔日起居室和餐厅之间的隔墙成了整齐的泥柱子,上面盖起了塑料布,阵阵冷风从边边角角钻进来,响起一片哗啦声。晴朗的夜空下,月光洒向远处的大海。(想我从渥太华死气沉沉的工作中归来,看到这月光美景本会心旷神怡的,实际上我却高兴不起来。)还有一帮发了疯的杂人——格斯·芬斯特德没完没了地说着卡努克斯一家,马乔里絮絮叨叨地谈着时下装饰,休脸色阴沉,一言不发,她的孩子又哭又闹,玛亚和劳里正在交谈,并且发出压抑不住的吱吱尖笑声,格雷格想跟我谈谈我正在从事的工作,并想讨论讨论报告摘要能起什么作用。你则坐在一边,假装平静如常(直到上床后我才知道你并不平静),而且每隔五分钟起来一次,往火里扔进一块我们大森林中的木柴。我母亲放着蛋奶酒不喝,却喝完了专为圣诞节准备的雪利酒。你母亲时不时发表一下她的高见。("亲爱的,哈利法克斯港在那次大爆炸之后就再也没有恢复原样,对吧,乔斯林?")接下来吉尔·格罗根发表演讲,大谈有必要给工会的头头们灌输理智,以免全省陷入瘫痪。还有休,时不时像马蜂蜇了一下似的站起来想反驳他,只因碍于女主人(我)脸色阴沉,便欲言又止。让我们把这些伤心不快放到一去不复返的圣诞编年史中,尽力忘却吧。在已经忘却的事情中有一件首当其冲,那就是做菜和洗涮,太不方便——尤其是地上堆着锯木架,上下水不在一处,多烦人啊。

噢,还有,吉尔·格罗根嫌麦片盒上写了法语。休的小女儿当即用法语说:"噢,格罗根先生,这么说你是不懂法语了?"就冲她这句法语,她表现再差都行。我是当时听了后唯一笑了的人,但我不能将它翻译过来,怕让吉尔难为情。(休的前夫不错,送



这孩子上了法语学校。)

1月8日

我刚刚看了前面所写的内容,发现自己有些过头了。为此我表示歉意。同时也为自己对休态度冷淡表示歉意。其实我们有过一个不错的话题,就是关于她上大学要全身心搞好学业的问题,可是刚刚开了个头,马乔里·芬斯特德突然插进来说你在壁炉前面带忧郁沉思时很是英俊,有点儿像伦纳德·科恩^①,接着休又说:“对,要是你喜欢六英尺二的身高、满头浅棕色头发,以及其他诸多优点时,他便正是其人。”一般情况下,这些话会引我一笑,但在当时,却叫我满怀醋意。(我猜部分原因是她在我家的时候比我更多而惹得我憎恨。)接着休看着格雷格,说他简直就是你的复制品,马乔里接话说:“噢,我们常说那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然后哈哈大笑起来。

说到格雷格,你猜圣诞夜他究竟呆在哪里?我当时还醒着——欲哭无泪,躺着生闷气——凌晨两点,他才回来。

好吧,就像我母亲对着她的杯子说过无数次的那样,祸不单行,坏事情偏往一块儿碰。(那老太太的脑子过去很好使,在皇后大学里成绩全是A——我在大衣箱的底部发现了她的成绩单——这有象征意义吗?)她说得对,坏事儿肯定好不了。这不同寻常的冷天气,尽管很美也很晴朗,但对我们来说,温暖的雨天会好受些。我妈说话一语双关,你妈说话含含糊糊——可能她是装的吗?有一次她正在从前是厨房的地方闲转,挡住了我的路,突然转身对我说:“男人就是不懂房子对女人意味着什么。”

^① 伦纳德·科恩(1934—),加拿大诗人,小说家。



这一点你得认真考虑。”我几乎要哭了，不料被炉子绊了一跤，她微微一笑走了出去。

好了，查斯，关于圣诞节的事儿或许已经说得太多了。不管是好是坏，我想我已把想说的都说了——其中有些地方，我承认，并没有经过仔细的考虑。但我想，我们之间还是比较牢固的——对不对？——我们能够翻翻石头刨根问底。实际上，我对你来信的调子着实吃了一惊，因为它似乎将我们的婚姻由于一段分离而置于险境。查斯，我们只分开了四个月。而母亲和父亲在战争期间分别了四年之久！——如果我们的基础还不如他们的牢固——不说了吧。

我们必须做的事就是把它彻底想清楚。我知道当你尽全力想给我一个惊喜却发现我非常讨厌时，你肯定很失望伤心。这一点我确实理解。但我无法理解的是，你怎么能和我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而不知道事先不跟我商量便彻底毁掉我的厨房——且不说餐厅和起居室——无论如何都会伤害我、令我痛心呢？或许我们彼此的了解并没有我原来所想的那么好。

我们当初一起决定我去渥太华参加这份工作，你现在后悔了，我却不能跟着你一起后悔。咨询委员会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能不伤害你的感情——我一生中最为光彩的经历。无论如何我不会忘了这几个月，不会忘了在这几个月中遇到的人、学到的东西、增长的见识，也决不会放弃自信。正如你所说的，我想我确实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可能把我这一段的全部经历就交给这短短的一段时间，人又原封不动是原来的人。现在我所有的神经末梢都在工作。我现在的清醒状态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噢，我知道人们对各种皇家委员会都说些什么，称之为浪费公共钱财，徒有虚名，不办实事。可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委员会与众不同，或许是第一次有这种感觉吧，它像是个干实事的法



人实体。是的,我是这么感觉的——我也有干实事的感觉。

我真正想说的、用不着大喊大叫的,是我认为你该和我一样对我生活的变化感到兴奋,就像它发生在你身上我也会高兴一样。

爱你的
乔克

又及:乔治·奥赖利和他的夫人昨晚请我去吃晚饭。(没有印尼棉布也没有鹅毛绒。只有黑色的人造革。)当我谈起我们的房屋改造时(说得很幽默),埃斯特出人意料地大为光火,使我觉得自己多少是正确的。她说有一次她不在家,乔治把整座房子漆成了淡紫色。“我现在还没原谅他呢,”她说。乔治像是有口难辩,只说了句:“我险些累死。不过只此一回,再没干过。”

再及:休说我们对问题应多加讨论,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肯定没把那事也告诉她了吧?

香雪松大道 29 号

北温哥华,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1 月 9 日

亲爱的乔克:

我承认自己在安排圣诞晚餐上犯了错误,后来又请了芬



斯特德一家,也是个错误。但他们自你走后一直对玛亚非常好,总是带她去参加他们的家庭郊游,真让人不好意思。(我们从前不也是常出去吗?是什么时候停下来了呢?)而且我想我是为马乔里·芬斯特德感到难过。她似乎总是那么绝望,心神不宁。我想我要是嫁给了一个性格像手球场后墙那样死板的人,也会是这样的。(他的确问过我哪种跑鞋是我认为最好的)别看马乔里呆头笨脑的,至少是个精明人。她坚定地主张家庭要“完好无损”,并说为家人营造一个“来了不想走的安乐窝”是一项重要责任。是啊,真见鬼,这的确是一项重要责任。正如你亲眼所见,玛亚老喜欢往他们家跑,所以我只好理解为她需要一个安乐窝。她肯定非常羡慕劳里·芬斯特德的华盖床。近来响在我耳边的就这一件事儿。

那我为什么不给玛亚做一张华盖床当圣诞礼物,而是……?说到这里我们又该争了,再说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否做出那种床来。

上回给你发完信后,我着实紧张了一阵,觉得这下我完了,抛弃了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东西,那就是你。我为什么要给你写信?我记不清了,当时气昏了头。紧张不安,心神不定,注意力也集中不起来。正如休会说也常说的那样:“今天早上别理我,我的注意力还没集中起来呢。”

对我来说,写给你的是一封长长的诉苦信,是出于守势的男性出出气。我现在能作什么解释呢?一、是不是我发现你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就觉得和你格格不入了呢?二、是不是我觉得自己被彻底阉割了呢?而且还不仅仅是比喻意义上的。要么,三、是不是我改建这糟糕的房子一连干了几个星期后情绪突然低落,缓不过劲来?很可能三者都有。



还有一个原因，我迟疑不说的原因是我不大赞成钻牛角尖。但我确信在我之前已经有了父亲在战争中远走哈利法克斯的家庭经历。你知道，征兵没有他的份——我想是因为他年纪太大，当时已三十九岁了。这个可怜人两年里无事可干，闲得发慌，一天早晨突然觉醒，用拳头猛砸桌子，告诉母亲说他还是参军去的好，她要哭就哭去吧。她确实又哭又叫了。她觉得父亲抛弃了她。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她现在仍然在哭。

不，亲爱的，我不认为你抛弃了我。而且我对“你改变了的生活感到高兴”，正如你所写的那样。但是，如果我变得有点疑疑惑惑，觉得你已变成个我认不出来的人——而且还不肯肯定是否是我十分喜欢的人时，你能责怪我吗？（我能冒这个险吗？是的，要冒这个险。我们该坦诚相见，这话正是你说的。）

接着今天你的信也来了，你仍然是我可爱的乔克。当然，你是对的。我们之间的感情基础还是很牢固的，经得住偶尔折腾折腾。但求求你，折腾的时候轻一些，即使不是为了你，也算是为了我吧。

是的，我的确和休·兰迪斯谈过这件事，但当然告诉她是我们的朋友遇到了麻烦。你知道的，休在西蒙·弗雷泽大学上的是家庭研究课程。她说任何一种分离都会把夫妻关系置于险境。她说，一方不在会迫使另一方进行调整，以求适应——称之为弹性伸缩。这种伸缩要么刺激关系发展，要么导致感情破裂。我们常说人性难移，其实恰恰相反，人在压力迫使下会变——而且变得极快，甚至短短数月就会判若两人。

休还说在分离之后出现性生活不和谐几乎是不可避免



的,因为夫妻双方都将各自的所谓伸缩印记带进了夫妻生活,这正是他们双方都引以为荣又为之担忧的事情——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休当时说的时候,这话显得颇有道理,但在这封信里我又说不清楚了。)或许我该回到我们感情基础牢固的话上,打个比方说我们的感情根子不错,只是栽在小花盆里,现在根子受到限制,得移栽换盆。或许我该就此闭嘴。

顺便说说休的女儿。休有女儿这事儿让你吃惊,我也是一样。昨天我问她怎么以前从没提起过孩子,她有些烦躁地说,她没讲这事是觉得孩子跟她申请这份工作没关系。不管怎样,莫利现在跟着她父亲住在温哥华岛的某个地方,只放假时和休在一起。我想象不出他(这位父亲)长得什么样。休说他大部分时间坐在沙滩上,要看明白海浪教给他的一切。她也这样看了两年,但海浪所说的只是“我又来到了这里,又来了,又来了”,最后,她又不得不与这世界,正如她所说的,“重新打交道”。她还在希望能再度恢复儿童性虐待宣传队,但与此同时,她在西蒙·弗雷泽大学又新选了几门课,靠当清洁工挣学费。

我要去采购——冰箱都空了。

爱你的
查斯

又及:随信附上格雷格的圣诞卡。看着他写在圣诞卡上的话,我还能对他每晚都出门的事抱怨什么呢?你是怎么想的?

再及:你至今还没机会把我写的那首诗给奥斯丁·格雷看一下



吗？我非常看重他的看法，哪怕是批评也好。

复及：你在哪里买金属小圆片儿？

老城街4号

渥太华，安大略省

1月12日

亲爱的查斯：

信收到了，谢天谢地。你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确实，爱和思念又悄然回升，荡进了近日被怒气占领了的巨大空间。也许我真的会喜欢上太阳房。什么时候完工？完工了照张相给我寄来。

圣诞节期间有一事你我都未曾提及，我们闹别扭部分原因可能要怪它，而且不幸的是，它说不定会留下隐患——我指的是我们挨家参加老朋友聚会的事，真像灾难一般。（不过这事你可能和休讨论过了——她在学精神分析法吗？）依我看，他们这么做省去了我们搞圣诞聚会的麻烦，却也没给我们留下多少时间清理我们的问题。再说，我们两人谁也没心思一晚连一晚地参加聚会。我想我们俩是一对令人扫兴的人。他们今后还会邀请我们吗？

有趣的是——也有点令人不安的是我见了他们并不怎么愉快，可我过去是喜欢参加聚会的，特别爱参加在蒂克诺家举办的

123



新年狂欢晚会。我当时觉得晚会特别乏味,人们的谈话很无聊,都以自我为中心,实在让人打不起精神。不列颠哥伦比亚并非宇宙中心,可那些人都满怀同情心地说我去渥太华是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叫人觉得我是去了西伯利亚似的),说得我有了不是本地人的感觉。生活在家乡故土固然很好,但其他地方的人未免会觉得我们有点儿地方沙文主义。

我回来后开始为万的事着急,快急疯了。他认为总理不出两星期将提议举行大选,这样我们的事情得加快进行。于是星期六我们就要离开这里去西北地区,再从西北地区去阿尔伯塔和萨斯喀彻温,然后到温哥华呆一周。应该是本月二十六日开始的那一周。我很想周六晚在咱们家招待委员会一行,但首先得把家里透风的墙补好,否则招待会还是不办为好。如果真的要办,我却要天天忙工作,没时间张罗,就只能请人包办饭菜。我们真的要好好谈谈——我保证在客人面前装成个没事人一般。

124

你用植物比喻我们的关系我认为说得很有道理。我一直栽在盆中,生长受到限制,移植出去正是我所需要的。你还记得格雷格和玛亚快进入成长发育期时见什么吃什么的情形吗?我现在的感觉仿佛正是这样。我非常盼望能改变妇女的社会环境,这种心情真像饥不择食的孩子,而且吃得多才长得快。当然了,我决不是说我已经长得任何地方放不下了,亲爱的查斯。我想——也希望——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你看就连我的这些题外话也在发展,眼看要说到太阳房了,说不定很快就要集中到厨房上。

匆匆收笔,非常抱歉。格雷格的话令我震惊。我同意你的看法,现在的孩子说不得。可是他到底去了哪儿呢?你最好查一查。也许慎重地给他那些朋友的父母打一两个电话探听一



下,好吗?

爱你的
乔克

又及:你对休说我们的问题时说,是朋友夫妻闹别扭,你以为这样就可以瞒过休吗?维持不了一分钟的。我宁愿自己的事自己解决,不要说给别人听。

再及:奥斯丁说我因房子变化而生气是因为潜意识通过象征物表现出来,也许在人的心理中房子是自我的象征。他说他过去开始写诗时总会梦见在他居住多年的家里发现了几间漂亮的新房间,从地到顶的大玻璃窗,奇花异草遍布各个房间,甚至从屋顶垂落下来。在梦中,他惊奇自己以前为何从未走进这些房间,甚至不知道家里有这些房间。真有意思。(虽然令人困惑)

125

香雪松大道 29 号

北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1 月 15 日

亲爱的乔克:

你的信刚到,我已读了三遍。读到第三遍时,突然勃起,胀得大到——不过没关系,我不会控制不住去强暴他人。亲



爱的乔克,实话告诉你,一直在这儿苦等着听你的消息,这感觉真是糟透了,但与此同时,我也破天荒第一次感激我国的邮件走得如此缓慢。这又是为何呢?是因为我需要几天的时间,如格雷格会说的那样,缓解一下急躁的情绪。也就是像你在信中说的,放松些。(感谢上帝,你说这话时没有使用讨厌的法语。)

昨天,休来给我们的太阳房送了件礼物。(是啊,太阳房已竣工,要我说还蛮漂亮。)是一株小小的无花果树,从一根剪枝栽培至今,有五年光景了。吉尔带来的是一大排盆景天竺葵,马乔里送了一棵叶如羽毛的棕榈树。你母亲也来了,送了一棵奇形怪状、有四英尺高的仙人掌,刺上还长着扁平的花,看上去不像真花。我母亲给我们送了一棵像是胡椒树之类的植物,弯弯曲曲,得了什么病一般。玛亚把它支撑起来,又精心养护,使之又绿叶葱茏。总的说来,我们的太阳房颇有热带气息。我想到月底招待委员会一行时,我们可以把一切布置妥当。我忍不住要想,当你看到房间布置成这样子时,你的心情会好起来。休认为太阳房是家里最吸引人的一部分,假如我们要卖这房子,太阳房将会是销售热点。

我目前的状态正像你母亲说的那样“黏黏糊糊”,这中间,我应该承认,也有别的原因。或者说是因为某个人——达维娜。有一天,我把整个情况都告诉给了她——是啊,为什么不告诉她呢?你好像把一切都讲给了你的朋友奥斯丁听——达维娜一听把我说得一无是处。“你这傻瓜,”她说,“你这笨蛋。你这白痴。”

当时我们在一家自助餐馆共进午餐,下午有课——天啊,



这女人真能吃：一盘炸薯条，两个麦麸松饼，一大块苹果馅饼。由于她从未见过我们的家，无论是改建前还是改建后，我便觉得她不会有偏见，可以信赖。我把整个情况都对她讲了，从你一直想要一个太阳房讲起，一直讲到我想出人意外地给你一个惊喜。

“够了，够了，”她喊道。

她说应该把我绞死，再剁成碎肉，然后把碎肉撒到埃兹拉·庞德^①的坟墓上。她说，不如说她是在喊：任何人要是不先与她商量就胆敢移动她公寓里的东西，哪怕是一只烟灰缸，她会立即把此人从她的生活中轰出去。她认为这是一种颠覆行为，一种挑衅行为。她的丈夫——显而易见她曾结过婚，因为她时不时地提起这个丈夫——曾有一次在她出门在外时，把她贴在浴室门上的伍德斯托克^②海报取下来折叠起来了。在达维娜看来，这种行为似乎是最典型的背叛。侵犯一个人的现住所是不可原谅的。（这些法律味十足的术语像煤球一样从她嘴里滚滚而出，但她说得非常认真。）

而且，她继续说道——这时，我们已经引起了其他几张餐桌的注意——出人意外的本质就是对人的残忍，对人的伤害，包括意外的揭底，意外的拜访，特别是意想不到的礼物。这些出乎意料之事几乎无一例外地收不到预期的效果。人生来就不易接受意外之事，因为它确实是对人的一种隐蔽侵犯。（我或多或少直接引用了一些她的原话。）

好吧！我竭力振作精神为意外之事辩护。（我尽量压低

① 埃兹拉·庞德(1885—1973)，美国诗人。

② 伍德斯托克为美国纽约州东南部一小镇，有一个艺术家聚居地，经常举办艺术节和摇滚音乐会。



声音,并希望她也能小点声。)意外之事就如同——我绞尽脑汁好不容易才想到一个她喜欢的暗喻——生活中的蜜饯。

“是搀合着砒霜的蜜饯,”她大声说道。

我告诉她我确实非常希望我能遇上些意外之事,否则,这可悲的生活还有什么意思?(我也开始大声说话。实际上,我就像我那可怜的老父亲一样忍不住在砸桌子。)

可是达维娜(此刻她又准备吃奶油苹果馅饼)还有事告诉我。她讲的内容如下:当一个人表示盼望得到什么,没必要信以为真。她举了个例子,说她以前觉得自己顽皮活泼,有一次便对她的一个情人说她希望有只猫,那个笨蛋就出去给她买了一只。现在她摆脱不了这个讨厌的东西了——她的那位情人已搬家去了乔治王子城——那只猫经常在她祈祷时用的跪毯上撒尿。这样,她每天只要一做呼吸运动,就会想起自己的这一轻率要求。

但我告诉达维娜,这个太阳房漂亮得难以置信。她说那么让我看看。于是下课后,我开车带她去家里看。事实上,她一直呆到吃晚饭——玛亚做了一个熏牡蛎馅的煎蛋卷——吃完后,达维娜说,真的,这个太阳房确实漂亮,真是惊人之作,但侵犯领土罪使感激成为不可能的事了。“虽然就我个人而言,”她以明亮的眼神环顾了一下四周,接着说,“有这一切的话,会生活得很幸福。”

她还给太阳房提了个有趣的建议。她认为点缀一些各色玻璃的镶板会使太阳房效果更佳。她有一位好朋友是专门搞彩色玻璃的,她愿意去听听他的高见。她认为我们会获得一种棱镜般的效果。我不知我为何没有想到这一点。我猜想其原因可能是我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在建筑设计方面发挥过



惊人的想象力了。

哎呀，我刚才通读了一遍这封信，注意到“糟糕”一词用了三遍。这无疑会给你留下印象，以为我的心情非常糟糕——在收到你的信之前，确实是这样。我想是有点烦恼。今晚格雷格的学校召开家长会，由于某种原因我有些担心。在去参加家长会前，我得先去讨厌的芭蕾舞学习班接玛亚——我的心情眼看又不好了——还要做达维娜给我们布置的新课作业。她要我们写散文诗，下周讨论。“什么是散文诗？”我都能听见你从渥太华这样问道。是这样的，你把一首诗的所有诗行全塞进一个段落里就行了，只有上帝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见你的奥斯丁·格雷就写过几篇这类玩意儿。顺便问问，你曾给他看过我那首写失业的诗吗？）除了完成作业外，我还得每周工作两天，以保证财源不断。

当我告诉格雷格我正在写一首新诗时，他用最粗暴的声音说：“这有什么用？”我没能想出一句马上回击他的话，甚至过后也没想出一句。也真是，为什么写诗呢？我最近是否有点偏离正道？（近几夜我睡觉前总要读点艾尔·珀迪^①的诗。）你能想象一下把我最近坐下来写诗的事告诉给蒂克诺家的人或者查普曼家的人，特别是告诉给吉姆，他们会怎么想吗？（真正的男人不会……）

顺便说说，今年蒂克诺、克拉克几家没有正正经经地邀请我赴过晚宴，对此我有何看法，你也许会感兴趣。就因为我现在与过去不同，成了单身汉。好像只有成双成对的人才互相拜访。单身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可能会导致晚会上男女人员

^① 艾尔·珀迪(1918—)，加拿大著名诗人。



不均衡,从而引起混乱,因为人人都会遇上这种情况,一会儿配不上对,一会儿又得重新组对,一会儿又成了一个多余的人。单身只配与别的单身聚会。达维娜说这种事由来已久,还说她那些已婚的朋友们从来不邀请她去参加他们的晚会,尽管她平时最喜欢参加风气淳朴的中产阶级聚会。不管怎样,我一直在给这一帮讨厌的家伙打电话——蒂克诺家、克拉克家、米德尔顿家、查普曼家——邀请他们来咱家参加本月底举办的大型宴会。(到时候,我们会给你那些东部的老古董们看看西部人的热情好客是什么样的!)

乔克,在结束这封信之际,我要给你做几样郑重的承诺。我发誓以后再也不做出乎你意料之外的事。我也保证把家里的一切安排妥当,以便宴会顺利举行。所有的主要工作现已完毕,剩下的事只是搞搞卫生而已。休在晚会前一天要考试,但我想孩子们会积极参加的。我已采纳了你关于请人包办酒席的想法。经过四处查访,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宴席筹办人,他不会狠命地宰我。所以放心吧,亲爱的——我们的晚会一定会给人们留下难忘的印象。

永远爱你的

查斯

又及:我已发现我胃疼是因为小扁豆吃得太多了。



耶洛奈夫,西北地区

1月20日

亲爱的查斯:

就在我们动身来耶洛奈夫前你的信到了。我想只剩我一人时再读你的信,当然此刻我难以入睡。我甚至哭了一会儿了——老实说,哭一会儿我心情好多了。我以前一直担心我的全部感情已凝结成了一个愤怒的毒瘤,除不去,刺不穿——实际上,今天发生的一件事,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在收到你的信之前就已经使我的脑子清醒了。

耶洛奈夫的听证会与渥太华的相比,相差十万八千里。在渥太华我们一般在铁路委员会会议室举行听证会,万、杰西卡和奥斯丁坐在一张看上去很正式的桌子后面,向提交报告摘要的人们就他们提出的问题进行调查询问。我平时坐在桌子的末端,记录下需要核实的法律方面的要点,如有必要再把这些要点转给万。乔治的座位安排在第一排,可近来他喜欢坐在我旁边,开始关心我记下的要点。(乔治这个人爱出点风头。)

可在耶洛奈夫这儿,我们在公共大厅里举行听证会,厅里悬挂着新年除夕之夜用过的红绿色装饰飘带,现在看有点儿过时了。我们第一次进去的时候,椅子沿墙摆了一圈。我想起了母亲给我们讲过草原小镇举办舞会时,姑娘们就是沿墙坐着,以展示风采,笨拙强壮的男人们分成小组排在大厅的最里头,一点一点地移动,目光狡猾地往两边溜,胳膊肘捣捣碰碰地交换意见。“我就是这样学会谦恭处世的,”她总以这句话结尾,说着就端起一杯酒一饮而尽,以示所言不虚。(你认为这么无聊的事还能引起她的兴趣吗?要么这就是她喝两杯的习惯,边



喝边聊。)

来到飞机前接我们的市长和两位高级市政官员从墙边拉过椅子,面对讲台整整齐齐地排成几排,但奥斯丁建议委员们把自己的椅子从讲台上搬下来,和众人平起平坐。我们搬好后,几位主人领我们到附近一家咖啡店的里间屋,给我们端来了咖啡,等我们喝完回去时,厅里已聚了二十来个人,大部分是妇女。带着孩子的母亲们有白人,也有伊努伊特人^①,用大衣严严实实地裹着自己的孩子,只露出一双双眼睛;偶尔听见打嗝声,放屁声,还有咯咯咯的笑声,增添了完全不同于渥太华的西北风情。

一位伊努伊特妇女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她抱着一个圆脸盘黑眼睛的婴儿,另外还领着两个非常乖的小孩。但在她开口说话前我首先注意到的就是她的脸。她的皮肤很光滑,但她的表情明显地打着很深的绝望印记,这使我不由得想,到底有什么可怕的忧伤在折磨着这么年轻的人。

轮到她发言时,她站起来走近我们,先用母语对她的孩子们说了几句,讲得很快,然后转过脸对我们说,她是个寡妇,靠福利救济过日子。“我丈夫在世时,我们的生活状况不错。”她说,声音低沉悦耳,只有从她含糊不清的重音上才会判断出标准英语不是她的母语。

“他是个好人。有一年夏天,我去娘家。回来时发现他给我搞了个焕然一新的厨房,配置了电炉,还有很多橱柜。”她说这话时非常自豪,听得我眼睛发酸,直想流泪。万倾身向前,轻柔地向她问道(他有温柔的一面,正如我常说的,不仅仅只有一张帅气的脸。):“你丈夫出什么事了?”

“他死了。就在我从娘家回来的那年秋天,我对他为我所做

^① 美洲的爱斯基摩人。

的一切满怀深情，我们一起很舒服地度过了初冬的时光。接着就到了他去布置陷阱捕兽的时候。他走的那天早晨尽管天空晴朗，但我却感到了即将来临的阴影。“别去了，”我低声说道，但他满怀着男子汉的自信，笑了笑，就发动了他的越野车。我望着他一直到他的身影从地平线上消失，我能感觉到随他而去的那阴影。那天晚上，我睡到半夜醒来，听到开始刮风了。那场风刮了三天三夜，然后我觉得床上我身旁的那个空位越来越凉，我心里明白他已经去了。“我见杰西卡的嘴唇紧绷成一条线，强忍着不出声。奥斯丁摘下眼镜，开始用手帕擦镜片。

“现在我无法祈祷了，”她最后用温和的声音说，“因为我们再也没有神灵保佑了。我不相信你们的上帝会住在这遥远的北方。”

这些话像剥光我的衣服一样震惊了我。我觉得似有一股电流击穿了我混乱的大脑，自圣诞节以来第一次觉得愤怒的情绪被这股电流从脑子里击了出来，我对发生在我们之间的事情的看法突然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弯。我没把握我是否能解释清楚，但我知道其中掺杂着我对那位可怜的妇女怀有的深深悲伤。

奥斯丁说如果愤怒的程度超出了理应有的限度，那么你就需要挖掘更深层的原因。我不知道我愤怒的程度是否超过了理应有的限度，把各种因素都考虑进去也不知道——我只知道直到刚才的那一刻，我也没能认识到在我们的关系中还有比我们的房子设计更重要的东西。现在多亏了一位伊努伊特族妇女，我才得以见到一线光明。

我非常爱你，查斯。我甚至在考虑我们的太阳房里种什么植物。恨不得马上看到太阳房。

你的
乔克



又及：见了越野车躲远点。

再及：你没有提玛亚，也没有提格雷格。他的老师怎么说？

香雪松大道 29 号

北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

1 月 23 日

亲爱的乔克：

告诉你母亲三喜临门了！第一喜，太阳终于出来了，太阳房中最重要的要属棱镜，这一点让达维娜给言中了。第二喜是你那封发自耶洛奈夫、灵魂复位的信。（我听你的，见了越野车就躲远点，特别是在下雨的时候要格外注意。）第三喜是我接到了一项委任。正是我们的吉尔·格罗根，看了我们的太阳房后问我是否能为他也设计一个类似的太阳房，并负责监工。我刚开始没答应，以为这老家伙是要给我这个半拉子雇工发施舍，但他坚持说这完全是一笔生意。我们订了合同，签了名，并喝了半瓶苏格兰威士忌以示守信，我突然觉得满脑子都是新点子——这好像还是多年来的第一次。

每星期到桑德森公司上两天班就像打零工一般。我发现——你别笑——这样一来把我的时间给打乱了。就是在过去，我真正做到过每周上整整五天班吗？当然现在，操持家庭



杂事占去了我部分时间。学做小扁豆汤费了我一阵工夫(喝惯它又费了一阵工夫),现在又迷上了意大利浓菜汤。(休将她非常信赖的一本素食菜谱借给了我。)好像总有这样那样的事要干。(你过去不也总这样围着家务活打转,一会儿去取回干洗的衣物,一会儿又去买邮票?还听不到一句感谢话。)此外还得抽空去看望两位母亲。这一星期两位母亲都尽了责任,请我们去吃了晚饭。我就不一一说那些菜了——你肯定能想象出都是些什么菜。玛亚喜欢到我母亲家里吃晚饭,因为她真心喜欢餐后甜食罐头梨,而格雷格却喜欢到你母亲家里吃,因为总有新奇的东西可品尝——这一次吃的是熏羊羔肉,棒极了!还把剩下的让我们带回家。喝完一瓶优质葡萄酒后,你母亲就太阳房只说了一句:“她(指你)过一段可能会习惯的。”我真心希望如此。

格雷格最近把他的一些满脸粉刺的朋友领到家里来看太阳房。说到这儿,我想起了一件事。昨天我在银行办理我的存折延期手续,令我吃惊的是我发现存折上竟然有两千元。开始我还以为也许是你的邮政汇款,但当我要求出纳员核对一下时,她惊慌极了,说她搞错了,给我拿来看的不是我的账户而是格雷格的。我告诉她,这不可能。你知道格雷格给吉尔看守院子每星期只挣十五元,要凑够两千元需要多少个十五元才行。

我现在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窘境中:对他的这笔银行存款我假装不知呢?还是要求他老老实实把这一大笔钱的来历给我讲清楚?休赞成让他讲清楚,但我想起了我的父亲,虽然有很多毛病,但起码从不探查我的私事——从没有过。他从没问过我去了什么地方,和谁在一起,所以我也要尽量做到不向



格雷格追问这件事。这孩子难对付，问也问不出个名堂。

该给意大利浓菜汤加把劲了。再有一星期就学会了。

爱你的

查斯

又及：你知道你的那伙人喜欢喝什么？我想我们有混合饮料，但那些不爱喝混合饮料的人，我们可以准备几瓶烈性酒。另外还有雪利酒。你母亲非常想见见著名的奥斯丁·格雷。

老城街4号

渥太华，安大略省

1月26日

亲爱的查斯：

我知道星期六就可以见到你，但我还是想把一些特别古怪的经历写下来免得忘掉。

渥太华虽在零下二度，其实不算冷。我们昨天离开耶洛奈夫时，天气异常冷，连吸口气都冻得嗓子疼。尽管是下午时分，但天色昏暗阴沉。茫茫平野银装素裹，远处地平线上两片暗红色的灌木林隐约可见。当我们登上那架小喷气式飞机时，宜人的热气扑面而来，服务员帮我们脱掉风雪衣，万把他的一瓶朗姆酒交给了这位服务员。飞机升到飞行高度时，我们每个人手里



已端上了用精致的大肚杯盛来的热奶油朗姆酒。

多亏这些小喷气式飞机！否则我们就只好乘商业性飞机，那样来回的时间几乎要翻一番。在冻原地带上不知飞了多少个钟头。我想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认识到了加拿大幅员之辽阔，也真正体会到现代文明试图征服并改变它的胆识。英国有这样的胆识——这个岛上王国，像镶嵌在茫茫银海中的一颗宝石——但是要给伊努伊特人带去莎士比亚吗？

当我向众人提出这一问题时，万拉长声调说：“这简直同把杰西卡带给他们一样愚蠢。”听了这话，杰西卡拖着步子走到中间的通道上，扯起她那件厚实的旧毛衣衣边，开始唱歌舞剧《亲亲我，凯特》中那支可笑的歌，名叫“重温你的莎士比亚”。唱到最后一句时，万和奥斯丁也站了起来，与杰西卡臂挽着臂唱完了歌，配合得还很和谐。乔治和我鼓掌，伊维特（是的，万说过他需要一位随身秘书）面带困惑，但也鼓了掌。

“这支歌你们是在哪儿学的？”我问道。乔治要我相信他的说法，任何一个对歌舞喜剧有长久兴趣的人都能唱。但我坚持要问清楚，最后他们才承认就在他们三个都在哈佛的那一年，哈佛合唱队上演了《亲亲我，凯特》。

杰西卡？上过哈佛大学？

“别瞪眼傻看，乔克。”（我没意识到我在发呆。）“我受点高等教育也是迫不得已，否则万也不会让我参加他的委员会。当然也不会选我当头，头只能由男人来当。”

“头由总理定，岂会鲁莽行事，”万说。杰西卡气得瞪眼睛。乔治“噢哟哟”怪叫。

我问她学的是什么。

“噢，很多有用的东西。人类学。也略知一点经济学和社会方面的知识。英国文学。”



我大概惊得大张着嘴,因为杰西卡为人并不斯文。“你这是怎么啦,乔克?”

我控制不住脱口问道:“那你平时怎么这样说话,杰西卡?”

“我怎样说话?”

“你很清楚你怎样说话,好像你幼儿园出来后再没上过学似的。”

有时杰西卡的坦率真令我吃惊。“在我目前从事的工作中学习更好。对那些遭过凌辱、身心受到摧残的妇女,你不要装腔作势大讲什么荣格^①,你要用她们自己的语言同她们说话。万和这一伙谈吐文雅的人可讨厌我这个观点了,是吧,万?这就是我需要有高学历的原因。如果你拿到两个博士学位,你怎么样说话他们都不管。”

两个博士学位?我尽可能显出不吃惊的样子。乔治向来爱把杰斯叫“来自地狱的叫化子”,此刻也不能说这叫化子讲得哪里不对。

飞机到达埃德蒙顿后,我们下来吃了顿晚饭,然后又回到飞机上。但冬季的大雾滚滚而来,不得已我们一直等到渥太华时间晚上近十点才起飞。

大家都筋疲力尽。这种小型飞机里没有可以躺一会儿的地方。虽然前面有个供部长休息的卧榻(现在的情况下万就是部长),但他殷勤地(?)把卧榻让给了伊维特,自己就坐在她旁边的那个座位上。除了乔治和我,其他人都有个双人座位,因为我们俩不是委员会委员,所以只能两人共用一个双人座。不过我们的座位前伸脚的空间很大,我们就把椅子全放倒,服务员给我们送上毛毯,然后关了灯。

^①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1875—1961),瑞士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

坐在飞机上飞越宁静的夜空绝不不同于围坐在营地的篝火旁,但我就是这么联想的。史前穴居人为了取暖,为了安全,总是紧紧地聚在一起。飞机轰鸣声很稳,偏航时动作很轻,这肯定是这类小型飞机的独特之处,这样我们像受到催眠一般躺倒休息。

睡到半夜,我突然醒来往窗外望去。硕大的月亮照耀着茫茫无垠的雪原,就在这广袤的大地上有一盏小小的灯在闪烁。什么人可能住在那儿呢?我不寒而栗,转过身看我们的飞机。就在转身的那一刻,我觉出周身荡漾着某种东西——温暖感,亲近感——我也说不清楚。好像这架小飞机是个单一有机体的外壳,里头我们这些人互相之间的关系,打个比方说,就像胃和心脏的关系一样,相互依存,不可或缺。好像我们之间的隔阂全消除了,就像听人常说的那样,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不分你我。

但这么说还不全面。还有某种别的感觉,就像雷雨前的气压一样笼罩着,但分明存在,既沉闷又甜蜜,甚至甜得发腻,这时我意识到这是性感觉。

我悄悄地挪动身子,与乔治拉开距离,虽然我认为我这种感觉不是他引起的。(此刻他在轻轻地打鼾。)

接着我见伊维特坐起身来——黑发蓬松零乱,圆睁着眼睛,像是受了惊吓一般——毛毯一直拉到了光肩膀处(她以前从未裸露过肩膀),用法语快速地说着什么,听起来好像是“J'ai peur, J'ai peur.”^①(她讨厌乘飞机。)

然后我听见万在安慰她。我听不清楚他说的是什麼(我只知道他用的是 tu,而不是 vous),^②我感到我们共同呼吸的那种强烈亲密感又在我心中涌动。那种沉默,那些轻柔的低语声以

① 法语,意为“我害怕,我害怕。”

② 法语,tu意为“你”,vous意为“您”。



及不常有的亲昵语调——我的思绪又被带回到快熄的营地篝火旁,我又想起史前的男人和女人夜里求欢的情形。我看了一下表,已是凌晨三点。我想起了我们在一起度过的那些时光,你与我如同得到暗示一般在黑暗中滚到一起,互相拥抱,毫无疑问是双方彼此需要,双方的结合使不圆满变得圆满了。性生活似乎是很容易达到圆满的事。

能突然破除这一魔法的——还有谁呢?——是杰西卡。她用力支起身子,眯缝着眼睛环顾黑暗的机舱,突然叫道:“喂,伊维特,接住,你比我更需要。”她脱下那件破旧的黑毛衣,在头顶绕了个圈,朝机舱前方扔过去,毛衣刚好落到万的头上。

万轻声骂着(用法语),又把毛衣给杰西卡扔回来。我和乔治假装刚醒来,不曾看到任何情况。奥斯丁动了动身子,站起来,沿着通道去了盥洗室。服务员端来了咖啡。奥斯丁返回座位后,拉开包的拉链,取出——少有的款待——一瓶烈酒,掺到我们的咖啡里。我们一直闲聊到早上五点飞机抵达渥太华。

我不明白夜间旅行时产生的那些奇怪的感觉为何对我影响那么大,我知道我描述得不好。我觉得仿佛对人类文明薄薄的面纱进行了一番细致的观察。有一天奥斯丁说大约在七千年前就已经有最初的城邦了,还说如果人的一生按《圣经》上的说法是三个二十再加十年——七十年,那么七千年的时间就只是一百次人生而已。作为人类,我们离祖先并不遥远。

一想起星期六的热闹聚会,我就激动不已,但我也有个令人失望的消息——我星期天一早又得离家。万催得很紧,要我们在星期五中午前抵达温哥华(而按原来的安排要呆三天),星期五下午和晚上工作(也许到晚上还干不完;他喜欢工作到凌晨一两点),星期六上午彻底结束。妙极了——星期六下午没事了!你请了一个家宴筹办人,这很好。



我巴不得让你立即见到每一位。多少人要来参加宴会？可以预料，宴会一定相当随便轻松，你说呢？到时定会有一番畅谈。（说不定谈得妙趣横生呢！）

爱你的
乔克

又及：格雷格在银行有两千元的存款？我真不知该怎么想。

再及：杰西卡和集体之家的追星族们明晚在运河上举办滑冰晚会。理应很有趣。

141

渥太华
星期日晚
家宴之后

查斯：

对不起，今天早上我没有叫醒你，向你辞别——老实说，我确实叫醒了你，你也从床上坐起来，还含糊不清地说了句“多保重”，但说完又躺倒睡了。我知道我们再没有时间了，所以我在下床前依依不舍地在你胡子巴茬的脸上匆匆亲吻了一下。（你笑了笑，也就是淌着口水的嘴角往上抽动了一下。）

天刚破晓我便悄悄下楼，宜人的空气里透着一股变了味的



烟草味和洒出的啤酒味。由于彩色玻璃的缘故，聚会后留下的一片狼藉像拍成的彩色影片一般，鲜艳夺目，颇有艺术性。话说回来，一道红光洒在一个伸开四肢躺着的女人身上，犹如一道血红的伤口，我一见吃惊不小——原来是休。还难得见到谁家的宴会筹办人倒在沙发上烂醉如泥。不过，倒是选了个好地方，便于早起！（我忍不住暗暗高兴，清理打扫的将不是我。）

这真是一场热闹的晚会，不是吗？谢天谢地，蒂克诺、克拉克和查普曼三家人都去了毛伊岛。^①（温哥华莫非又兴起集体度假的新热潮？）至于桑德森夫妇，只希望他们能领略晚会上那种（放荡的）气氛。你还有份工作干吗？

万对我们说如果我们不能按时到机，我们的工作就会受影响——于是我恋恋不舍地从丈夫身边爬起来，从来到走没有亲热一番。可赶到机场后，你猜怎么样？只有一个人到了——坐在我身旁——这就是奥斯丁。他没有杰西卡的消息，也不知乔治的下落，不过倒是说了万发青的那只眼疼痛难忍，准备乘一架政府的专机返回，以便避开媒体。怎么眼眶打青了？我知道这不是杰西卡打的，因为母亲刚离开，她就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茫茫黑夜。是休打的吗？我看见万跟着她出出进进——她没打吗？也许是伊维特发了疯给了他一拳？（我以为伊维特和乔治在一起足以开心。）或者还有不少极坏的可能性，需要注意——会不会是热情奔放的马乔里所为呢？我看见她消失在雨中，没穿鞋，几乎瞎摸着路，还嘻嘻哈哈地变着调子给我们唱“荣华富贵中我翻呀翻两翻”，逗我们乐。

我有点担心杰西卡，但奥斯丁说她可能没事儿。好像她和你那位有名气的达维娜争吵过（因为她不同意杰西卡就男人做

① 毛伊岛是夏威夷群岛中的第二大岛。

出的定论,杰西卡认为所有的男人,尤其是万,都是感觉迟钝、妄自尊大的畜生),杰西卡特别生气,扭头就走。她冒着倾盆大雨在上莱维尔斯公路^①上拦车,万和奥斯丁驶来时认出了她,奥斯丁只好沿途追赶,想把她拉进他和万乘坐的那辆出租车中。说来不巧,一辆警车开了过来,杰西卡像是要指控他们两人对她进行性攻击。奥斯丁很作难,不过所幸的是她又缓和下来,上了出租车。警官这才放他们走,还警告他们以后别耍小孩子脾气。(我的另一边还坐着一位乘客——杰西卡的事逗得他不停地大笑——但愿他没有认出奥斯丁是谁。媒体不会对此津津乐道吧?)

噢,顺便说说,奥斯丁对我们家房子的变化很欣赏。(不要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他知道我对此还有些将就的样子。)我推想你问过他对你的诗的意见,他要我记着把你的诗拿给他看看。你把诗给我了吗?他还说母亲很迷人。(但愿他不是以屈尊俯就的姿态说这番话的,我认为不是。)我们到达渥太华时,他要请我吃晚饭,但我只想躺进我那安全的小窝,藏在那儿度过余下的冬日。或者一直到我的宿醉完全消除。(有两片阿斯匹林,还有一杯热牛奶。)

吃了药我觉得好多了,回头看 I 原以为会搞得“文明高雅”的晚会,我不得不笑话自己。我推测乱了套的原因是乔治和埃斯特为委员会助兴,约来了一些很活跃的朋友。并不是说达维娜、休、马乔里·芬斯特德、吉尔以及从你们创作班来的那个牙齿外露的人不活跃。我想说的是正因为他们太活跃,这才把那些远道而来的爱尔兰裔朋友带动起来了。

我一直想要说的是——想要承认的是——我认为昨晚那么

^① 上莱维尔斯公路在西温哥华,是游览公路。



乱一场对我有好处。我曾一直把渥太华的这一伙人有点理想化了,不知怎么的总认为他们比我们这些脚蹬帆布鞋的乡巴佬要高明。虽然昨天晚上大家表现出的智力水平都与欧扎克族人^①不相上下,但东部人比西部人更像欧扎克族人,程度之比例约为二比一。

深爱你的(精神恋爱——叹息)

乔克

又及:格雷格凌晨两点才回到那个杯盘狼藉的家。他这么晚都去了什么地方?现在还不到你该查查的时候吗?

再及:是呀,太阳房很可爱。尽管造得奇特——我现在觉得怎么都行。这是成熟的表现吗?(我希望如此)

144

香雪松大道 29 号

北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2月2日

最最亲爱的:

我是匆忙写就这封信的,因为我急着要去医院看吉尔·格

^① 欧扎克族人是印第安人的一支。

罗根,探视的时间九点结束。

我很遗憾,星期天早上醒来时发现你已走了——我无法告诉你我有多遗憾,原因很多。(我想可能我多喝了一杯格斯·芬斯特德带来的杜松子五味酒,因为我直到中午才醒过来。)我不禁回忆起过去每次晚会后我们习惯于早上躺在床上交换意见——对我来说,这种事后的评论比晚会本身更有意思。你还记得我们总把好好的意大利碎面条扔掉吗?还记得廷妮·威格洛摔到我们新买的玻璃面咖啡桌上的情景吗?还记得我们举办家庭宴会时发生的意外麻烦事吗?当时我们把难以相容的两伙人——建筑师和律师——硬撮合到一块儿,结果呢?只能分开举办晚会,外面一个,起居室里另一个。还有举办过的那些晚餐聚会,有时候晚会上的一切没有什么明显的原因却似乎忙忙乱乱的——又吃,又说,好不热闹。

我认为,你不得不同意星期六的宴会是我们办过的最好的宴会之一,尽管吉尔和你们那位功成名就的万斯在厨房打了一架。(顺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吉尔的下巴并没有碎,只是脱位了。)后来我才了解到,万斯一直缠着休说话,说得口干舌燥,便跌跌绊绊地进了厨房,用法语要求说“*soupçon de cognac dans son café*”。^①吉尔就问万斯,当然是开玩笑地问,他嗓子嘶哑,喉咙里是否有个“小青蛙”。^②

我有种感觉,你们的伙伴万斯没有一点幽默感,所以他眼睛上挨了一拳是活该。吉尔坚持说万斯把他推到冰箱上,他

① 法语,意为“给咖啡里加一点儿白兰地酒。”

② 这是个短语,意为因喉头不适而微带嘶哑,但青蛙(frog)又是对法国人的昵称,所以惹得万斯生气了。



没办法,只好自卫。(显然,西山的年轻人不懂长者不可欺的道理。)

以上的情况都是休后来告诉我的。当时她听到杯子的破碎声后,慌忙从起居室跑去。(别担心,水晶玻璃杯只打碎了一个,其它的都是些瓷杯和小碟。)休是唯一能使万斯静下来的人,然后她开车把吉尔送往急救中心。你知道每到星期六晚上急救中心是什么情形——都塞满了——这也是我们的自助晚餐比原计划推迟的原因。但在那一阵子,谁还会在乎这个呢?

你还得承认大家等饭等得值。就像我解释的——我解释了吗?——原来休自告奋勇要筹办晚宴,但后来,一门课变了考试时间,把她拖住了,大家听了后就开始动手帮忙。这使我想起了过去我们住在基茨区时经常吃的那些可怕的便饭。这一次你母亲做的茄子煎饼大家都说好,然而我们似乎剩余下了一千个。达维娜做的山芋酸乳酪饼成了抢手货,至少没剩下。梅洛迪——你遇见梅洛迪了吗?——带来的是紫黑浆果乳酪蛋糕,但在忙乱中不知怎么放到冰箱里没动(今天早上我们把它当早餐吃了),吉尔的希腊色拉本可以成为最受欢迎的菜——但他没有浸渍青橄榄,要么没有融化乳酪——不过他至少努力了。到第二天我们大家都有点神经麻痹的症状,我认为是马乔里带来的山莓奶油冻所致,而不是色拉的调味品引起的——要么是后劲大的杜松子五味酒引起的。

要说这种五味酒的后劲,我还从未见过喝得你母亲比什么时候都活跃、轻浮。她兴致勃勃地同奥斯丁谈话,说到激动处,竟一把打掉了奥斯丁的眼镜。眼镜穿堂飞过,落到达维娜的怀里——把达维娜吓了一跳,她在此之前,还没好意思将自



已介绍给众人呢。后来这两人，达维娜和奥斯丁，就在当天晚上就文学问题进行了一次深入的长谈。达维娜听说奥斯丁读过她的书《讨厌的野人与其他的妓女》，高兴得眉飞色舞。她这本书去年获得西南不列颠哥伦比亚诗歌奖。我问他是否有空读过我的诗，他说他不知道我也在写“韵文”。他就是这么说的，“写韵文”。达维娜一听气得眉毛倒竖。他戴一副亮闪闪的眼镜，别在胸前口袋里的手帕隐约可见，看上去更像一个银行家，而不像诗人。顺便说说，他不赞同达维娜关于诗的火焰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燃烧的说法。就此他们还愉快地争论了一番，争到激烈时，杰西卡走了过来，蛮横地大声介入到我们的谈话中。

现在我能说杰西卡什么呢？说她有点儿霸道？说老实话，我在背上挨这么重的一巴掌，还是多年来的第一次，打得我咳嗽起来。“如果你就是有名的查斯，”她说——我们当时还没有相识——“我要向你表示祝贺。”我自然要问为什么。“因为我遇到的都是猪，只有你不一样，还不是十足的 phallocrat。”phallocrat？我知道这是个法语词，意思是大男子主义。我原以为她要为我的太阳房表示祝贺，想不到她祝贺我是因为我自觉自愿地操持了一年家务，也没有假惺惺地做出自我牺牲的样子。听了这话，我跟她热乎起来。接着她又表扬起你来，我对她就更热情了。她说“乔克是个十足的大好人”，还有比称作“大好人”更高的赞许吗？（我能看得出她也喝了那种五味酒。）

在一旁观看达维娜和杰西卡如何相处很有趣。（她们以前见过一次面，好像是在多伦多举行的女权主义会议上。）她俩的腰身非常相似，可她俩对女权主义的观点却截然不



同——或者说双方都似乎急着要告诉我各自的观点。比如杰西卡，她想象力很丰富，认为一个世界没有男人照样可以，但达维娜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就在她两人吵得不可开交之时，伊维特走了过来——她是个多么腼腆、多么胆小的女人啊——说乔治不小心把自己锁在浴室里了。（你会记得那门锁经常给我们带来麻烦。）我赶快找你，你却在那间小屋里擦洗酒杯，所以我就出去到车库——当时天已在下雨——搬梯子。你猜我碰到谁了？不是别人，正是马乔里·芬斯特德。她半裸着身子，在草坪上跳舞，唱的好像是一支古怪的新曲子“荣华富贵中我翻呀翻两翻”，你的那些好朋友万斯、奥斯丁，还有我的上司塔尔博特·桑德森，一个个兴高采烈地在简陋的汽车棚里为她喝彩。（你还以为马乔里是个令人扫兴的人。）显然，格斯见此情景不会高兴，怒冲冲地早早回了家——也就是说，两点半左右——所以马乔里就呆了一整夜，用靠垫给自己拼凑了个小床，在太阳房的一角挨着你母亲缩成一团。难怪你出去时绊倒在她们身上。

总之，我乐意把这次晚会看成是我们举办过的比较有趣的晚会之一。我很高兴乏味的蒂克诺一家没有参加晚会。晚会上听到人们对太阳房和天窗的赞美声多了，很自然我越来越有些飘飘然——看上去甚至连你对它的最终效果也很满意，尽管我们没有多少机会好好谈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今天早上塔尔博特·桑德森打来电话，说他和乔伊在晚会上玩得很开心，并说他们特别喜欢我们的太阳房，很想让我给他们也设计一个。（听见了吧！我成了行家中的行家！）你不必叮咛，我不会告诉他们我们家太阳房的设计是根据一个专门从事旧房拆除人的口授记下来的。所以，我完成给吉尔家的设计后，



要立即着手给桑德森家设计,要好好想一想——塔尔博特说他们愿意投入两万五千元,这样我在设计上会有更多的灵活性。

可怜的吉尔,他还得在医院呆几个星期,因为那位医生已决定在他的下颚复位期间,不如把他的前列腺病也顺便治好。如果你有时间,给他寄张祝他早日康复的卡,你觉得怎样?你的卡对他意义重大——因为他一直在担心你可能对他开的荒唐玩笑生气了。目前,我至少可以说服他不要对万斯进行控告。我不知你是否能够劝说万斯,让他写封表示道歉的短信?这也许有助于抚慰这个自尊心很强的老人,使他平息怒气。

晚会后,我们花了整整两天的时间打扫整顿,但值得。孩子们都拼命干活帮忙。晚会自始至终玛亚一直在睡觉——唉,年轻人!——格雷格凌晨两点回家,一见在院中半裸着身子跳舞的马乔里就避开了,只说了句:“我都等不及长大了。”

你是什么时候去睡觉的?——肯定早。在你早早撤退和我入睡前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几乎没希望在一起聚一聚。你认为我们能——在我发疯前——尽快在一起共度周末吗?温尼伯怎么样?我一直想知道二月的温尼伯能有什么呢。

我亲爱的,我可爱的大好人,在此给你献上我的爱和亲吻。

你的
查斯

又及:感谢给我的传真号码。桑德森公司同意我们在紧急情况下发传真。



传真：

2月3日

《卡皮拉诺评论》已答应发表我的诗。稿酬五加元。真令人欣喜若狂。

查斯

老城街4号

渥太华，安大略省

2月5日

150

亲爱的查斯：

读了你信中给我提供的关于塞尔比家狂欢宴会上遗漏的情况，我又有了些新想法——不知我们是否吓着了几个人——但你在信中就万的眼眶被打青一事的描述令奥斯丁大笑不止，笑得他直擦眼镜片。然后我又从你信中另外选了几段读给他听，比如马乔里·芬斯特德跳舞的那一段——顺便一提，他认为这是他见过的最令人快活的场面——他听后当即提笔赋诗一首，只用了三分钟的时间，题目为“献给马乔里”：

铁杉树枝下，

马乔里翩翩起舞不戴乳罩，



愚蠢的老色鬼，我鼓掌欢笑。

乳罩掉落时，我虽期望双乳更丰硕，

但我藏起失望，走上前去抚摸。

整个事情在像奥斯丁这样的人看来肯定古怪荒唐，这一点我认为我一直没有意识到。我对他说这完全是我始料不及的，我原想会是一个文明而且多少有些品位的聚会，绝不像酒吧里的闹宴。但他指出，如果有杜松子五味酒，就别对文明人和有知识的人再期望什么。

还有件会让你吃惊的事——奥斯丁并不是出于屈尊俯就赞扬母亲。母亲在读所有她能找到的文学评论，你也知道她的公寓里总是到处放着《纽约时报书评》、《评论》、《星期六文学评论》等杂志。是这样，据奥斯丁讲，母亲“心思缜密，悟性极高，能极其老练地抓住现代诗人的细微风格。”听后我大为震惊。

怪，难道不怪吗？我一直有种优越感，认为母亲“思路不清”，我比她强，并且把她对诗歌的热爱归因于遁世，认为这是她们那一代妇女身上常见的现象。

至于奥斯丁写诗的能力，我认为这仅仅是他用于消遣的次要才能，同他在统计学和经济学方面所取得的真正重大成就相比，就排在后面了。但他说这种看法不对。对他来说做个诗人比其他那些“电脑”技能更难更重要。他说诗歌是一个人有别于计算机器的特征——听了下面这句话，千万别骄傲，全当开玩笑，明白吗——他说你的设计“富有诗意”。

是的，他喜欢那个天窗和太阳房。他说创作欲望就像我们头脑深处的氦气泡，总要千方百计地浮现出来，但大脑主管法



规的那一层总在喋喋不休地唠叨，吵得创作的氦气泡成不了气候。（只有他打比方打得清楚，不混乱。）他还说，假如有人问他生活的真谛是什么——很显然，问这个怪问题的新生大有人在——他就只好说那就是把古老的原始的冲动纳入意识，这些冲动正是创造力的基石。只有这样，一个人才会逐步认识自我，这也就是生活的目的。（他说的这些话令我有点困惑。我没有他那种想法，我甚至不知道我是否明白了他说的话。我发现我的所有事情都可以由我的大脑从法律逻辑的角度来处理，而且上次我的创造力恰恰表现在做了些袋鼠糖包，结果馅都漏出来了。）

我不知道这样一些见解能否用来影响我们的关系？我同意在我们双方因近乎禁欲而死掉之前（如果这是生死攸关的话，而且我有时候觉得它好像就是致命的问题。），我们确实需要一些深刻的见解来影响我们。很遗憾我们在温哥华没有机会——我没料到我得一直工作到开完会。提起没有机会的事，我不禁要问格雷格到底为什么要在凌晨四点半风风火火闯入我们的卧室来找牙缝拉线？他选择的时间真是无可挑剔。在此之前他在什么地方？搞清楚！

你也许要问（很可能已经在问），委员会为何突然之间忙得要死呢？因为万认为总理将提议大选，便担心他的报告功亏一篑。假如在委员会完工之前就举行大选，那我们所有的工作怎么办？白干了。奥斯丁说，这样一来，加拿大的穷人就惨了——如果他们妨碍政治利益的重新分配，那就让他们见鬼去吧！

万目前正受到各方面的压力，要他竞选自由党的领袖，我便忍不住想，是否会任命我填他这个空缺。现在我已有很丰富的资历。你知道，查斯，我自己也有点吃惊——眼下这么想听起来



也许有些自负——但我已发现了我的长处，真令人激动。我真的擅长于干这项工作！我猜想我以前真的不相信我会奋斗到这项工作的最高职位，但今晚我认识到了，我的确有这个能力，我完全行！我真的相信我会成为一个第一流的长官！（你认为如何？）

但当然啦，他们也许要一个男的。乔治可能是个人选——果真如此的话，我会很恼火。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要延长合同，又要离家几个月。你知道这类事总要拖拖拉拉。

无论如何，查斯，我们的工作正在往前赶，看情况我们在月底前去不了温尼伯了。至于说温尼伯怎么样，我听人讲没什么好看的，但二月份渥太华也是平平淡淡。如果经济上许可——用你新接的那几项太阳房的设计任务——你认为你能来渥太华与我共度周末吗？日期一经确定，我就马上告诉你。是啊，我们确实需要聚一聚。太孤单了。

你的
乔克

又及：母亲和马乔里睡在太阳房了吗？我怎么没发现？

再及：我一直在打电话，但得到的录音答复是该电话号码已不使用。这是怎么回事？



香雪松大道9号

北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2月9日

亲爱的乔克:

先提个问题:我给你发过一封电传,告诉你《卡皮拉诺评论》已接受了我的诗,这封电传你到底收到还是没有收到?我不愿意,也不能相信,你在得到消息后,竟然没有任何反应。还谈什么反应,见鬼!——连一个字都没提。你知道现在要发表诗有多难吗?(问问你的伙伴奥斯丁吧。)你知道《卡皮拉诺评论》每月要收到上百篇主动寄来的稿件吗?你知道一个人写的第一首诗就能被发表,这种事多么稀罕吗?如果你以为《卡皮拉诺评论》是一种由眼睛鼓出来的贫困人在街道偏僻处随便散发的油迹斑斑的小影印册子,那让我来告诉你,《卡皮拉诺评论》是一种大型的、用有光纸印刷的、很有影响的杂志,全国各图书馆都收藏。

上帝啊!我知道你忙。我知道你满脑子装的是杰西卡和万斯,想的是“奥斯丁说的话”,但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可是你家里人,我们需要的是家庭成员时不时给予的非同一般的抚慰。不,“抚慰”这个词还不确切。只要随便地说一句“干得不错”或者甚至,上帝保佑我们,说句祝贺的话,我也会感到很满意的。(达维娜从她微薄的薪水中掏钱给我买了瓶假香槟酒。休迅速地给我做了一个富含维生素的红萝卜馅饼。你的两个孩子把他们的老爸带出去吃了一顿快餐!)

我明白,我明白——听起来我就像一个要人注意的大男孩。兴许我正是这样一个人,但我给你发那份电传是要与你同



享去年一年对我来说是从天而降的金色李子。我真心想让你也咬一口。从你的信(你过去的几封来信)中看,我似乎觉得你需要我,需要我对你这个新型的“职业女性”给予鼓励和赞赏。那么你对我就不能将心比心,我这方面就不需要鼓励和赞赏吗?请你写信解释一下。请你告诉我,说电传丢了,或者说有人忘了送。(真的,我越想越觉得可能是丢了或没人送。)

我们换个话题吧。最近这里一切都乱了套。昨天晚上是玛亚的芭蕾舞表演,兔子、小仙女、小精灵,还有秋叶,旋转了四个小时。我觉得我的脑子都给转晕了,这时,我们可爱的女儿扮演的角色“东风”出场了,一下子就把全场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服装的效果不错。马乔里·芬斯特德在她的衣服上肯定缝上了大约一千个小金属饰片——也许你应该给她写封表示感谢的短笺什么的。但不巧的是,临出发时,衣服边的针线脱开了,不得已我们就用别针把脱线的地方别起来,但看上去好极了。噢,她真可爱。我给她拍了些快照,一取回就给你寄去——我用了一整卷。(格雷格先说他会设法赶来,结果又来了一次典型的说话不算数,给他订好的座位一直空着。)

你要我搞清楚他在什么地方瞎混。有好几次我对他摊牌,让他把一切说出来,但他是个改变话题的行家,到后来我发现自己也不愿再追问下去——我真的想知道他在何处,与何人交往吗?不,不,我不想知道。你自己给他写信,兴许旁敲侧击能问出点名堂,你以为如何?

我去医院探视吉尔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下午,有时是在晚上。好像去看他的就我一人。(顺便问问,你给他寄慰问卡了吗?)自从医生查出他一处动脉有出血现象以来,他的情绪一直很低落。医生要他继续住医院,直到把病查清楚——可能



又得几个星期。近几日我甚至无法使他振作起来关注一下国防问题。当我问他是否想读点什么时,他说他想读《圣经》。可怜的老吉尔,自 1932 年举行婚礼后再未进过教堂。我在他的家和我们家翻遍了,想找一本《圣经》——最后只好出去买了一本。我希望他可千万别让我给他读《圣经》。

最好就此搁笔。我要赶在明天之前再把我的新诗充实一下。

爱你的
查斯

又及:我提到温尼伯时,想到的只是你和我——而不是该死的委员会。

156

再及:好像我忘了付电话费。现在我得到城里再存上些押金——拿到新号码后,我就告诉你。实在麻烦,不是吗?

老城街 4 号
渥太华,安大略省
2 月 12 日

亲爱的查斯:

当然了,你的电传收到了,得知你的诗要发表的消息我也很



高兴。你瞧,亲爱的,我这么麻木迟钝真是不该,我很抱歉(你还幸运,休和达维娜不像我这么迟钝)。给我寄来个复印件吧,你说你给过我,但我觉得好像没给过。我保证收到后拿给奥斯丁看。不知奥斯丁是否听说过《卡皮拉诺评论》?(他们就总共付了五元的稿酬?!)

昨晚我一回家(大约十一点,你那儿是八点)就试着给你打电话,但我想你可能还没付电话费。(我以为有三个月的时间够充裕了吧?我走后你肯定付过了。)杰西卡无论如何要拽我去她的集体之家。她认为我会对琼产生一定的好影响?(还记得琼吗?)琼——这种事注定要发生——正和一个男人打得火热,而此人是在利用她,至少杰西卡是这么认为的。

我并不认为琼的失业保险那点微薄收入会吸引为财产而追求有钱女子的男人。所说的那个男人看上去像你眼中的标准无业青年,下身穿紧身工装裤,上身穿皮夹克,骑辆摩托车。(他的摩托车暂时存放在集体之家的地下室。放在那里,无论是下雪,下雨夹雪,还是夜间降霜都无损于车身闪亮的外表。他常在地下室花很长时间望着摩托车发呆——郁闷发呆?还唠叨着说要去温哥华——听清楚,去温哥华拜访你。)不知怎么的,杰西卡似乎认为琼把我视为仿效的榜样,但我一直在开导她——委婉地——应当在她想从事的牙科保健工作中努力奋斗实现自己的理想。(牙科保健是专业工作,不是想干好就能干好的,对此她脸一红也承认了。)

“我可不爱听牙科保健之类的废话,琼,你和我干脆从这儿滚蛋吧。”——这是诺姆说的话,要骑摩托远走高飞,他的观点我也并不是完全不赞同。(只有他忘记了明摆着的事:婴孩特里西娅还在爬行。)这时候我已经就牙科保健的话题讲了足有三遍,讲得我都不爱讲了,琼和诺姆这才带着我的祝福,开着杰西卡的



大众牌汽车隆隆地进入茫茫黑夜——摩托车太宝贵了，舍不得开出去——他们走后，我和杰西卡就安顿特里西娅睡觉。

有一件有趣的事：我在杰西卡的房里给她找纸巾时，发现了一张放大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四个年轻人——从他们的装束上看，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照的——臂挽着臂，牙齿亮闪闪的，当我认出站在最边的人是万时，我觉得有了额外的收获。照片上的万比现在瘦，黑头发比现在浓密一点，但奇怪的是别的方面没有什么变化。他旁边的那个笑咪咪的姑娘身穿一件老太太穿的长服，脚蹬一双凉鞋——若不是眼镜依旧，我绝对认不出这就是杰西卡。那时的杰西卡没有双下巴，模样还真好看，这使我很吃惊。

站在杰西卡旁边的是青年时代的奥斯丁，也一点儿没变（难道只有女人变吗？多可怕！），他的装束比较保守，灰法兰绒的衣服、敞着领口的衬衫，手握一个网球拍，他那时——现在也是——比其他几人年长。

我不知另外一个漂亮姑娘是谁。杰西卡现场抓住了我，有点生气了，说我偷偷摸摸探人隐私，所以我除了知道这张照片是她和万在哈佛上学、奥斯丁在哈佛教书期间拍的之外，别的就一无所知了。她所说的只是一句话：“是不是我该送你回家了？”

“用摩托车送吗？”

“噢，对了，我陪你走回去。”

“但外面天寒地冻的。再说，为什么你在大街上转悠就比我安全些？”

“我不会吸引很多小伙子。再说，我还是日本柔道协会的会员。”可惜，在我们家晚会上万推的不是杰西卡。可怜的吉尔！你说得对，我要写信慰问他。

我给你打电话的原因之一是，我得预订去温尼伯的机票，否则错过截止时间就订不上便宜的了，所以我得提前行动。你我



在一起的时间和委员会的活动不会冲突,我会设法在听证会期间抽空安排我俩的聚会,这样可以省点钱。委员会要在二十三号那一周开,但周五下午不开,所以我想如果你计划在周四晚上到达,那么周五下午、周六和星期天我们都可以在一起。

但愿这安排对你合适。如果取消就得花一大笔钱,我这样做仅仅是因为你说过要在温尼伯和我相聚。承蒙政府照顾,周四晚我们免费下榻威斯汀宾馆。我想住在那儿,我能使我们的整个周末享受政府的优惠价。如果你觉得这安排不行,马上来电话,但我们应该尽量争取,因为我们失去得太多了,要好好弥补一下。

乔克

又及:我得有一双新靴子,去买了一双紫色的,你觉得如何?

再及:玛亚的芭蕾舞表演令我激动不已。上帝啊,要是我在场该多好啊!我已经给她写了信。

香雪松大道 29 号

北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2 月 16 日

亲爱的乔克:

听着,乔克,我有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从昨天起,我已不

159



在桑德森公司干活了。我无法对你讲清楚,当我走进去,把我的辞职信放到塔尔博特的办公桌上时,我感到有多自豪。我承认,听他的抗议更令我高兴——他马上答应让我上全日制的班,并给我安排更有意思的工作,但这一回我硬是站稳了立场。他认为在眼下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提出辞职是我脑子出了毛病(你母亲也这样认为,我母亲也如此看法。),而且这样做是冒险。但我推测不会损失多少,说不定还会有所收获。我已经接受了另外两项设计太阳房的任务——一个是一位小伙子委托的,上周他开车路过我们家时,停下车走进来问我家太阳房是谁设计的。(他住在肖内西那一边,钱多得尽可挥霍。)第二个雇主来自废旧物资站,我的大部分玻璃就是从那儿买来的。我已决定成立个办公室,就我一个人,小打小闹,不再扩展。(我想到明年你可以管管账,处理一下来往的信函。目前,这些事我自己干。)我找到了一间办公室,虽然脏,但价格便宜,就在山区公路那边——也就是一间肮脏的房子而已,但你等着瞧它大变样吧!

资金方面支持我的人——你料想不到吧?——是格雷格。你的儿子格雷格。他想马上做点事,说我该结束这种只拿半份工资的制图员营生了,还宣布说他在银行有些存款,愿意拿出来投资。我问他有多少?他回答说有两千多元。(我佯装很吃惊。)老实说,我不想硬逼着他说出他怎么会有两千五百元钱,再说,他也不愿意讲出真情。我俩就像一对拳击手跳来蹦去,谁也不先出手,但最终还是签了一份正式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书,休做证人。(顺便一提,休认为这里已兴起了太阳房潮,原因是人们认为社会使他们处在一个拥挤不堪的环境,政治上和精神上都压抑。)我们喝香槟酒表



示庆贺——这是本周喝的第二瓶了——并给你打电话告诉这个好消息(用付款电话打的),但没打通。(我马上再打电话联系)

眼下,我没有了正常收入,但两三个月之后,我们会赢利的。与此同时,我把我们家的地下室租给了休——由于一道无情的土地征用命令,她于星期六被撵出了公寓。这样我们将会有一点额外的收入,外加她免费打扫卫生。(毫无疑问,你的杰西卡会认为这种交易带有男性剥削的性质,但为什么人们就不应该既用金钱、也用一技之长做生意呢?)

相聚温尼伯,这消息太好了!我非常高兴去那里,带上风衣和海豹皮鞋,都是防寒用品。

爱你的
查斯

又及:琼和诺姆到底是谁?

再及:当然了,你的工作干得很出色——猜想不出你为何因此而吃惊。据我所知,各类皇家专门委员会的工作并不特别劳心费神。很可能你干的工作是他们所期望的两倍。我认为人最不想干的事情就是把不想干的事干下去。

161



老城街4号

渥太华,安大略省

2月18日

亲爱的查斯:

你辞掉了工作?

你住进了我们家?

说实话,查斯,你住进来可能解脱我的家务活,我现在就觉得解脱了,再说,我有理由信任她。可是你难道就没长脑子想想,你住在咱们家地下室,外人会怎么看?尤其是路对面那位给玛亚衣服上缝金属饰片的天才会怎么看?(上帝,我不愿意承她的情,可是,对,我要给她写封短信。)我不希望有人,无论是谁,住进我们的地下室。再说,等我回家之后,你的绘图桌往哪儿放呢?你总不希望把它还摆在厨房里吧——再说,你到哪里吃饭呢?

162

你怎么不先跟我商量商量就辞了工作呢?我这儿的工作结束后,我们就不一定还能拿到我固定收入外的这一份钱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律师在挨饿,状况之差你没有听说过。靠给别人建太阳房能挣来足够的钱供两个孩子上收费昂贵的大学吗?在一个面临经济衰退的省,像太阳房这类中看不中用的东西也许没有多大市场——说不定你已经把整个市场占光了。而且塔尔博特·桑德森给你的工作那么好!——我不知道该怎么想,但是我的确知道,你那种要我为你管账兼处理信函的傲慢设想简直气疯了我。不管你信不信,在我的研究领域里——随便列几项,比如劳动法对妇女的适用性、宪法的修改对法律界的影响、《人权宪章》的应用、儿童权益保护法等等——在这些领域,我被认为是专家级的人物。再说我自己至今还没有发现(甚至



找都没找过)我在管账或文秘工作方面有什么特长。你看用休怎么样?她的聪明才智和奉献精神似乎是无穷无尽的。

我俩现在话说不到一块儿去了,而且分歧很明显。很高兴我们已经约好在温尼伯见面——我们之间有很多事情需要好好谈谈。

乔克

又及:格雷格表现古怪,但是如果他并不遮掩他有钱,那钱肯定是合法挣的,你说是吗?也许是在学校得了奖学金?为什么你不坚持要个回答呢?

再及:把电话修好!

传真

2月1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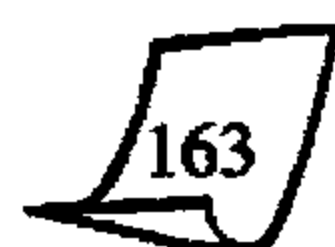
打电话找不着你。吉尔·格罗根今天上午去世了。葬礼定在星期一。

查斯

星期四

查斯,

吉尔死了!我难以相信!我很吃惊,我觉得,我也说不清



楚,觉得受不了。我的意思是,事情这么突然,像个意外事故一样,几乎没声没息的,仿佛生命一文不值,一个人和一只甲壳虫没什么区别。吉尔走了!这似乎不太可能。

收到传真后我立刻打电话找你,但还是没人接。(我已经学会友好地对待电话里的录音了。)

奥斯丁和我不得不加班,所以你找不到我。乔治滑雪去了,奥斯丁便替他做一些修改工作。(乔治最近出奇地和蔼,老向我请教一些法律方面的种种问题——我还以为他要和我争当头儿,看来不对。)

不管怎么说,接到吉尔去世的消息后,我太震惊了,所以奥斯丁建议我到他那儿去喝一杯夜酒。我真感激他!一想到独自一人回到我那狭小的公寓,我就觉得害怕。

他住在布朗森街,步行可到国会山。那房子是一幢旧宅,改造成两套既宽敞又漂亮的公寓。他住在上面的一套——透过屋前的一扇凸窗可看到市区,后面的玻璃门通向俯瞰渥太华河的阳台。公寓的布置非常男性化——我丝毫感觉不出在他的生活中曾经有过女人,至少好长时间没有过了——宽大的皮沙发,皮脚凳,沿墙全是书,还有两个高大的立体声扬声器。原来他也是个莫扎特迷,和我们一样,也有第四十交响曲的录音带。

我感到有些麻木,音乐使我有所缓和。一大杯苏格兰威士忌酒也起了作用。“它突然扑向我们,真是可怕。”奥斯丁总算说话了。他指的是死亡。“就像个吓人的玩偶匣。”^①

我点点头,然后直直地望着窗外的人间灯火。

“你在想吉尔·格罗根的事?”他问道。“还是在想死亡?”

这问题一下问住了我。“死亡,”我过了一阵儿后回答道,感

^① 一种打开匣子便有玩偶跳出的玩具。



到有些惭愧。“我想这话听起来很自私？”

“并非如此，除非你一心要当圣贤。”

他接着说有一种思想流派认为我们的一切神话和神经官能症都是拒绝死亡的方式。

“这比弗洛伊德学派的方法较为体面一些，”我说，然后又问他是否相信这种说法。他耸耸肩说他怀疑这又是一则盲人摸象的故事。所有的理论都是正确的，同时也都是错误的。

然后我向他问起从收到你的传真后一直困扰着我的一件事，我想知道那天晚上与万打架是不是导致吉尔死亡的原因。

他摇摇头，说我这是硬找原因。只要我们能找出个可怪罪的原因，吉尔之死就不显得那么突然了。

你是怎么想这一切的，亲爱的查斯？我知道你早就开始喜欢可怜的老吉尔了——晚会后你担心了没有？你认为是晚会加速了他的死亡吗？

唉，天啊，我因为没有给他写慰问信而感到很内疚。

昨天夜里我一回到住所又给你打了电话——此地时间是子夜时分——但是没人接。今天我要开整整一天的听证会，所以发出这封信，你可以在这个周末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我恐怕没有时间回家参加葬礼。我们星期一上午去温尼伯。

期盼我们的性爱聚会。我们需要它，我们需要它。

爱你的

乔克



香雪松大道 29 号

北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2 月 23 日

亲爱的乔克:

我当然理解你不能参加吉尔葬礼的原因。我亲爱的,你千万不要责备自己。你身受约束(当你签约把自己转让给官僚政体时,你就注定身不由己了。),所以不要折磨自己。再说,这又有什么呢?可怜的老吉尔到那时只是一盒骨灰,他不会知道你到底来了没有。

当然吉尔的死与他下巴挨了一拳是毫无关系的。(顺便告诉你,万两星期前给吉尔寄来了一封狡猾的道歉短信,很有气度,也有西山名人之风:“恐怕我们大家当时都有点头脑发热”,等等。是没有关系,实际情况是吉尔死于手术后心脏衰竭。这件事恐怕除了吉尔本人外,其他人都是没有预料到的。他给我留下了一份简短的告别信。

我在电话中冲你大发雷霆,现在感到非常抱歉。一说完那些有关优先权和价值观的废话后,我马上就想收回——这倒顺便证明,与电话相比,信是一种更好的交流方式,信中的语言更为理智,更深思熟虑,也更为公正。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把这封信转寄威斯汀宾馆,尽管我星期四晚上会在那里见到你。

我们的送葬队伍非常小,冷冷清清——只有从加利福尼亚赶来的吉尔的女儿,温哥华俱乐部的两三个爱生气的会员,还有我们一家人,包括休·兰迪斯和两位母亲。天自然下着雨,风自然怒吼着。牧师用低沉的声音宣读了上帝的宽恕,但就我能力所见,吉尔的唯一罪过是对私营企业自由竞争制度



捐款过多——最后我们绕着墓穴用忽高忽低的声音唱了赞美歌《永久的磐石》结束了葬礼。葬礼之后返回家中，气氛比较欢快了点。（吉尔在遗言中——他进手术室时肯定有预感——把酒窖里的存货留给了我，还有一张开给我的数目不小的支票，算是我为他家的房子改造画了设计图的工钱——唉，如今永远不会按图动工了。）

房子已经开始拍卖——加利福尼亚的女儿似乎急于把一切卖光，越快越好——昨天一天，人出出进进，络绎不绝。上帝啊，没有了那老家伙来串门，我们家会变得冷清起来。

我给达维娜打电话解释我不能上课的原因，她建议我把我的感受写下来，这正是我今天晚上一直在做的事，或者说努力在做的事。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集中不起来。我想写几行有气势的诗，只表示对朋友的哀悼，结果却写成了一篇又长又乱的东西，感叹人生苦短，最终熬个灯干油尽——只有几个熟人站在雨中，唱一支唱不出来的圣歌。（你要是不信，可以自己试试，看能不能唱出来。）

另外，我想你应该为休住在我们家而高兴。我们可以利用租金，而且在吃了几个月的冻玉米粒和茄子加工食品之后，我们又能吃上绿菜了。或许我早应该向你解释清楚她仅仅是暂住而已。出租的公寓有的是，但价格一直很高，所以在她的工作恢复之前，她会觉得入不敷出。

事实上，我去温尼伯时她就会过来，为此我非常高兴，因为怎么安置玛亚是个不小的问题。你母亲说，她要参加一场大型的桥牌比赛，不然的话，她倒愿意照顾玛亚。我很怀疑能不能把她送到我母亲那儿，她说她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在隆冬时节去哈利法克斯。她现在变得越来越糊涂了。我不想让玛



亚去应付一个稀里糊涂的人。芬斯特德家答应周末接她过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玛亚觉得那样很没意思,说她宁愿呆在家里。我当然不能把她留在家里和格雷格呆在一起。因为他还在继续他的深夜漫游。休的到来一下子就把这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她们俩已经打得火热。

空余时间我在抓紧每一分钟收拾山区公路那边的新办公室。我们打算下一周的今天举行一个正式的开业典礼——就几个朋友和未来的客户。达维娜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名字:阳光点。你觉得怎么样?我已经把我的绘图桌搬到那里了,所以你不必担心它会挤在你的厨房里。我从来没打算把你拉入生意圈,尽管我知道你的法律知识迟早会派上用场,因为要扩建地方,人人都必须获得城建方面的许可。我把两百块钱押在了阳光点的一则小广告上,就画了一幅素描,一行说明文字:“阳光里有你一席之地。”非常生动,我觉得。我们希望收到好效应。休住在这里令我高兴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她可以接电话。

我又把我的话题转到温尼伯了。只消再过四天。你知道这种两地分居的日子已过多久了吗?我想你肯定知道。我喜欢你开的那个玩笑,说禁欲会使人的心脏更为健康,但我认为我们已经禁欲过度。到时再叙。

查斯

又及:如果《卡皮拉诺评论》退回我的诗稿《别了,吉尔》,我可能会转投《纽约人》杂志。



香雪松大道 29 号

北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3 月 1 日,星期日下午

亲爱的乔克:

唉,看来我们是进入了那众所周知的精神黑夜了。(达维娜会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陈词滥调,可是你是否注意到任何值得一说的事都是以陈词滥调的形式表达的?比如说:“交流障碍”、“角色冲突”、“人生的十字路口”、“路到尽头”,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好了,让我们勉强接受你所说的“不愿意承认我们正在(已经)彼此疏远,这一切都是由强加在我们头上的这份该死的渥太华工作造成的”。算了吧,把上面写的全部划掉,重新回到“精神黑夜”上来。

事实上,说句真心话,与星期四在温尼伯大街上挨冻的那个黑夜相比,精神黑夜简直微不足道。那天晚上,我极力想说服死板的威斯汀宾馆经理(但没有成功):是的,我不是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但我的的确确是你的丈夫,我有权利住以你的名义预订的房间。唉,你知道最后搞了个蛮不讲理的解决方案,还付出昂贵的代价。白白掏了一百二十个加元。超过了我的机票钱。

接着又是往付费电话里投了多少硬币,拼命地想搞清楚你到底死哪儿去了。当我最终拨通了电话并且得知你已经离开温尼伯返回渥太华时,我呆了。而唯一的原因是总理提出



大选！我的上帝，乔克，走马灯似的渥太华政治跟我们的私生活有什么关系呢？基督呀，你到底觉得孰轻孰重？你早知道我星期四到达。我们在两周前就定好了计划。就你我两个躲在威斯汀宾馆，还记得吗？（这是你自己说的话。）我们要在一起度过一段时光，讲清楚几件事情，卸掉禁欲的枷锁，恢复正常的夫妻生活，或许我们还会放声大笑，彻底放松——谁能理解，我几个月来又当爹又当妈，还要料理吉尔的后事，实在需要有点时间放松放松。顺便告诉你，我至今无法相信吉尔已经死了。

我已经给你讲述了我在温尼伯度过的悲伤星期五，就不再啰啰嗦嗦地烦你了。我只想告诉你，漫步在二月（摄氏零下三十九度）寒风刺骨的都市大街上使我心头的怒火熄灭了一半。当我沿梅恩大街低头缩身往前走时，我试着做休教给我的沉思练习。（这玩意儿在家做时挺管用的；当时不管用，我便以为我可能得了病，但现在又好了。）原来是东方哲学与强劲的大风（挟带着罕见的砂砾般大小的冰块和垃圾）势不两立。波特奇大道的宽路面上飞舞的雪片似乎是一种欺骗。头和脸全都裹在围巾里的行人似乎是一种欺骗。正在展出风靡一时的德国表现主义作品的温尼伯美术馆似乎是一种欺骗。挤进商场加入“春季前大甩卖”行列的购物者似乎注定要受骗。城里一家正派书店在关门盘点——也是一种欺骗。在一家叫圣母的自助餐馆里我拿汤匙舀起的杂碎里充满了欺骗，在我停下来喝了一杯热咖啡的万宝路小店里似乎有更多的欺骗。

这一天只有唯一一次宁静的片刻，那是我坐在一架行星运行仪上柔软的转椅里观察通往火星的模拟旅行时度过的——我中途莫名其妙地睡着了。不过没睡多久。一位穿一



身蓝制服的姑娘满脸怒气，在我肩膀上戳了一指头，问我是不是不舒服。“是的，我不舒服，”我如实告诉她，然后摇摇晃晃地走回我订的八元一晚的住房（起码还舒适）去吹胡子瞪眼。（休是在温尼伯长大的，她喜欢这个城市。我原以为我也会喜欢上它的。）

你星期六重返温尼伯时——我实在不明白你为什么大老远的为了短短的一夜又折回来——你是知道的，我已经过了正常发挥功能的点。醉是有点儿微醉，但愤怒就不是轻微的愤怒了。还有别的原因吗？噢，有。你穿着紫红靴子，摇摇摆摆地走出机场，然后在老丈夫灰色的脸蛋上留下心不在焉的一吻，惊得我目瞪口呆。

你现在能想想我当时的感受吗？我觉得我像一个愚蠢的老丈夫，享受着妻子恩赐的宝贵的（而且是收费的）几分钟时间。或许你希望我感激得发抖，可是我过了发抖的点。其实你很快就发现了，我已经过了能干任何事情的点。还有你见面问候我的话——“你脸色真可怕”——基督啊！这并不是一句能振奋人心的话……也不是能刺激荷尔蒙的话。

我把这封信用特快专递邮给你，因为我觉得现在该把我俩发昏的头聚在一起，共同说：让委员会见鬼去吧，让这种住在国家两头的生活见鬼去吧。我们正走在一条该死的通往灾难的小道上，看在上帝的份上，还搭进去了两个孩子和二十四年的夫妻恩情。

查斯

让紫红靴子也见鬼去吧。



老城街4号

渥太华,安大略省

3月4日

亲爱的查斯:

我并不责怪你发那么大的火。在一个气温徘徊在零下四十度(华氏摄氏都低啊)的城市里,独自一人度过星期五一整天和星期六的大半天——都怪廉价飞机票,不能更改日期!说到底,假如你买的是全价票,就可以取消,那样你这一趟花的钱会比我为了在温尼伯度过一夜而买全价票还要少。

我真的很抱歉。谁能料到总理会选在二月份提议大选呢?谁又能料到万会变得那么紧张而缩短了听证会的时间,于星期四把我们拽回了渥太华呢?事实上,当他得知我星期六晚上不能工作是因为我要返回温尼伯时,他大为光火。

这一切导致了又一次性饥荒,可是我觉得我无法改变这一切。还记得那些科幻故事吗?故事中地球在外层空间遭遇了剧烈的震动,结果大家的智商都提高了(要么降低了)?我觉得我的生活眼下也正在经历太空的剧烈震荡——不仅仅是在你我之间,而且是无处不震。委员会中的气氛非常紧张,因为一切事情都悬在万能否当选自由党的竞选主席这件事上。(人们认为他在竞选方面很有权威性,但是他不退出委员会的话,就没有资格参加竞选。)



他现在参加听证会总是迟到半小时,而且思想不集中,听一会儿报告摘要后,就要非常唐突地插话,“赶快念”,或者“念要点,看在上帝的份上,念要点!”有一位妇女被催得太紧张,眼镜掉下来打碎了,她看不清楚摘要,哭了起来。杰西卡跳起身来,当着大家的面说:“天啊,万斯,看在基督的份上,领你的工资走人吧!”然后她昂然走到发言席上,拍了拍那妇女的肩膀,拿起没有读完的摘要,大踏步返回她的座位,大声读起来。她读得非常慢,就像戏剧俱乐部的一位老先生以前常说的那样“口吐珠玑,字正腔圆。”

于是局面就变得很别扭了。万欲把提问调查过程草草赶完,然而,不用说,杰西卡则东拉西扯地问,偏拖住他不放。会一开完,万就迫不及待地冲出会议室,跑向(真的是跑)他的办公室,那里天天有一伙自由党要员等着见他,仿佛个个都坚信没有万他们的党便要垮台。

另一件悬而未决的事情是:如果万要走,乔治便希望在奥斯丁或杰西卡升任主席后,由他来填补空缺。我原先跟你说过,那样会使我生气的。毕竟,我从一开始就在这里,乔治资历上也不如我。(英语硕士文凭,一大堆政治演说文章——当然不能同法学文凭以及在目前研究的领域内有专门造诣相提并论,你说呢?老实告诉我——会不会是他们认为我胜任不了那个职位?)

当我对杰西卡暗示我想补这个缺时,她只是说:“唉,乔克,你肯定得不到的。有我这个妇女委员摆摆样子就行了,这个大男子主义的机构何必要任命两个女委员呢?”不过原则上她是反对乔治的,所以我想她认为我还是有可能得到那个缺。

别忘了,杰斯本人并非公正无私。她认为她自己应该当主席,而奥斯丁是一个劲敌,其实奥斯丁当头更合适。他的魄力不如杰斯,但是我觉得超然于事外、不感情用事并非是件坏事。再说,他当



主席会像个主席的样子,杰斯就根本没有当头的气质。但是我想为了女权主义,我应当支持杰西卡。女人对男人的性别歧视?

奥斯丁是唯一一个似乎不为这一切所动的人。他埋头做自己的事,但是当我直截了当地问他的时候,他承认,和其他人一样,野心对于他来讲是一种潜在的驱动力,也是一个极富诱惑的目标。他只不过是在尽量地克制这些魔鬼罢了,因为从长远来看,它们更可能会毁掉而不是报答那个心存妄念的人。(“如果你不信,不妨问问麦克白夫妇。”^① 奥斯丁语。)

只有他还能让我感觉到共事一场的同志情谊——当然,我挺喜欢杰西卡的,但是现在的她动不动就发火,惹得人人都躲着她。举个例子吧,当琼说牙科保健工作不像她原来设想的那样能实现她的个人价值时,杰西卡把她狠狠地训了一顿,吓得可怜的琼不敢半途而废。

我要是能像奥斯丁那样就好了,可是我做不到。能成为一名委员会的正式委员该是多么振奋人心啊!首先声明这不是权力欲,省得你这么想。他们开会时,我常常坐在一边,思考那些我打算向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人询问的问题,以及我准备在报告中强调的重点。我们的矛头最终对准了把妇女拒于决策圈之外(只能为决策圈打扫会议室)的种种因素,我想我也许已经发现了税收体系中一个排斥妇女的偏见。当我把这种偏见指出来时,万足足有两分钟没有回过神来。

如果我的确得到任命,那将意味着更多的时间不能在家,这当然令我苦恼。但这也同时意味着有更多的钱用来周末度假,

^① 麦克白是莎士比亚戏剧《麦克白》中的主人公,受野心的驱使和妻子的怂恿,杀王夺位,后又因贪婪和权欲滥杀无辜,终导致众叛亲离,死于非命,发疯的妻子也自杀身亡。



而且——噢，天啊，我不知道。我忍不住地渴求它，不管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也不管它已经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我知道你是多么生气，查斯，我真希望你能理解我毫无办法的感觉。我爱我的家，想念它，更别提多疼爱孩子们了。（玛亚假期要来，我高兴极了。）当我们一家人团聚时，隔阂会自动消除的，难道不是吗？没准我们会比原先更加亲密；或许我们各自的“伸缩印记”会联结成一个了不起的坚不可摧的橡皮圈。妈妈和爸爸在战争中曾经整整四年天各一方，他们肯定是重新开始彼此信任的——我们分别仅仅十个月，肯定也能重新开始吧？况且我们之间不光是只有信任。我们曾同甘苦共患难，那么我们肯定还没有变化到抹煞二十年幸福时光的地步吧？

我不能再说什么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如果能够侥幸获得委员会的席位，我保证在就职之前挤出至少一周时间与你单独呆在一起。如果我真的走马上任，我们就有钱和孩子们去夏威夷共度圣诞节。

噢，我期盼着玛亚来玩！

爱你的
乔克

又及：我爱你，但又感到心分两处。是啊，这真是精神的黑夜。

再及：我说休住地下室时，地下室的门要上双插销，这是挖苦话，我很抱歉。但老实讲，查斯，你怎么会这么天真？赶她走，咱们的麻烦够多了。



复及：告诉你下面的事只是为了让你了解争空缺之战激烈到什么程度。昨天一个女人来到委员会，把她的福利支票的开支情况一分一厘地算了一遍，以说明她为什么一个冬天穿不起长筒靴子。乔治凑过身子悄悄对我说：“把那双紫红靴子给她吧，乔克。温哥华冬天暖和，用不着穿靴子的。”

香雪松大道 29 号

北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3 月 6 日

亲爱的乔克：

176 我正坐在太阳房里难过得发抖。这颤抖你在渥太华也许都能感觉到。玻璃都要被抖碎了。所有这些漂亮的玻璃。

老实告诉我，乔克——你真的读了我的信还是吩咐秘书把它们原封不动地收起来了？（归在了丈夫来信档中？或者昔日的丈夫？）三月一日，或者前后几天，我给你发了一封信，一封像人们常说的发自内心的信。如果有劳大驾读一下，你就会发现我写信的目的是什么。我在请求立即停止这两地分居的蠢事，努力使我们的生活完好如初。

可是结果如何呢？今天收到你的信——我到现在还不能相信这就是你的信——兴高采烈地、喋喋不休地大谈跻身委员会，在渥太华继续呆上一年。基督啊！唉，不过留在家中的可怜的老查斯也有点甜头可尝：共度一星期的许诺，只有你和



他。(他盘算着这回一个星期的纵情欢乐该在哪儿度过呢?——斯威夫特卡伦特?^① 这样才会符合委员会的议程。)不,乔克,一个星期的甜蜜休想打发掉我。那不够。

至于去夏威夷过圣诞节,嗨! 尽管有我们在渥太华的太太慷慨赞助——我不敢从命。我拒绝。这个想法让我恶心。这里才是我们过圣诞节的地方。在这里我们(你和我)买了房子,为的是有个地方庆贺传统节日,举行我们自己的家庭典礼。我们在这里团聚。还记得团聚吗? 看在上帝的份上,告诉万斯,或者杰西卡,或者乔治,或者奥斯丁,或者谁负责就告诉谁,你的合同六月到期,那时你就要回家了。

查斯

又及:是的,我知道休住在地下室你会有异样的感觉,但是我去山区公路的时候,还有谁来管管两个孩子呢? 再说,我不能把她赶到街上去,尤其是现在,她的女儿莫利也住在这里(暂时的)。这是因为她岛上的前夫好像涉嫌某桩毒品案。休说他算不上犯罪,只是有点吸毒过多。顺便说一下,玛亚把莫利当做她一直想要的小妹妹,教她骑自行车什么的——这样也不常去芬斯特德家去吸烧烤发出的有害烟气了。

再及:你绝对没说过对“阳光点”广告词的看法。

^① 加拿大萨斯卡彻温省西南一市。



香雪松大道 29 号
北温哥华,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3 月 7 日

亲爱的乔克:

匆匆几笔……中午与一个可能会成为我们新客户的人在
不列颠大厦见了一面。觉得应该提醒你, 你可能会接到格雷
格的一封古怪的信或电话。大惊小怪而已。以后再告诉你详
情。你知道他总是这么情绪化, 易冲动。我知道你对他的话
会持相当保留态度的。

爱你的
查斯

178

快传

查尔斯·塞尔比先生, 香雪松大道 29 号, 北温哥华, 不列
颠哥伦比亚省

3 月 9 日

什么大惊小怪? 担心至极。格雷格惹麻烦了? 请明早渥
太华时间九点打电话告知详情。

乔克



香雪松大道 29 号

北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3 月 10 日

亲爱的乔克:

你的快传收悉。很抱歉让你心神不宁,我原以为格雷格会写信给你的,反正我觉得不能同你在电话上谈论这个特殊的情况。特发此特快专递。

我的确想让你知道那晚所发生的一切,以防你匆匆忙忙地把事情看得太重——就是说,如果你真收到了格雷格的信,就会明白没什么。你母亲过去老说(或者是我母亲?)要是感到憋得慌,最好把窗子打开一点缝儿。不是因为我自己憋得慌,我只是想把一切摆在明处,我想你也希望这样。

长话短说。达维娜——还记得达维娜吗?——上个星期六下午打电话给我说她有好消息和坏消息要告诉我。好消息是她对我的诗《别了,吉尔》很感兴趣,想把它投给《作家季刊》,说该刊是个“展示新作”的好地方,主编她认识。(她这一套诗歌政治仍然令我很震惊。)

坏消息是卡皮拉诺学院解雇了达维娜。说好听一点,他们通知她明年将不再开“创作技巧”这门课。据说我们班的一个学生,名叫斯坦,一个善拉关系的小侏儒(也是个小土匪,坏得不是一般),向系主任埋怨过这门课,说这门课上得



杂乱无章，其作用就像个江湖医生开个骗人的诊所，专哄情绪不稳定的青少年和更年期的男人。（猜猜是指谁？）这些坏话还不足以坏事，坏事的是当他们要求达维娜讲一下她的教学方法时，达维娜骂系主任是既胖又蠢的屎大头。这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结果便是这门课至少在明年的课程计划中被取消。

为了让她振作起来——也为了让我自己也振作起来——我问她是否愿意去鱼网餐馆共进晚餐。家里又冷（锅炉又坏了），又寂寞。休和莫利到岛上度周末去了，玛亚和芬斯特德一家参加春季活动去了，格雷格和平时一样“出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在鱼网餐馆请达维娜共进友好的晚餐似乎不是不合理的想法，而且我觉得这是我至少能为达维娜做的一点事。

当然我忘记了那地方星期六晚上有多拥挤！（你还记得吧，他们总是先把你塞进又阴又小、像贩私酒一样的酒吧处等，同时催着已在座位上就餐的顾客赶快吃二十加元一份的箭鱼片。）到我们等着一个空桌子时，已经是九点半了。虽然那么晚了，我们还是只能挤在龙虾池后面一个阴暗角落里。在这之前达维娜一直还算冷静。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或许是她喝的三杯深海牌鸡尾酒劲力发作，要不就是因为大龙虾发出的汩汩声有催泪作用——我们一坐到桌子跟前，她就崩溃了，泪如泉涌，抽泣不断。（谢天谢地，幸好龙虾的声音也从我们这里发出。）

你得明白从今年五月三十一日之后她将失去任何生活来源。她的版税呢？你可能会问。事实上她的书每年只能赚回四十加元，就那么一点点。即使她下定决心为一些没有



档次的研究工作去卖命，她前面还排着四五个人呢。临时性的女招待工作倒是有，但是正如达维娜所言——边说边喘气，吐唾沫——只有那些年轻漂亮的女人才能揽上这种能赚钱的活。她本来可以向加拿大文化委员会申请经费，但不幸的是，她去年写信给该委员会要他们关门拉倒。（这事发生在该委员会拒绝了她的一個学生提交的资助申请之后。）所以现在她落到了这般田地，一个颇受人尊敬的加拿大诗人，正当中年之时，眼看要靠政府救济为生。难怪她快要把眼珠子哭出来了。

你知道女人一哭我就受不了。肿胀的眼皮、抽动的下巴和污迹斑斑的脖颈并不吸引我。但是我承认星期六晚上我的同情心压倒了一切。这世界看来太残酷了，尤其是几杯鸡尾酒下肚后，用蒙蒙眈眈的目光观察时。然后我本能地干了下面的事。我把她的手放在我的手中，吻了吻。不，我坚信，这不是情人间的一吻。只是一种办法——而且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的办法——可以让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表明他知道她心情有多糟。如果我说那是一个充满母爱的动作，是不是听起来很荒谬？是的，这听起来是很荒谬。

就在那一时刻我抬起头，看见我们的男招待很耐心地站在饭桌一边，手里拿着点菜登记卡。我前面已经说过了，我们坐在餐馆的一个极为阴暗的狭小角落里，所以过了一两分钟我才认出我们的男招待是格雷格。是我们的儿子格雷格。正是他。我当时所能想起的唯一一句话是：“你究竟在这儿干什么？”

“你究竟在这儿干什么？”他反问我一句，同时，冷冷地、抓住把柄似地盯着达维娜看了好长时间。



我抓住他的手腕，絮絮叨叨地给他解释了达维娜的工作问题以及我怎样为她的将来想办法等等。但是他挣开手，飞快地消失在厨房里了。我们等了半个小时，但是，不用说，他当然再没有回来。

事后我一直想跟他解释，可是他总是说：“我不想谈这件事。”自上个星期六以来，他没有在家吃过一次饭。（不过他倒是回家睡觉——大约半夜两点的时候，我总听见他进来。）

至少有一个秘密——他在哪里打发晚上的时光——搞清楚了。显然自去年十月以来，他一直在鱼网餐馆端盘子。我们往餐馆外走的时候，达维娜说她一点也不饿，我向餐馆女老板了解他的情况。“他是个很棒的男招待，”她眨巴着眼睛说，“是个可爱的小情人。”这么偏的小情人！

我想不通的是为什么这孩子不告诉我他有工作。好几个月以来我夜里睡不着，为小心初期溃疡，夜里定时服药，闹钟一响，惊魂难定。我确确实实问过他这件事，但他似乎下决心要在我们之间保持冷酷的（意思是谴责我）沉默。谁知道呢，我能想象出他在想什么。我明白这事外人会怎么看。一次亲密的夜餐。眼泪。还有我那可笑的手上一吻。但是这一切都很容易解释清楚——要是他能给我哪怕一点点机会。

不管怎么说，我最好就此搁笔，免得你认为我是心虚而说得更多。我不心虚，绝对不。

事实上，要说心怀愧疚的话，那就是我把对老吉尔的怀念变成了个人的交易——我那么怀念他，真令人吃惊！——我把对他的怀念当成了写诗的素材。我明天就给达维娜打电话，叫她不要把那首诗寄给那家杂志。我觉得这样决定才说得过去，不至于太丢份儿。



请回信。格雷格也许对你什么也不讲,但他要是真对你讲了的话,你至少可以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

爱你的
查斯

又及:不列颠大厦那边的合同没签成。我们说得那人刚要在合同上签字,结果他妻子放了话:“我还是要艘帆船,不要太阳房。”

渥太华

3月13日

183

我的上帝呀,查斯!难道仅此而已?吻了一下手。哦,查斯,当发现新近这次危机的中心只不过是吻了一下手时,我便放下心来。我不知道你是否能想到我的内心痛苦——不过,没关系,我现在又平静如初了。星期一晚上,我好几个小时无法入眠,一边胡思乱想——从车祸想到女祸(我决不相信那是药力所致)——一边期待着你清晨打来电话。在听到那含义隐晦的遁词“这可不是我想在电话上讨论的事情”后,我又苦苦地等待了一天。只为了手上一吻。(说实话,当我读到龙虾池背后的幽会时,我捧腹大笑——你可以用歇斯底里来描述我的笑态——笑得差点让杰西卡从我手里把信夺过去。)



在昨天的晚餐上,我的手,或者说大体可算做手的部位,差点受到亲吻。猜猜是谁?乔治。不错,正是那个最近要和我争个高下的乔治。他请我吃饭,说有要事相告,还直言不讳地说,最近我的冷漠态度让他心绪不宁,他本希望我们成为朋友的,他不明白他做错了什么,等等,等等。他说,直到杰西卡告诉他说“闹什么闹,闹翻天你也进不了委员会,乔治老滑头,除非绞死我,踏着我的尸体爬上去”时,他这才弄明白了。

显而易见他是真心的,这正是最糟糕的地方。我觉得自己像个大傻瓜,甚至连傻瓜还不如!——我成了个野心勃勃、异想天开的阴谋家。(为什么女人想实现自己的抱负总会遇上麻烦?为什么女人承认自己有野心就会有麻烦?)乔治说,他知道我的资历水平强出他百倍千倍,他钦佩仰慕我的才能,然后——他话锋一转,问道我是否意识到我是多么有魅力?

既然他这么问,那我想想看。不,我近来没觉得自己有魅力。(尤其是近来。)听完了这些甜言蜜语,喝完了一瓶酒后,我得承认,我有些晕头转向了,加之我觉得我把他想都不曾想过的动机加到了他头上,有些对不住他,这就难保——唉,有的时候,人会身不由己。我写得语无伦次,亲爱的查斯,但这只是因为我要告诉你,我很清楚我这只怪怪的手只是被漫不经心地、毫无邪念地吻了一下。然而客观地讲,我也能理解这种事为什么会惹恼格雷格。自己的母亲在罪恶横流的渥太华游荡,没有男人的保护,自己的父亲又在安乐乡里纵酒寻欢,这是够危险的。两个孩子够不幸的了,现在又雪上加霜。

我想我也明白了格雷格不告诉你他找了一份工作的缘由。你知道他一向很敏感。这么说吧,他在工作而你却没有工作,他兴许有点难为情。他愿意把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投资于阳光点(对,这是个好名字),我打心眼里感动,他是觉得你受着桑德森



公司的剥削。(你还记得他为你的求职信多么恼怒吗?)我已经给他写了信,别再担心了。

在这两次吻手危机之间,我一直为自己的事担忧——担心我能否进委员会。这恐怕不是你喜欢的话题。两天前,我就此事同万进行过一次长谈。实际上,我们不是一开始就谈论我的前途问题。我们一起喝着咖啡,他打听我家晚会上那位身姿柔软的舞蹈家是谁,说那舞跳得令人心旌摇荡。

“是马乔里。玛亚演出服上的金属小圆片一直由她缝。是玛亚的芭蕾舞服装。查斯说她缝上去的圆饰片大概有一千只了。”说到这里,我有些酸溜溜地说,我不在,你还是受到不错的照料嘛——我当时确实觉得酸溜溜的,除了马乔里外,休和其他诸多难以启齿的事也是部分原因。“我在的时候,是我缝圆饰片,打扫卫生,付那些鬼账单!还要保住一份专业工作。”(对不起说了这话。)

“一份干得非常出色的专业工作,”他说。

我的头和心都骄傲得膨胀起来,当然我还是说了哪里哪里,又指出等我回到温哥华,他对我的评价就会忘之脑后。

“荣耀转瞬即逝啊!”万只说了这么一句,接着又问起可爱的红发女招待,她很能干,那天晚会上他要什么,她至少能给他端来其中一些。“她叫什么名字?”

他触到了我的神经。我说:“叫休。”接下来,我像是吼叫一般说道(我告诉过你,一说她我就急。):“她挺好的!好极了!为什么不好呢?她就住在我们家!”

“Mon Dieu!①”万说道,“那是何等的荣耀啊!我的桂冠——说真的,我所有的桂冠——都要戴到你丈夫头上了。”

① 法语,意为“我的上帝!”



我快要气疯了。“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你这个 roué!①”我叫道，“休是从寓所给赶出来的，无处可去。她打扫卫生，顶交房租。”

他咧嘴一笑，说：“对呀。还不是住到家里打扫卫生那老一套。不过，你要是相信事情正常的话，我亲爱的，你又何必生气呢？我觉得我说得颇有道理，尤其是因为就在一两天前，我才听你说过你很担心两个孩子的管教问题。”

“才没道理呢。难道查斯没有考虑过对外的影响？我是说，你一看表面现象就匆匆下结论。”

“可是我亲爱的，我正是你所说的 roué。这在生活中是个极难演的角色，可总得有人来演，再说这个角色也不是毫无回报。”

“我简直想象不出，你的妻子怎么容忍得了，”我怒冲冲地打断他。

“这很简单。她好她的马匹，我好我的女色——虽然目标不同，但至少各得其所。我们的孩子在瑞士上学，在那里一年有十个月都能受到悉心照料。孩子们一回来，我们俩就装得夫妻非常和睦。”

“那你从来没有受过良心的谴责？”我说道（咆哮道）。至此，我什么都不顾了。

“我的良心我说了算，我也不会洗心革面——我要是凭良心办事，我想我就不会是个 roué 了。这种事很劳人心神的，让人几乎没有时间去从事其他的，或许是更为——哦——更为积极向上的事业。可是你，我亲爱的，你也许就要改变了。”

我还没来得及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便又问我是否喜欢委

① 法语，意为“花花公子”。



员会里的这份工作。我告诉他，在这儿度过的每一分钟都让我珍爱，这是我法律生涯中最能发挥才干的工作了。兴许是我一生中最为得意的工作。（我这样说一点都不假，查斯——在某种程度上，这份工作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是在温哥华处理离婚案或促成房地产交易所绝对不具有的。）

接着他说道，要是他决定离开的话，他会非常乐意举荐我进入委员会，还说，他完全有理由相信他的举荐会被采纳。“不过，那就意味着你得在渥太华多呆至少半年时间——有可能还会是一年。”

顷刻之间，我兴奋极了。接着我自然又恢复了理智。我提醒他，也提醒我自己，我住在温哥华。

“温哥华是一座可爱的城市，”他说道，“就是有点潮湿，不合我的口味。不过，你的孩子要是搬离那座城市的话，恐怕不会受到无法挽回的精神创伤吧。再说，这里也有建筑设计师的工作职位——如果你想带上你丈夫的话。”

“我当然想带上他。你为什么这样说？”

“一个人好像不大可能愿意牺牲自己的自由——没有必要的话，我是说。凯瑟琳几乎从不来这里——不过，当然啦，蒙特利尔不像温哥华那么远。”他还故意叹了一口气。

我告诉他，我觉得你不会离开温哥华。（当然，我也爱温哥华。我说的是暂时在外工作一段时间。）

“那么就到此为止吧，”万说，“我在你的路途上设置了诱惑和启示，你却把两者都踢开了。”

“只有诱惑。我没注意到任何启示。”

“只有当你发现你到底想要什么时，启示才会出现。”

我们俩起身离开，这时他转过身来说道——还是那么神秘莫测——“乔克，我不是个研究人性弱点的专家，不过，要看清这



复杂的连环套并不需要十分敏锐的眼力,只是你尚未认识其复杂性而已。要我说,你也许会发现启示——但话说回来,你也许不会发现。”

这个人说话像打谜。你是怎么理解的?是否有道理?我倒
是为这个工作机会感到兴奋。并不是说我可以接受这个工作。
我可以接受吗?

爱你的
乔克

又及:达维娜的手你想亲多少就去亲吧,只是别去碰休的手。

再及:奥斯丁说你应该采取主动,把你的诗寄给出版社。他说,
你用心写出这首诗来,是你的功德,也是对吉尔的最好纪念。

188

复及:切记付电话费!

香雪松大道 29 号

北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3 月 20 日

亲爱的乔克:

在渥太华再呆六个月!这太过分了。皮尔斯这家伙到底



在搞什么名堂？谢天谢地你没听他的，让他一边呆着去。

今天我只写寥寥数语。我马上要到废旧物资站去找些玻璃，然后到达维娜那儿去帮她搭几个书架。很高兴得知偶然的（非常偶然的）吻手事件没有气坏你。

格雷格很爱你送他的书，一下子就注意到了书上的亲笔签名。他的生日自始至终都过得很好，只是很难相信他已经十八岁了。休给他做了一个非常精致的蛋糕，头一遭里面没放胡萝卜。

为办公室的事忙得一塌糊涂，一方面不能停工，一方面要做些宣传工作。甚至抽不出一分钟时间创作新诗。

祝好

查斯

又及：玛亚把行李打了拆，拆了又打，折腾三遍了。我送她上飞机后就给你打电话。

再及：很高兴你向皮尔斯直截了当地表明了态度。说白了，他是在玩那套猜谜的老把戏——什么启示和诱惑！我要是你，就再不会与他讨论此事。

复及：希望这周到电话公司去，把停掉的电话再次开通。玛亚的同伴们扬言要把她开除出去。



老城街4号

渥太华,安大略省

3月29日

亲爱的查斯:

上帝,玛亚来到这儿,真是太好了!我们有一连串的事情要干,列成单子会有一英里长——真不知道该怎么把这么多的事挤在可怜的一周时间里干完。我安排了一天到蒙特利尔购物,她兴奋极了(乘火车早上去晚上回)。明天去参观国会群楼。多么开心!

今晚要到奥斯丁那儿去吃晚餐——他也会煮饭?——明天到乔治那儿。感谢上苍,玛亚的到来使我的心思在该死的委员会事务之外有所寄托!万不得不尽早下决心。大选即将全面展开,显然,任命竞选活动主席一事再不能拖多久了。很高兴格雷格喜欢那本书,也高兴你日子过得忙忙碌碌。我一有片刻时间就再给你写信。

玛亚也让我代转她的爱意,还说要是你见到劳里的话,代问一声好。

乔克

次日

终于有了结果!万终于,用格雷格的口头禅说,补上了缺少的心眼。他将不担任竞选活动主席一职。这对我来说是多好的解脱啊!现在我明白一点可能也没有了,这才纳闷,我为什么原



来想进委员会呢——仅仅是虚荣心在作怪？可能是，然而不管是什么原因——一切已烟消云散，甚至没有一丁点后悔。Au contraire！^①

香雪松大道 29 号

北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4 月 2 日

亲爱的乔克：

感谢上帝你重获理智，放弃了在委员会中谋一职位的念头。就算真的成功了，我肯定你也无法与你那帮古古怪怪的同事相处下去。从玛亚说话的口气里我得出这样一个印象：你们那个油嘴滑舌的议员没有给她留下什么好感——她用笨蛋这个词来形容他。好像艾伦·福瑟林汉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你看到他最近的这篇文章了吗？我觉得关于“银匙和蜜月”那一点是一篇精致的报道，不过，关于杰西卡·斯莱特里的那一段便有点无情，尤其是那句挖苦话，说她的“心弦就像廉价的钢琴弦”。毫无疑问，她很坚强，会扬起脸勇敢地接受挖苦——在我的记忆中，那张脸圆圆的，红通通的，还长着一小胡子茬儿。看起来，奥斯丁·格雷是唯一一位我们的福瑟真正认可的人，或至少认为他与世无争。他是同性恋吗？我想你从

^① 法语，意为“恰恰相反！”



没说过他是同性恋。

顺便说一下,关于格雷格,你可能说得对。现在他的工作情况清楚了,便不像过去那样老吊着个脸。我不知道你写给他的信上说了些什么,但你好像使他相信“达维娜事件”完全是清白的。

莫利非常想念玛亚。晚上,休要费好大的劲才能哄她入睡。这好像是因为通常都是由玛亚念书哄她睡,换谁来念都不顶用。

得走了。爱你们俩

查斯

192

老城街4号

渥太华,安大略省

4月7日

亲爱的查斯:

唉,我好孤单!玛亚走时,我觉得真想彻底不干了,和她一起上飞机走掉。可(我总是现实的)又意识到报上一登“法律顾问临阵脱逃”,那就对我的事业发展没有好处(起码在法律界是这样)。也不会为我的个人履历添彩——我的经历需要充实充实,使之尽可能丰富多彩,这样对办案有利,委托人不及时付费,就冻结不办,或转成公诉。此外别的律师经历都很丰富,许多律



师一到冬天就到韦斯勒山区当滑雪教练。

又能与你通电话了,令人兴奋。不过,我们必须恢复使用便宜的邮政服务。我不知道该谁写信了,但我现在太孤单,顾不上计较该谁写。我多么喜欢玛亚在这儿。那些天,日子过得飞快,我们干着母女要干的事情,采购夏天的衣服,为明年做安排,谈论芬斯特德一家,真是欢乐无穷。我感到玛亚正在努力觉醒。她不想失去与劳里的那份亲近,于是就竭力躲避她不得不正视的现实——好像她要放弃爱劳里,又希望劳里还爱她。我们也谈到了马乔里“凡事都要井井有条”的癖好。“你觉得这重要吗,妈妈?我是说,芬斯特德太太常说,男人一到晚上应该一心往家奔,而为妻的为母的一定要把房子收拾好,把家中的样样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还要有点……激动人心,从而使他真正想回家。”

那么马乔里是不是包上花头巾站在门口恭迎老公格斯呢?不过我没有这样发问,只是说,依我之见,这要取决于夫妻双方。有些婚姻结构像是主仆关系,一方干活取悦另一方,而有些婚姻则更像是伙伴关系,夫妻间交流感情和思想才是重要的。

她对此思索了一会儿说道,芬斯特德先生有些单调乏味,不像爸那么有情趣,正因为这样,芬斯特德太太就得多花些气力。接着,她迟疑了一下,我看得出她心中有事,就问她到底出了什么麻烦。

“我到他们家去时,他总拍我的屁股,还说我肯定会出落成一个好看的大姑娘。”她气喘吁吁,连珠炮似地说出这些话,眼睛不看我,随手抚弄着手表上的搭扣。

我气疯了,厉声说道:“告诉他,你不喜欢叫人拍。”

她为难起来,说她不能那么说。

“为什么不能?”我问道,“那是你的屁股。”此言既出,我马上意识到我的反应过激了,于是我冷静下来,说:“对,不能那么说。”



我明白,你和劳里是好朋友,所以很难那么说。不过,我要是你的话,就会尽量避开他。”

“好,我尽量避开他,”她说道,“只是一到他家,他好像总有办法找到我。”

我建议她把劳里叫到咱们家来玩,但好像芬斯特德太太觉得,女孩子在一个没有女人照看她们的家里不应该呆得太久。“休当然在咱们家呆得久了,可芬斯特德太太说休不算,她只是一个清洁女工。我告诉她休可真了不起,在上西蒙·弗雷泽大学。但她说,我们邀请到家里来的人与找来打扫卫生的人是有些区别的。”

“我觉得她有点势利眼,玛亚,”我说道。很平静。(完全控制住了情绪。)

“这我知道,但她说得也有些道理,不是吗?我是说,你大概不想让休顿顿和我们同桌吃饭,但爸爸似乎不在乎这样的事情。”

小孩嘴里无假话。我待人不够平等。这大概是我把委员会看得不可一世,一时间冲昏了头脑。我的言谈举止中肯定有所显露,让玛亚注意到了。

我等着我的自大劲儿散去一些后,又对她说,我与人交往主要看这种交往是否对双方都有益,就我而言,休好像是那种我乐于结识的人。(我这么说是当真的。但她住在我家地下室就不行——这问题你解决了吗?)

颇令我意外的是,玛亚和奥斯丁相处得好极了,他还客气地请我们去吃饭。他是个上好的厨师,做饭才是他最拿手的。在乔治家度过的那一晚就得打折扣。玛亚和他们的孩子们玩得不错,可埃斯特和乔治肯定吵过架。还记得男主人和女主人打架的好玩场面吗?还记得廷妮·威格洛把汤倒在贾斯珀大腿上的



事吗？（他当时正在追一个叫不上名的人带来的金发性感女郎盖里，廷妮说或许给他浇点汤能叫他冷静点。）不管怎么说，我们对威格洛夫妇的看法就不如从前了。埃斯特管他叫“布丁馅饼”。（是乔治老滑头，明白了吗？）她甚至翻出老账，“吻女孩子，惹得人家哭哭啼啼。这种事不能怪那些姑娘。”不消说，乔治不喜欢“布丁馅饼”这个绰号（事实上他已经减肥了）。我要说，我认为允许婚外性关系的开放式婚姻太冒险。（是的，乔治向我透露过，说他们的婚姻是开放式的。这个决定做得很早了，是六十年代看了《鲍勃、卡罗尔、台德和爱丽丝》之后做出的。）

就连杰西卡也放松了一些。我和玛亚到集体之家去过两三次，她好像挺喜欢那地方，喜欢孩子们，也喜欢女人们和睦相处的氛围。出乎我意料的是，玛亚和琼很处得来——琼是个赶时髦的人，穿最新款式的衣服，追着看摇滚乐乐队的表演——鉴于此，有一点我把得很牢，玛亚跟着琼和诺姆进城玩，绝对不能过夜。

可怜的玛亚，正处在这个不大不小的年龄，一不小心就会堕入地狱。旧脑子分泌出荷尔蒙，驱使身体去做发育进程教给它要干的事情：生育。而可怜的新脑子虽然有自己的计划，却还不具备行使计划所需要的力量。两天前的一个晚上，琼告诉我说，她在这个年龄时，就好像有人在控制着她，她常身不由己地做她并不打算做的事情。至于是什么控制着她，这与她曾是什么样的姑娘无关，也与她生下特里西娅后变成了什么样的女人无关。她说，她不愿回首那段往事，因为一想起就后怕。“像是有种超自然的力量。像是有个鬼魂在开车。”我猜想，大多数的神话故事都是这样的，亚当和夏娃就是一个例子。对神话的解释往往强调男性所受的苦难，说是由于受到妖女种种邪恶的诱惑，男人才有了阴暗的一面。（还有没有一点新论点？）



现在该说说玛亚了。我会非常想念她的。飞机起飞时,我几乎要落泪了。

奥斯丁使我免于度过一个哭哭啼啼的夜晚——我们一起出去吃了晚饭,我觉得快活多了。奥斯丁对你大加赞扬。(玛亚送给他一份发表在《卡皮拉诺评论》上的诗。她这样做我很高兴,因为我的那一份找不着了。)他真的认为你能够深入内心去发掘贴切的词语。那个最贴切的词如同深埋在金矿中的天然金块,诗人或许能找到,或许找不到。我说,这听起来像是碰运气的事,但他不赞成。他似乎把诗看成人生的必需品,有的时候,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诗是我们感触内心深处莫名情感并为之共鸣的唯一手段。比如说,当产生新的爱情或处于深切悲痛之时。

你现在是不是正处于这样一种情感时期呢,查斯?

爱你的
乔克

196

又及:母亲说要到这儿来旅行,她是当真的吗?我不知道我出席听证会时她自己该如何打发时间。我们日程没个准,今天不知明天的事。可能的话,劝她别来了。

再及:玛亚去马路对面那所高雅的房子玩时,请留心盯着点,好吗?确信马乔里在家时,她才能去。

复及:当我问杰斯,奥斯丁是不是同性恋时,杰斯发了火。“你问这干什么?”她叫道,“这干你屁事。”唉,这是怎么啦?



香雪松大道 29 号

北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4 月 14 日

亲爱的乔克：

我本想玛亚从渥太华一回来就写信——是我少写了信——可是，在家里，我们正忙着上演一出社区肥皂剧，而且说实话，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抽出身来呢。

事情要从上个星期五早上说起。我们正高高兴兴地坐在厨房里享用晚开的早餐——十字霜糖面包（只有玛亚不在，她吃了自家做的圣餐面包抹黑莓酱后到芬斯特德家去了。），由于那天是耶稣受难日，所以阳光点关门，学校也放假。就在这时候，后门一阵砰砰砰的敲门声打破了宁静，我们开门一看，马乔里·芬斯特德站在那儿（身后跟着劳里和玛亚，看样子受了惊吓。），像个疯女人犯了病一般。试想一下，她头发不整，身穿浴衣，脚穿橡胶靴子——我们的马乔里活像在表演万圣节剧目。她忽而低声抽泣，忽而又高声尖叫。

幸亏休在家。她把玛亚和劳里打发到起居室，然后扶着马乔里坐下，让她喝了一杯用山莓叶泡制的茶水。据她说，山莓叶茶能定心宁神。（你不妨试一试。它对我的溃疡病作用可大了。）

即使这样，马乔里好长一段时间里还是一个劲地说：“我恨他。我从没想到我会说出这种话，可是，对，对，我恨他。”除此之外，她什么也说不出。



“你恨谁？”我问道。当时，这个问题问得似乎很有道理。

“大概是她丈夫吧，”休说。

这时马乔里停止了哭泣，暂时恢复了镇静。“我决不会让那男人再碰我了，”她说。

是格斯？我无法相信她说的是那个木讷的老格斯。“你说的不是格斯吧？”我问道。

不知什么原因，我这话好像激怒了她。“他毁了我的一生。”这时已在号啕大哭。“他是个怪物，这我一直都知道，现在弄得大家都知道了。”

你知道我对格斯·芬斯特德的感觉，乔克，我也知道你对他的看法。诚然，瞧他絮絮叨叨说平衡跑鞋、简便的滑雪鞋、日产小汽车和节省成本的草籽时，他像个傻小子，像个不可救药的讨厌鬼。可是……怪物？

“也许不该叫怪物，”渐趋平静的马乔里告诉我们，“然而病态，病态，病态。”

我逼着她说具体些。格斯到底干了什么？打她了？（脸上没有任何青紫伤痕呀）

但她还是不说（至今没说）。对我更是保密。我觉得她对休说了好多。出于种种原因，她没有告诉我具体情况。或许她们认为我听了不是晕倒过去，就是操起斧子找他算账。她们嘀嘀咕咕，遮遮掩掩，欲言又止，格斯到底犯下了什么罪行，仍然是个谜。这两个女人凑在一起秘密地商量什么——真叫我摸不着头脑。有时我不禁觉得自己被冷落在一边。

尤其是当我想到马乔里住进来的可是我家的房子时（当然只是暂住），我就更觉得受到冷落。她和劳里占据了客房……说只住到她头脑清楚了，再看看往哪里搬。休为她找



了一个好律师。这个律师来过两次,向马乔里询问情况(在起居室里,关着门。),她(律师)说,马乔里应该花上一两周时间考虑她是否要采取行动。(针对格斯?)我只能猜测,可能是格斯躲起来偷看,就像我们过去常说的那样,要不然,就是染上了某种令人无法接受的怪癖。

更糟糕的是,格斯又开始在咱家周围出没。不论什么时候,你都能看到他在树篱后面探头探脑,窥视咱们家的前门,观察我们进进出出。马乔里吓得像小猫一样紧张,执意要我们把门和窗户时时锁起来。复活节的那个星期天,我从车道上往外倒车,他挡住了我的去路,我问候他说:“早上好,格斯。”

“我要和我妻子谈一谈,”他低声说,那样子看上去一点也不凶险。

我能对这个可怜的家伙说什么呢?我尽量和气地说:“她的律师会和你联系的。”说完这个,我觉得自己没有一点人气。

他看上去毫无恶意,无精打采。“告诉她,我正在接受治疗。”说完就缩回树丛中去了。

我把这个消息转达给马乔里,可这只惹得她又哭了一场。你也看得出,她现在很脆弱,需要朋友和邻居的支持,我觉得我们起码能给她和劳里一个暂且安身之处。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玛亚为有了一个“姐妹”而兴高采烈,上个周末她和劳里、莫利一起染复活节鸡蛋,快活极了。

我们的两位母亲带着火腿、馅饼和一大堆色拉来赴复活节聚餐时,则做出了不同的反应。你母亲很快就受到这个女人帮的接纳。她只说了一句“这个不幸的女人,受了不少委屈”,便立即和她们打成了一片。



与此相反，我的母亲觉得这些新安排既不合常规，又不安全。她说：“旅馆多的是，她们可以去住嘛。”口气煞是轻蔑。她也不太喜欢休和莫利住在这儿，尽管我向她解释了她们住在这儿的种种好处：有人免费搞卫生，我们能吃上新鲜蔬菜，再说她们只是暂住一阵。（休已物色到一套便宜的公寓，但房东不大想要小孩，对接受单身女房客也有顾虑。）

不消说，每天早上，卫生间的门前排起了长队。不过我为了在八点之前赶到阳光点，每天早早起床。现在又揽了份新活儿——算不上大买卖，只是为一套公寓用玻璃包阳台——但我们想试试一种新方法。桑德森家的这份活正干得热火朝天，有望做得非常漂亮。花了两万五千元钱，最好能漂漂亮亮。照这样来算，到了夏末我就能还上格雷格借给我的那笔钱了。（他正在说秋季上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事呢。）

得走了。我们该买日用杂品了。要买两推车呢！

爱你的
查斯

又及：《作家季刊》已经接受了《别了，吉尔》。瞧，我听到这个消息多么平静。

再及：偶然看到奥斯丁早期诗作中的一首：

我的手，受着控制，
抚摸你的脸，你的长发。然后



摆脱了一切束缚，
伸向黑暗之源。

听起来不像是个同性恋。

老城街4号
渥太华，安大略省
4月21日

亲爱的查斯：

天啊，让我点点人数！三个应该呆在那儿的人，即你、格雷格和玛亚；地下室的住客，即休和莫利，还有芬斯特德母女马乔里和劳里。一共七个？在一所住四个人已觉得拥挤的房子里？除了你和格雷格外，其余全是女人。这是我告诉乔治时乔治指出来的。

他们的婚姻有了麻烦，这我过去就起过疑心。好像埃斯特正与一位经常往返于这儿和硅谷之间的电子天才有情况。（她是在罗克里夫区卖给他一所简陋的小房子时遇上他的。）乔治说，虽然他们的婚姻是开放式的，他还是无法控制他的愤怒。他说，自打六十年代以来，愤怒一直是他的一大问题。当时他是个非常愤怒的年轻人，找不着愤怒的原因，后来他写开了小说时，以为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愤怒问题。可现在他痛苦万分，因为埃斯特爱上的这个家伙，据乔治所说，其实只是个会说话



的电脑而已。他没心没肺，埃斯特会吃亏上当的。所以，乔治说他痛苦不仅仅是为他自己，也同样是埃斯特。（还有这么高尚的人吗？）

我可搞不了开放式的婚姻。我会太嫉妒，也会太愧疚，从而使这种婚姻无法维持下去。

听我这么说，乔治看上去有些茫然。他抓住我的手，说你是个很幸运的男人，希望你意识到这一点。我抽回我的手，说我认为你意识到了，因为我经常不厌其烦地提醒你注意这一点。（别担心，乔治需要的只是一个理解他、同情他的听众。）

我问他，他的情人中有没有他实难割舍的，他双眼显出模糊呆滞的神色。他说，尽管他和埃斯特达成了协议，双方尽可享有那种自由，但实际上他从未迷恋那种自由。他说他赞成我的观点：人必须关怀别人。还说，只有埃斯特才是他的灵魂。他看上去非常可怜，结果我拍了拍他的手。

芬斯特德一家真是有意思。我纳闷，这是否与玛亚遇到的拍屁股之事有关？果真如此的话，是不是得有人担心担心玛亚而不是马乔里？过去休不就受到过性骚扰吗？也许你该查个水落石出。

爱你的
乔克

又及：警告你一下。昨天夜里，偷偷摸摸的夜半敲门声把我惊醒。我摸索着走到楼下，开门一看，是琼、诺姆和特里西娅，三个穿着厚敦敦的滑雪服和防雪鞋，身后的人行道上亮闪闪地停着一辆带新的边车的摩托车。他们鬼鬼祟祟侧着身子走进来，



等我关上门,插上门闩,诺姆这才瓮声瓮气地说:“我们坚持不下去,只好一走了之。”琼故意抬高声音解释说:“像牙科保健这种课程,很难学,我恐怕适应不了,这你清楚——一定告诉杰斯我很抱歉,我感激她所做的一切。告诉她我们到了温哥华我会写信的。”我拥抱了她。诺姆说:“对了,我们兴许会去看望你老公。要捎口信吗?”(对不起,我答应了。)兴许你可以叫休赶他们走。

香雪松大道 29 号

北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4 月 28 日

亲爱的乔克:

谢谢你的警告——可惜我没有把它当回事。上星期六早上,我正站在房前的草坪上,清理积起来的苔藓,尽量不去注意冬青后面探头探脑的格斯·芬斯特德,这时,一辆嵌着安大略省牌照的摩托车突然驶上咱家车道。我自言自语:怎么会有一辆摩托车载着两个身穿皮夹克的人(外加一个用带子绑着的婴孩)急驶上咱家的前车道呢?摩托停了下来,熄了火,这两个人摘掉了落满灰尘的头盔。突然,我明白了,明白了。噢,上帝!

你为什么不给他们一个假地址?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就说我是个隐士?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就说我们正处于检



疫隔离期？你为什么不……？

只喝杯咖啡，他们说。别的啥也不要。然后嘛，吃一顿也可以。他们的钱有点紧张——我们是否知道一家真正便宜的旅馆？——一定要便宜。余下的事你就可以猜到了。他们就在地下室的洗衣池和锅炉之间安了家。从租床公司租来两张单人床，还给特里西娅租来一个有围栏的儿童床。当然只是暂住。（嗨，嗨。）

倒有一件好事：诺姆搞清楚了锅炉的问题所在。去年秋天我们安装的那个阀门给放颠倒了，正是这个造成了剧烈的波动。在改装燃油炉上，他真算得上是个小天才呢，但在这个时节（今天的气温是二十度，阳光明媚，花香袭人。），谁会雇一个锅炉修理工呢？在他找到别的工作之前，他先做桑德森家太阳房的内部装修活儿。我也许会雇用他干我们家建“西篷”的活——这个“西篷”将是一个小巧玲珑的观景台，用玻璃全封闭，会是一个真正的梦幻乐园。

刚来的头两天，他和琼好像都不喜欢冲澡，但休管事有方，给他们每人一条大浴巾，说：“我们投过票，一致认为每人每天至少冲一次澡。”这下可好，水一天到晚哗哗流个不停，我都怕下一张水费账单了。

诺姆和琼向我保证，说他们不久就会分担一些食品杂货的开销费用。格雷格在鱼网餐馆为琼找了一份鸡尾酒女招待的临时工作，她挺爱干！说她找到了真正适合自己的职业。每天晚上，她都和格雷格一起出去，穿着黑色网眼花边的红缎子衣服。她已经收拾得漂亮起来了。

关于格斯·芬斯特德那双乱摸的手，你说得也许没错。（顺便告诉你，我从休那儿探听了一下，看玛亚是不是个受害



者,但听到的却是夸赞玛亚如何成熟的话。)总之,据说格斯正在接受询问。更准确地说,办理马乔里案子的工作人员露丝安排了一些联合式的询问活动,那么过不久她兴许就搬回去了。希望如此。房子颇为拥挤,尤其是自从我母亲搬来之后。

你知道我们经常赌咒发誓,说我俩都再不与两位母亲住了——可我有什么法子呢?我母亲拎着手提箱来到这里,说她打算住到你六月份回来后再走。她坚持说,得有个人“盯着点”,以确保“不要出乱子”。

我问她,她的“出乱子”是什么意思,她就漫无边际地谈哈利法克斯,谈我父亲以及种种危险的诱惑,还说她比我更清楚男人多么容易误入歧途,我要是想从头至尾听听的话……

我不想从头听起。我突然明白,我一个字都不想再听了。于是她就在客房里住下来。马乔里搬到地下室和休同住去了(又到租床公司租了一张床)。我们精心制定出一份理家计划,大家定岗轮班做家务。休管做早餐和收拾床铺,琼买打包午餐,诺姆、马乔里和母亲则负责做晚饭。玛亚和劳里用吸尘器吸地(不定期),我是跑采购的——说实话,我现在马上就得走了。得先到诊所去一下,给特里西娅取注射针剂。

忙时不忘爱

查斯



老城街4号

渥太华,安大略省

5月6日

亲爱的查斯:

匆匆写此急信,是要告诉你,我将在六月底之前回家。我们将于五月中旬前结束听证会,不过,万想要我继续留下来,帮助乔治起草报告的初稿。问题出在新的少数党政府。杰西卡说,万吓得屎都拉不出来(这是她的原话),要是我们不加快行动的话,只恐委员会维持不到报告问世的那一天。其实,万原想乔治在五月底前就能拿出报告来。("你不是都在电脑里处理好了吗?乔治?还有什么问题?")一听这话,乔治吓得面如土色。我注意到,像多罗茜·帕克一样,乔治不喜欢写报告,但喜欢别人写了他来改。就在他正想略表异议时,万厉声说:"乔治,我好像记得你以前答应过,只要我提前把我的决定通知你,你就能把一切准备就绪,说写就写的。"

啊哈! *La Lumière!*^①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他说的决定是什么。我受了蒙蔽,这个卑劣小人!我一度野心勃勃,甚至认为非我莫属,现在看来只是一厢情愿。不过,我起码做得光明正大。

我不露声色——对付乔治之流,最好还是不要表露自己的真情实感。万吼叫着说:"你要是干不了,就让别人来。"乔治马上找到了圆满完成任务的力量,他要一个人干,临完成时奥斯丁如果可以抽出一点时间来稍做正式的修饰润色就大功告成了。

出乎我意料的是,奥斯丁说不能,五月的最后两周不行。他

① 法语,意为“真相大白!”

已经订好了票,要到百慕大去两个星期,他说他觉得需要晒晒太阳。他近来显得无精打采——我以为也许他有意避开我,当知道他此去只是为了消除疲劳,我也就放心了。(好的,在拼词游戏中我就不用疲劳这个词。)

万只好放宽了最后期限。听证会将于五月中旬结束,初稿(需要我参与)最晚六月十五日出来。奥斯丁已经同意,他一回来就全力以赴投入工作,因为万决心赶在媒体对我们作进一步的不利报道之前把终稿交到总理手中。

这样看来,六月十五日就是我的出头之日。不过,由于母亲要来,我就得听到她的计划后再订回程机票。不知你有没有地方安置我。现在,家里共有多少人——十一个?

乔克

又及:你母亲真怪,分明知道自己喜欢自己的小日子,又总认为住在我们家是疼爱儿孙。越来越怪了,你说是吗?

香雪松大道 29 号

北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5 月 13 日

亲爱的乔克:

关于乔治,我早就告诉过你他是这种人。这话我现在不

207



想再说了,但我确实告诉过你,对吧?我真希望有人也告诫过我:人类情感中的感恩之情是不可靠的。我说的不是诺姆和琼——他们起码感恩承情——可是,对达维娜,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两周前,我给塔尔博特·桑德森说起达维娜的课明年将被取消一事。你知道的,塔尔博特是卡皮拉诺学院的董事会成员,我想,也是最早的元老董事。我向他解释说,这件事的发生只是因为有一个学生出于不满而提供了歪曲事实的证词,他答应调查一下。奇迹出现了。几天之后,达维娜接到通知,说她的课已经恢复了。可是她感谢我了吗?才没有呢。她说,我行事前应先告诉她一声,还说,她不喜欢成为关系网中的工具。我提议我俩喝杯咖啡,我会借此向她解释一下上班族的路数和门道,她却冷若冰霜,断然拒绝。好在课程已经结束了。这些天,我的时间全让阳光点占去了,诗好像暂时置之脑后。(为什么突然间一切都成了暂时性的?)

208

很高兴我们的期待有了一个确定的日期。我试着与你母亲谈了她的计划,可我只得到一个神秘的微笑和一句“我们走着看”。我觉得,她和我母亲在谋划着要干什么事,因为她们交换眼神,还小声嘀咕着有关哈利法克斯的事。

得快快走了。

爱你的
查斯



老城街4号

渥太华,安大略省

5月17日

亲爱的查斯:

听了达维娜的事,我很遗憾。好心不得好报,令人失望,也令人伤心,是不是?对于乔治这档子事,我仍然感到有种悲哀。原因并非是伤我多深,而是觉得人心难料,不敢信任。乔治肯定知道我察觉出了他的不诚不信,因为他显然躲着我。不过,这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和埃斯特已经决定放弃开放式的婚姻,回到一夫一妻的关系上来。好像是埃斯特的那位电子天才买了埃斯特的房,房款尚未结算清楚人就不见了。他并没有回到硅谷去——显然硅谷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于是她落了个人财两空。

他们(乔治和埃斯特)邀我和他们同去参观渥太华赫赫有名的郁金香花坛,埃斯特不停地讲多么壮观啊!但说话的语调听起来倒像致悼词一般。我得承认,我比她好不了多少,尽管郁金香有黄色的、橙色的,还有罕见的紫红色的,开得如火如荼,争奇斗艳,我的心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一边是五彩缤纷的郁金香,一边是偏僻的停车场上一堆堆千疮百孔的积雪,两者我看了都无动于衷。我觉得自己仿佛在透过帘子看景物,帘子把美丽的和丑陋的混成了一片,变成了一幅阴郁呆板、毫无动人之处灰色画面——然而,我不停地向我自己,也向他们,重复着说,我很快就要回家了!

我不知道我这是怎么啦——莫非得了什么流行病。我心里的感觉和我刚到这儿时的头两个月一模一样,特别想家——也许我现在想的家打了个颠倒,想念的是渥太华和委员会?也许



我是不能接受回去重新当个家庭主妇？一个烦人的角色，除了名称好听外，再有什么呢。

我想，这不过是在温尼伯经历了那个灾难性的夜晚之后我又一次感到的害怕。我仿佛正遭受着这种绝望情绪的煎熬。想一想所有积极的方面，有这种情绪是很奇怪的。我的屁股碰在厨房桌子角上，现在外部伤痕已经没有了。身子不用扶家具也能转动自如了。

我多么希望奥斯丁在呀——他善于洞察人的内心，会叫我更好地理解自己——可是，他却远在百慕大。近来杰西卡的行为甚是怪异。她要是觉得我没在看她时，她就盯着我看。但我迎住她的目光时，她就马上移开视线，似有尴尬之感，就是说，她平时从来没有这种尴尬之态。尴尬之余她并不生气，反而很热心地要将我纳入到她们集体之家的欢乐中去。但我不想去。是我的沮丧情绪流露了出来？莫非人们在想我的婚姻好着呢还是出了问题？

我没有别的什么人可以说说话。万几乎是一心扑在报告上，同时又挂上了一个上过电视的红发女郎。伊维特的双眼都哭肿了。

对不起，讲我的情绪给你添负担了，但我一想要回到我们往常的生活中去就不由自主地害怕。

爱你的
乔克

又及：谢谢你寄来了一份你的诗《别了，吉尔》。



香雪松大道 29 号

北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5 月 17 日

亲爱的乔克：

这是一个少见的没有月光的夜晚，一片黑暗。今天的白天是一个漫长枯燥、不知怎么过了的白天。本希望会收到你的信，但一无所获。天啊，此时此刻，你好像远不可及。不知道我是厌烦了观景台的活儿（今天上午安装中间的框格玻璃时，玻璃碎了。），还是为前途而忧虑——我们的前途。或许是因为我这儿发生的一幕幕戏剧般的事情吓怕了我。但我仍觉得应该告诉你，乔克，我现在很难回想起我们以前一起生活时是个什么样子。更难的是，太难太难的是，我想不出我俩将来的生活会是个什么样子。

眼下的环境也是一日不如一日。晚饭后，我和休用婴儿推车推着特里西娅到松林去，我简直无法相信我们在那儿看到的景象。推土机把那片地方挖了个乱七八糟。没剩下一棵直立着的树。那一小块爽心悦目、青蛙穿梭的湿沼地也给排干了水，填平了，上面竖着一个丑陋的橙色大招牌，告诉人们这儿马上要建设一个叫做“温彻斯特花园之家”的玩意儿。“为那些关心生活质量的人们”。我想哭。我想呕吐。回家的路上我试图想象，你要是看到这些话会怎么说。可我想象不出来。

爱你的
查斯

211



老城街 4 号
渥太华, 安大略省
5 月 20 日

亲爱的查斯:

那不是我的松林! 我情绪这般低沉, 需要的恰是你写来一封热情愉快的短笺, 否则我宁愿冷冷地沉默。(相比之下, 沉默倒是积极向上的。)如果你眼下这么不开心的话, 也许我们最好停止这种笔头交流活动。

乔克

212

香雪松大道 29 号
北温哥华,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5 月 21 日

亲爱的乔克:

你试图“公正”而“诚实”地告诉我你对回家的感觉, 对此我甚为感激。你把“持家”贬了一通, 我恐怕不能苟同。看在



上帝份上,乔克,好好想一想。这儿已很久没人持家了。正因为没人持家,家也就不像个家了。

查斯

老城街4号

渥太华,安大略省

5月27日

亲爱的查斯:

你还记得吗,查斯,我怀着格雷格时,有一天早上你把手放在我圆鼓鼓的肚子上,意外地说:“要是咱俩中有一个爱上别的人,那该怎么办呢?”

这事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当时格雷格使劲踢了一下。我不知道什么使我的肚子如此剧痛,是这个可怕的问题,还是腹中的胎儿。我记得我生气地盯了你一会儿,还气不过,一把将你推下床。我对你吼叫,威胁说要是你乱七八糟的头脑里再转这种念头,我就将你斩首、阉割、严刑拷打。格雷格出生以后,我决心不让我出任何问题影响他茁壮成长,所以我为你担心了好几个月。

我从来没有怀疑我自己会出问题。

当然,我是不会发出这封信的。这怎么使得呢?我甚至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写下来。我一直想,我要是从小就信天主教那该多好,那样我就可以从忏悔中得到慰藉,用不着写下这封你永远也

213



读不到的信了。只有上帝才知道我为什么非要写下来不可——是赎罪？还是乞求宽恕？如果是乞求宽恕，是求得谁的宽恕呢？

我认为我确实想得到宽恕，这有些像既想吃蛋糕又想留着蛋糕那样不能两全的事，是吗？——不过，我觉得问题还不仅仅如此。这里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在作怪，驱使我把它讲述出来，叫喊出来，展现出来。表现癖？——有点。你再也看不到我了，查斯，看不到那个在渥太华最后几个月里苏醒过来的我了。可是，另一个人看到了，另一个为我所尊敬——所喜欢的人看到了。

昨天晚上，我闷闷地走来走去，想着母亲来了要给她安排寓所。这时电话铃响了。是奥斯丁，从百慕大提前回来了，请我出去吃饭。好的，好的，我告诉他。我正巴望着有人说话呢。两周以来，我头一次觉得真饿了。

用餐时我的郁闷心情渐渐好转，尽管奥斯丁并非往常那个情趣横生的奥斯丁。讲到我们，讲到我和你，讲到我们有些破裂的生活——他一会儿全神贯注地听，一会儿又好奇地发问，这可不是他的一贯特点。是因为饮了酒，还是因为餐桌上的灯光太暗，抑或是因为夜深人静？——我恐怕，亲爱的查斯，在夜晚那样的时刻，是进入了一种坦白倾诉的状态。起先我尽力说得幽默风趣，可是当我把圣诞节、那次晚会、温尼伯之行一桩一件从头道来，我不由自主地泪水盈眶。他握住了我的手（当然，我脑海中闪现出你在鱼网餐馆握达维娜手的情景。），我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我告诉他我不愿意回家，不愿意回温哥华，回家回温哥华让我怕得要死。那儿可能什么都没有。

他静静地听着这一切，然后提议我们回他的寓所喝杯睡前酒。我们到他的住所时，他开门捡起了他外出期间堆积起来的邮件。“天啊！”他说道，“有从你丈夫那儿寄来的东西。”

他打开来，是一份你的那首诗《别了，吉尔》。他朗读起来。



“多好的诗，”他说道。

我们坐下来，他又读了一遍，并就一些措辞发表了评论。他说“冷冷伪装的牧师”一句是用一种既深刻又动人的方式描写了殡仪员。他问我是不是那个长着“黑色长发”的女人，“那头漆黑如夜的浓密髻发/颜色正适合哀悼/盘起来显得庄重。”然后他读诗的最后几行：

我要带来一瓶啤酒
洒在面容愁苦的堇花上，
洒在窃窃私语的野花上。
这事我千万不可忘记。

我忍不住哭起来。

说来奇怪，我竟能听见这些诗句后面响起了你的声音，我的泪水又涌了上来。他伸出双臂搂住我，我把头倚在他的肩上，觉得受到了保护，有了安全感，仿佛劫后余生一般。如同那天我们去钓鱼，被沿着豪桑大峡谷呼啸而下的暴风困住一样。我们又冷又湿又害怕，还记得吗？然后，我们绕过那个拐角，进了一个山洞，平静亲密地坐在那儿，知道一定会活着出去。奥斯丁的双臂拥着我，和那天的感觉有些相似。还记得我和你爬上一块岩石，那时太阳出来了，我俩脱去湿衣服，躺了下来吗？还记得那只雌鹿，穿过树林来到我们跟前，而我们却一动不动吗？我记得，当时我觉得整个世界就像一朵硕大的鲜花一样在我的体内和我的周围开放，树木在阳光照耀下生机勃勃，那只雌鹿、太阳，还有拍打着岩石的朵朵小浪花。

我怎么能解释得清随后发生的事呢？正如你说过的那样，所有的好词已让摇滚乐和平装本浪漫小说用尽了。在你的诗



中,查斯,情人的模样是:

像一千个水晶
反射出的光芒
犹如精致的玻璃
缝合得天衣无缝
又如闪闪发亮的面罩
套在他的脸上

我一直在努力回忆,我们,我和你,恋爱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但我能记起的只是觉得恋爱没什么不妥,也记得我的身体说“到时候了”,我们又羞涩又兴奋,世界变得崭新。

现在世界不再崭新,一点也不新了,但昨晚我和奥斯丁在一起时,世界几乎没什么要紧。我们脱掉了衣服,仿佛衣服是另一种生活的异己外衣,然后又拥抱在一起。躺在他那张颇为窄小的床上,我们相互抚摸,然后他滑入了我期待的身体,做得非常成功。

十岁那年,从万圣节到圣诞节那段时间里,每天晚上我都祈祷着能得到一辆自行车。我哥哥就是十岁时有自行车的,可我母亲解释说,自行车对男孩来说更重要。每晚我都梦到自行车。在我的梦境中,我像个征服者一样骑着它飞驰,所过之处,惊得满街的人目瞪口呆。母亲反对给我买自行车。我们没有钱,骑自行车危险,交通问题,有人调戏骚扰小孩子——可我一意坚持,给上帝许愿,扎破手指写血书,还入魔似的使用其他古老的巫术作法。圣诞节的早晨,自行车终于放在那儿,铮亮发光的车梁上用胶带纸扎着一个缎子蝴蝶结,那时候,仿佛突然有一道光照亮了我家小小起居室里每一样不起眼的东西。空空的壁炉里



熟悉的黑洞，灰色的羊毛地毯，拼装式家具的破角，摆放着坚果和桔子的划痕累累的咖啡桌，还有圣诞树，上面闪着纯蓝色的饰灯，灯光就像天使的头发发射出的光环一样——直到今天，我仍能像那天早上一样清晰地看见那个普普通通的小房间里的各个角落，满怀着惊奇、敬畏和万分的高兴。

正像是这种感觉，查斯。我感到被人认识了——这个奇怪的《圣经》词语。无论如何，它的的确确有重大的意义。

清晨的阳光照进了房间，世界又一次介入了我们之间。奥斯丁仰面躺着。他嘴巴张开着，发出轻轻的鼾声。微风从开着的窗户里吹进来，撩动着他的浅棕色的头发。我看见一块早年落下的凹凸不平的伤疤，我心想，多奇怪呀，我怎么不知道他会有块伤疤。他的情况我不了解的太多了。我有些害怕。

奥斯丁醒来了。他说他爱我。

“我也爱你，”我小声说。我说的是真话，我真的这样想。

然而我明白，我有另一种生活，这一点自打在餐馆里他的手第一次轻轻地抚摸我的手那一刻起，我就已经明白。我有一段漫长的、密密匝匝结结实实的历史，这段历史有无数个独立的触角和心室，多得我永远数不清。另一方面，奥斯丁有如此高的天赋，如此敏锐的洞察力，懂得那么多，是个来去自由无牵无挂的男人——说实话，对他我又了解多少呢？

我们相合的时间也很可笑。一眨眼，我就要回到北温哥华，恢复我旧日的生活，也许会在生活的重重约束下感到恼怒，然而也会从熟悉的生活中得到乐趣。而奥斯丁——他就要出发到威尔士去，远隔千山万水。亲密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我已深知这一点，你无法天各一方而拥有亲密。

“我爱你，”我已经这样对奥斯丁说了，仿佛我手里抓着一大把选择似的。



话又说回来,我为什么不能有多种选择呢?难道我没有选择的权利?哦,上帝,做出选择不容易,查斯。可我确实仍然爱着你。你要是能看见我就好了。

我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

乔克

又及:我要把这封信撕成碎片,碎片小得连你母亲也休想拼凑起来。

老城街4号

渥太华,安大略省

5月27日

亲爱的查斯:

母亲平安到达,刚刚和希尔达姨妈度过了一个快乐的夜晚回到家。她用调制得当的香甜热酒来对付干旱期天气的影响,效果很好。

收到她的信时我有些吃惊,不过,幸好奥斯丁提前从百慕大回来了,他主动提出开车带我到机场接她。

他放下我们,母亲一进公寓就开始说起我的体重。“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有谁像你这样忽胖忽瘦,乔斯林。你自小就这样,只要稍有点不顺心,就吃不下饭。这回是啥让你烦心了?”



幸好，我不必非想出个答案不可，因为她环顾了一圈，惊叹说我到底是怎么凑合的。我提议说，她到希尔达姨妈那儿去住可能会更舒适些，但她厉声说：“舒服是舒服一些，可也会枯燥得多。希尔达不许干的事太多。说起这个，乔斯林，你有点儿雪利酒吗？这趟旅行可把我累坏了。”

我有布里斯芳醇雪利酒，却没有雪利酒酒杯。没关系，好像母亲并不一定要用雪利酒酒杯。“雪利酒酒杯太小，一半的时间花在斟酒上。我不明白，为什么不把酒杯做大些，喝起来更实惠呢？”然后她又说起我的憔悴样子来，说我们出去多吃几顿有助于长胖的法国餐，让这些骨头上重新长出肉来。“我做东。我知道你没有钱，舍不得吃。是不是叫查尔斯最近的胡思乱想给弄成这样？”有些事情会改变，可母亲不会变。

我告诉她我没有太多的时间陪她，她说别担心，她至少可以和希尔达姨妈逛逛街，到处转转，看看风景，还说打算到蒙特利尔做一次短途旅行。“我昔日的老窝，”她这样称呼蒙特利尔。（战争年代她在那儿工作，当时爸爸在海外。）

爱你的
乔克

又及：你那一大家人怎么样？我衷心地希望并祈祷人口在逐渐减少。

再及：对我前一封简短失礼的信表示歉意。我昔日也爱那片见鬼的松树林。



香雪松大道 29 号

北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6 月 2 日

我亲爱的乔克：

不知你是否还记得我们婚后不久的一次交谈。当时我们还住在基茨区的那套公寓里——墙都是黑色的——我记得有一天你下班回来，带着一双你给自己买的新鞋，一双红色的高跟鞋，“给你，”你说道，脸上颇有几分挑衅的神色，把一张纸片推到我跟前，“我要你看看这双鞋的收据。”

你想叫我知道你的新鞋子到底花了多少钱，想让我知道这双鞋不是减价货。你如此恳切，如此坚决。我问你为什么。你向我解释了你母亲的事，说她总是把购物收据藏起来，不让你父亲看到。万一他当真问她某个东西的价钱时，她就主动减去三成。你说，你是在一个最爱说“我们不要告诉爸爸这个花了多少钱”的妈妈跟前长大的，因而你下定决心，我们的婚姻不要流于这种欺骗。

对此我当然是举双手赞成。在我的成长环境中，我有一个总把他的黑麦威士忌酒瓶藏在煤箱里的爸爸，有一个为自己的年龄保守秘密的妈妈，她甚至把自己的年龄对跟她合法结婚的男人隐瞒了四十年。

公开、坦诚——我像你一样，准备全部接纳。

大体来说，我认为我们还是成功的。但并不总是成功。因为我已经向你隐瞒了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从未告诉过



你，在离开贝特纳公司后搞自由职业的那一年，我是何等的痛苦，晚上睡不着，急得大汗淋漓，每一天都是新的折磨。我在你面前假装说，这是一次追求自由的惊险创举，还说我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之舟，真是万分欣喜。我甚至蓄了胡子，留着这把胡子熬过了枯草热病流行的季节。我（向你）暗示说，我正在结识新人并进行重要的接触，其实并无其事。我（向你）提示，新的想法在我心里接二连三地冒出来，而实际上，我是毫无希望地到处乱碰。那真是一场噩梦。感谢上帝（我的确感谢上帝，尽管没有双膝跪下感谢。），罗伯逊公司出现了，给了我一份工作。对于这些，你一无所知。

后来有一天，你被法学院录取了，我回家时带回了鲜花和酒，我们站在厨房为你的成功干杯，我演讲似地说我是何等高兴，何等骄傲。可我想的却是，你就要离我而去了，我们的幸福危在旦夕。当然，结果表明，事情并没有那样发展。不久我意识到，我们进入了我们生活中一个崭新的更美好的阶段。可是仍然……

还有其他的事情。比如，罗伯逊公司有一个女秘书，我半心半意地爱上了她——这是五年前的事。这段恋情毫无结果，只是说过几次话，吃过一次午饭。有一个月时间，我每晚都要梦见她。她有一头飘逸的红色长发，却也有一副刺耳的嗓音，还压低嗓门说话，这倒很快就治好了我的相思病。尽管如此……

这些事情我从未告诉过你，因为我觉得，我所保护的是你
对我的信任，我对你的信任——为此值得隐瞒一些事实真相。
所以，昨晚发生的事情我也就不打算告诉你。



然而,我似乎偏偏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把一切都写下来,或是想要自我鞭笞,或是希望用墨水洗去现在看来简直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你知道星期五都是怎样的情形。它是繁忙一周的终结。我回到家里,兜里揣着一份新合同——橡树岭购物中心一家餐馆的扩建工程,我本以为我们要等几年才能等上这种活儿呢。我真欣慰。休也刚刚拿到她的考试结果——齐刷刷都是“优”,她得意极了。那天该母亲做晚饭,她做了拿手的铁锅烤肉,我们吃得又多又高兴。格雷格和琼到鱼网餐馆去了,马乔里带着女孩子们——还有母亲——去看《众神肯定疯了》(下集)。(没错,还没演完,连着演三年了。)特里西娅的感冒已经好了,正在呼呼大睡,而诺姆在车库里正给他的摩托车加润滑油。这时候,电话铃响了。

是达维娜打来的,不像上次我给她打电话时那样冷若冰霜,说实话,听起来还挺高兴呢。她告诉我,《作家季刊》出来了,登有我的诗。(正常情况下,这首诗要到秋季才能登出来,可是,出于某种原因——大概看了达维娜的面子——他们把它插在了春季号上,并寄给她一份样本。)我想看看吗?我当然想看看。什么时候看?尽快。我说我马上过去。

一小时后我们到了那儿。休也去了,因考得好而满面红光。达维娜身穿一件南洋长袍,手里挥动着一份《作家季刊》,开门迎接我们俩。我的诗登在上面,排在一页的中间,底下用花体字印着一则小小的作者简介,简介上说:查尔斯·塞尔比,温哥华人,建筑设计师兼诗人。看此简介,连我也突然感到自己像模像样起来。我现在知道你的意思了,乔克。我觉得自己获得了新生。



我们坐在达维娜的阳台上，喝了很多很多的酒。那天晚上，天气暖和，异常晴朗。休谈到了她的婚姻。达维娜也谈到了她的婚姻。我十分肯定——原谅我——我也谈了我们的婚姻。要是我还记得的话，我们也谈论了有关幻觉和真实，背叛和忠诚，以及诗与生活。我们所说的每一件事听来都那么意味无穷。

夜越来越凉，休提议我们进屋。此后的事，我脑子一片混乱，记不清了。但我清清楚楚记得的是，我们三个人，不知怎么的，突然一起上了达维娜那张宽大的床，我们的衣服则乱糟糟地堆了一地。那个场面既可怕又壮观。活动在另外两个人的躯体之间，我深深地感到羞耻，同时也觉得恢复了生机。

今天，不用说，基本上是在如恶臭一般挥之不去的羞耻感中度过的。这种羞耻感难以名状，无从言表，皆因我背叛了你，也背叛了我自己，背叛了我心目中一贯认定的正确原则。我想为我干的那件下流事情而痛哭，我曾经认为这种下流事不是正派人干的。我想要怪罪于酒精，怪罪于因发表诗作而得意忘形，可是只怪这些是不够的。我想要归咎于达维娜和休，是她们诡计多端——可是也怪不得人家。我也想归罪于你，归罪于你去了渥太华，让我由着……由着自己的性子，无约无束。不消说，我一直告诉自己，必须把夜里这段不名誉的片段整个儿抹去——可是，最糟的事情却在于此：在我相当理性的头脑里，有一个角落总想保留住发生的这段故事，它舍不得这段故事离去。舍不得呀。

这件事情和你毫无关系，亲爱的乔克，也和我们的共同生活毫无关系。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这是一念之差发生



的事,永远不会再发生。我要是对这一点没有绝对把握的话,我就不会干我将要干的事情了,那就是将这封信用火柴点着,丢进壁炉里去。这也许是拜伦式的做法,不过,就会过去的。过去之后,这就会成为一种对往事的忘却——也是一种记忆。

爱你的、悲哀的、头脑混乱的
查斯

香雪松大道 29 号

北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6 月 4 日

224

亲爱的乔克:

今天只写此短信。(上封信的事,对不起了。)没有太多的事情相告。度过了一个安静的周末,我终于能有空整整花园了。主要是锄草,种了一些花坛植物——你喜欢的咱们家车道旁的白色牵牛花。天气好极了。星期六下午我还骑着格雷格的那辆破自行车出去兜了一圈呢。

星期天我们帮休搬了家。她终于在里奇蒙找到了一处比较便宜的两居室住所。这则房讯广告登在星期六的报纸上,她匆匆决定了。地点是有些僻背,不过挺划算的,马路对面有一处儿童游乐场,莫利可以去玩。



希望你拿到了《作家季刊》。我让他们给你寄了一份。我不知道自己将来在这一行里会不会干出点名堂——太忙了，等等。达维娜·弗洛林从加拿大文化委员会得到了一笔旅行资助——不知通过什么办法，她与他们言归于好了——明天要到英国去。

上帝，我们在办公室忙得晕头转向，但我没有怨言。你母亲去你那儿，希望你能陪她到底。

爱你的
查斯

又及：电话！电话费到期要付了。

老城街4号
渥太华，安大略省
6月11日

亲爱的查斯：

已经很晚了，但我还是想给你发去一封信。我想是最后一封了，因为要不了几天我就回家了。

今天晚上我和母亲参加了万斯在办公室为我举办的送别小宴会。晚会不错，但虎头蛇尾。奥斯丁没有来——好像是不得已又去了夏洛特镇，他的妹妹病了——这样我走之前就见不到他

225



了。乔治和埃斯特来了，胳膊挽着胳膊。伊维特也来了，我已渐渐喜欢上她了。杰西卡眼睛潮潮的，还带着几分醉态，紧紧地抱了抱我，在我的嘴唇上吻了一下。吻嘴唇！我大吃一惊——不光是大吃一惊，我简直震惊了。这一吻为什么会使我如此震惊？我不知道原因，但我的确震惊了。嘴唇受此一吻后，我在角落里静静地站了一会儿，像个旁观者一样，思索着这一年里这些人对我都有什么意义，我了解他们多少，又觉得我其实对他们根本不了解。

万的凯瑟琳也来了，屈尊从蒙特利尔来到这里。万的办公室倒好像是她的而不是万的。她对贫困的种种看法确使我们大开眼界。（贫困的标准大大定高了：任何人只要有一台彩电，就不能算穷；失业保险金能让人们活得像国王一般舒坦。）在她高谈阔论的当儿，杰西卡大叫着说：“再见，乔克。”（这一次，我连忙低头躲开了。）她握着母亲的手说：“再见，乔克的妈妈，你生养了一个糟糕透顶的女儿。”说完，她跟我干杯（用不珍贵的勃艮第葡萄酒），强忍着没有把杯子摔到墙上，然后往我手里掖了一张告别卡。万送给我一幅漂亮的水彩画，画的是渥太华一个公园的桦树林。（我告诉他我还是没有找到启示，可他好像已浑然忘却了。他无意吻我，只握握手了事。）我们十一点回到家。

门下的缝隙里有奥斯丁塞进来的一件告别礼物。是他刚刚完成的一首短诗手稿，题目为《插曲》。报告一完成，他就要到欧洲去，他得到了威尔士一所大学驻校诗人职位，要去举办系列讲座。我呢，则觉得荣幸、快乐、伤感、悲哀、心乱、无力。（我把床让给母亲睡。我睡在破旧的长沙发上，再数数也难以成眠。）我和母亲刚刚进行的一番交谈也令我有些激动，有些惊讶。

和往常一样，我们一进家门，她就提议先喝点睡前酒。于是我们就喝一点，加一点，再喝再加。她谈兴很浓，对战争年代她在渥太华的那段时光颇为留恋。“你那时肯定很孤独，”我说，



“因为爸爸在海外。”

她轻轻抿了一小口酒，机警地抬起头，说：“哦，其实不太孤独。”

良久之后，她又说：“我结识了许多人。有一个特别熟。”

“一个男的？”我没头没脑地问道。

她点了点头。她大概还红了脸，只是灯光昏暗，难以看清。“他身穿军装，非常英俊，”她说道，“是个飞行中尉，当时我们就这么叫来着。我们很谈得来。我俩都爱看书，有那么多的话题可谈。”她低下头，望着很快就空了的酒杯，又说道：“有那么多的话题可谈。”

“你不是说你有过一段风流韵事吧？”我问道。话一出口，立即后悔不该问。我不知道我想要她怎么回答。

出我意外的是，她并没有发作，只是伸出酒杯又要了些雪利酒。“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就算有一段事，也称不上风流韵事。”

她说，他们进行过许多深刻的交谈，一起读 T·S·艾略特^①和克里斯托夫·弗雷^②，可是，当时正是战争年代，她知道她的忠诚应该何去何从。“我有蒂姆，他才两岁大，就算我愿意，我也不能像有些人那样太自由。”

我问她后来怎么样了。

“他被派驻海外，我们通了一段时间的信，可你知道通信是怎么回事。”她的目光移开了，我看得出她有所掩饰。“你一旦有了家庭，乔斯林，你就有了种种责任，而不能只顾自己的七情六欲和片刻之欢。你生下孩子的那一天，你就已经做了这样的决定。只要你有良知，就应该坚守这个决定。”

“终生不变吗？”

① T·S·艾略特(1888—1965)，英国诗人，对二十世纪的文化有重大影响。

② 弗雷(1907—)，英国诗剧作家。



“噢，不是的，我还没有保守到那个地步。不过我觉得，应该竭尽全力坚持二十年——我说的是，为每一个孩子。我认为，二十岁之前的孩子不成熟，无法正确对待父母的离异问题。”

“可是，要是陷入了——比方说——传奇式的热恋之中，那该怎么办？”

她耸了耸肩。“凡事都不容易。人毕竟是人，对吧？”

她说这话时，似乎生气了。她突然站起来，走进了卧室。我又坐了一小会儿，想着母亲曾经肯定爱恋过的那个神秘朋友，想到了她所定义的责任，想到了我记忆中她和我父亲看上去和睦协调的婚姻。当我想到她曾经动摇过，我甚至觉得后怕——父亲是个好人，我真的很爱他——同时，我也为她找到了她的“良知”而感激她。我不知道，若处于当今道德氛围中的话，她是不是还会那样坚定不移。

她怒冲冲地进了卧室后，我想谈话到此就算结束了，于是我拉出沙发床，准备同沙发床里松松垮垮、七突八歪的弹簧进行又一夜的搏斗。

“虽然牺牲和责任是两个过时的概念，”她突然从黑洞洞的卧室里大声说道，“但是，以我为中心时代的人也不会看到自我放纵的树上能结出幸福之果。”她这样高谈阔论一番后，就转过身去，不出两分钟便开始打鼾了。

我们几个月的分离，我和我的分离，与战争年代的那些夫妻分离相比的话，就微不足道了。然而对我们来说已经够苦的了，查斯。人在分开的时候，许许多多的东西都被分开了，分开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身体，也分开了把两个人维系在一起的相互关怀和相互需求。也许母亲说得有道理——孩子们在这个年龄的确需要我们，我已经让他们伤心失望了，我不想让他们更伤心更失望。



不过,我们,我和你,能不能逐渐地、慢慢地恢复到夫妻相聚相合的状态呢?给我们自己一些喘息的时空,一个过渡的机会。(要是我前几晚睡在我们备用的空房里,你会不会觉得很受伤害呢?我说的是,如果你母亲已经走了的话。)我需要时间来感受我的家又接纳了我,在渥太华退去的同时,让家庭生活的熟悉感慢慢地渗回我的骨头。

我觉得我仿佛是离开你们休了一次假。然而实际上,要是我们生活不成问题的话,我还想在家里闲住六个月,以便迎头赶上我的生活,消除伸缩印记。同时你也赶上你的生活。不过,我不想给你压力。你也需要时间,查斯。你已是一位发表了作品的诗人!你不能半途而废。

到星期天再说——

爱你的
乔克



又及:经过几个月对富有与贫穷的思考,我还是困惑不解——比去年九月我斗胆清理这个问题时还要困惑。告诉我,查斯,富有和贫穷到底是什么意思?

再及:杰西卡的告别卡只是一张纸,上面用粗粗的字体横写着“我爱你”。这令我颇为震惊,说不出的震惊。



香雪松大道 29 号

北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6 月 11 日

亲爱的乔克:

真是难以置信,不出一个星期,你就要回家了,这个 *très bizarre*^① 的一年——这是你昨晚电话上所用的词语——就要结束了。我们肯定去接你的飞机。你怎么还说从机场坐出租车回北温哥华呢?别管政府会“很乐意”报销的事。我们一定去接你。

我好像不由自主地要坐下来给你写最后一封信。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有一个很怪的念头,知道需要经过几星期,或许更长的时间,我们才能恢复到彼此熟悉的状态,才能够坦诚交谈。上帝呀,想一想,在这么多年的相处之后,我们一起生活竟然还会感到别扭。不仅仅是别扭——还有害羞。还有提心吊胆。(她会赞成吗?我够格吗?我会像那个口才流利的万斯一样是个好伙伴吗?)正因为这样,我才要写这封信建议我们缓上一天,而不要像圣诞节那次一样急不可耐,昏头昏脑地冲向对方——温尼伯那次也是同样的情况。如果有必要,咱们就害羞几天,尴尬几天(也客气几天),如同一对恋爱中的情侣,或是两个得重新了解对方个人习性和癖好的人那样。

你知道吗?这一年给你写信,非常有趣地影响了我,老实说,让我了解了我的思想。我会怀念这一年的。如果提议在将来的日子里我们不时地塞给对方一封信,这是不是有些傻



① 法语,意为“非常古怪”。

气呢？我能够想象我自己把信留在你的枕头下，或掖在你的雨衣袖子里，或压在你的咖啡杯子下。我也能够想象得到，在浴帘上钉着你的信，或在我裤子口袋里折叠着你的信，信上满是你昔日爱讲的笑话，不过也时不时有你新发的惊人之语，而我一直太忙，注意不到新变化。

亲爱的乔克，你要是知道将回到一个很快就人散屋空的家里，你会又高兴又轻松的。马乔里和劳里一星期前搬回对面去了，现在正处于马乔里所谓的调试期。“眼下你不会常见到我了，”她说道，“因为我和格斯要忙着破镜重圆。”我告诉她我完全明白，奇怪的是我的确明白，尽管我根本不知道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只知道格斯正在“接受治疗”，马乔里正在“受到资助”。不知为什么，经历了这些事情，劳里倒是安然无恙地挺了过来。

诺姆和琼昨天一阵风似地到坎鲁普斯镇去了。诺姆在那儿受雇(是有条件的)做一家锯木厂的学徒，琼在银栏酒吧找好了一份工作(几乎算是定了)，只等有空缺出来。(我提议她再试一试别的行业，可她说她已经找到了她的天职，那就是端盘子。)我们大家，包括特里西娅，一起到鱼网餐馆吃了一顿告别午餐，以此庆祝他们的好运气。鲑鱼饼和啤酒都是由你儿子格雷格端上来的，他对着我的耳朵说，我们不想给小费也可以。于是家里猛然静了下来。我们都想念特里西娅，不过，走进卫生间时不会再让一箱子尿布绊倒，倒是件好事。

母亲是今早离开的。我进来吃早餐时，她正坐在桌子跟前，旁边放着一个打好的衣箱。“我想念我自己的家了，”她说道，“再说，乔克马上就要从哈利法克斯回来了。”接下来，她开始东拉西扯，时断时续地讲了一通——还紧张紧张地小口抿



了许多次咖啡——讲到大人对孩子的责任,讲到分居两地的种种危害和险情。“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她闪烁其词地强调说。虽然高调大道理不具说服人的效力,可我仍不由自主地点头称是。因为我确实认为,乔克,我们大大地冒了一次险,其危险性远远超出了我们最初的预料。说实话,想到我们有可能彼此造成伤害,甚至伤及孩子,我简直吓得魂飞魄散。

当然,也有过一些好事情。我已经学会了熨衣服,熨得还可以。我还写了两首诗。(请勿怪我狂妄)我比以往更注意到孩子们的弱点,同时也看到了他们乐观开朗的时候。我交了一个好朋友,后来又失去了(吉尔)。也试着交了其他几位朋友,有的成功了,有的没有成功,但都很有意思。我和两位母亲的关系也有所改善,虽说我并不确切知道是如何改善的,也说不上能不能持久下去。简言之,一切都不同于以前了,但一切又一如往常。

然而这一切中我俩除外。我认为,我们(你和我,亲爱的)很有可能不是一年以前的我们了。在我们俩身上都发生了一些故事,我想有那么一天,我们会把这些故事好好讲述一番。但是,咱们不要,看在上帝份上,不要觉得应该你一到家就坐下来“讨论我们的关系”。我对此毫无准备,我想你对此也毫无准备。说句心里话,我现在感到十分脆弱,同时从你的上封信中察觉出你也有些脆弱——我说得对吗?没关系,不必告诉我。

顺便说一下,如果你不想几个月内匆匆又去工作的话,我看我们经济上没有问题。阳光点每月平均至少有两个新订单;有些活儿还颇令人兴奋呢。我们不会变得富有,不会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买得起游艇,不过这些天的进款够你在家休息



一阵子的,如果你想在家休息的话。无论如何,你一定把在家休息当个正事考虑一下。你不妨也想想,是否可以给咱们的卧室装个阳台。花不了多少钱就能办到。夏天坐在那儿数星星,一定很惬意。也可以坐在那里追忆我们两地分居的往事。

我说的这些都是夏天里的话。这些天阴冷多雨,风也刮得好猛。其实我已经转了念头,考虑起你那个到夏威夷度圣诞节的建议。孩子们会非常高兴的,我们也会的。也许你可以留心收集一些到那里旅游的宣传手册。没关系——这些东西我来搞。盼归!

你亲爱的
查斯

